抚东奏稿（七）

阎敬铭 著

460. 搜捕余匪正法名数折

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七日

奏为筹布各勇营搜拿余匪陆续获犯正法名数，谨行汇案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前因东省虽渐肃清，而余匪仍复不少，未绝根株，终留余孽，当经酌留勇队，分拨各处，实力搜除。嗣因江南沛境奋匪滋事，饬派参将王心安等三营勇丁一千五百名，严扼南防馆陶苏洛坤滋变；复拨总兵冯翊翔、守备曹正榜二营勇丁七百名，驻彼梭巡；又饬游击王正起一营驻扎武定，严拿盐枭；又饬游击黄兆升等四营勇丁八百名及省城新练马队驻扎德州、禹城、平原一带，搜捕马贼；又因濮、范一带被黄水经流，尽成水套，尤易藏奸，经臣派参将周森藻，管带水勇一百名，设立炮船，往来巡缉，均经历次奏闻在案。

兹查去年以来，各路勇营所获余匪、马贼、盐枭等犯，尚属搜捕尽力，叠据各州县会同各该营禀报前来。计在阳谷、莘县、冠县、堂邑一带，经参将莫有升、周森藻，守备曹正榜会同地方官等，拿获余匪李二鸟枪、李会、贾三恶鬼、许洛董、磁石董臭、齐有箱、汤四、吕五、王希河、王汶章、刘三狗、李踱、孙兰芳、任之汶、董四、王起工、孟铲、张濡、吴汶幅、朱溃、张万岭、严玉、赵扇倒、周二、隋群、陈满仓、邢坏、刘景一、

徐老犍、洪大小、宋马流四、胡上漳、孙五、张二疯子、黄青沅、王群、李明海、岳万岭、路二黑头共三十九名。计在东昌、馆陶一带，经总兵冯翊翔、游击郭大胜、守备刘家兴会同地方官等拿获苏洛坤余党古五、吴洛旺、耿骡子、牛洙、郭汶、李帼保、白大五、萧老唇、李爬子、井七、王麻子、卢阑肺、谭二仓、白三大嘴、蒋庭奎、张继盛、张麻劈、李崇得、王洸华、张添嚼、杨双印、张洛思、吕大孬、吕四孬、姚二小、孙二长腿、张汶、金大嘴、刘相臣、吴二破车、马二老仔、范玉和、侯小猪、刘瞎四、王洸阑、于小二、马清海、李九法、吴大破车、郭泯淋共四十名。计在德州、平原、禹城一带，经参将黄兆升、游击沈玉贵、佐领塔克苏堪、同知刘时霖、府经历朱云钦等会同地方官拿获积年马贼雷冬波、田汶升、王立工、麻青山、杨兴溃、马兴梆、李秋、刘标、王中、孙四、王得胜、王连科、石蛮仔、李车户仔共十四名。计在武定一带，经游击王正起会同地方官，拿获积恶巨枭李淙汶、李淙海、李淙堂、刘月淋、冯得胜、牟春和、阎舆仔、周帼温、巴立业、祁花针、王兴、萧振海共十二名。查该匪等俱系有名匪首，恶迹彰著，在人耳目，漏刃余寇，积恶不悛，当此地方甫静，若不及事诛锄，何以快人心而安反侧。臣当于先后报到日，均饬地方官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，以昭炯戒外，尚有就擒各匪数十名，未经研定案情，容臣饬令承审各员，认真研究，期无枉纵，应再行另案具奏办理。

又查东省情形，刻下虽为稍安，而从前降众余匪，潜匿逃归者，实难指数，非布置兵勇，严搜密捕，难保不乘隙煽动，勾结为匪。臣身膺疆寄，何敢养痈贻患，惟有严饬各处兵勇，会同地方文武，随时查拿惩办，庶可示儆刁顽，以仰副圣主除莠安良之意。

至东省现存勇数，昨因湖团稍定，南防渐松，在未闻河南贼信之先，经臣将东治中营总兵陈锡周所带楚勇五百名，先行遣

散，以节经费。计现除各州县应募防勇外，共计各营勇丁仅有三千五百名，专借声威以资镇抚，所以搜捕各事均觉得手，原难惜费，概为裁减。兹复闻河南贼信猖獗，更宜筹备兵力，布置边防，以期有备无患。所有分布兵勇拿获余匪、枭匪各情形，理合恭折具奏。

二、捻军

461. 势难分兵赴皖助剿折

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

奏为东省现在兵勇无多，南捻复行蠢动，势难分兵赴皖，沥陈实在情形，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十月十二日曾将酌留各营分别布置以资防御情形，恭折具奏在案。

十月十七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三等日，据金乡县禀报，南捻自江南丰县北来，于十三日至该县边境，十四日至县属周家庄。据救出难民供，系捻首项盘、刘全马步千余，已至离金乡五十里之曹马集，十五日全股由单县九龙口窜孙孝寺。鱼台县禀报，探得黑旗李大个子出巢，马步三四千人，十二日至丰县大小营，距鱼台四十余里。又据峄县禀报，大股捻匪自徐州孟家庙来窜，十一日围攻张家寨民圩未下。单县禀报，项捻贼马已到丰、单交界之大刘家集，十四日在梁家洼东北，向成武一带窜去等情。其余济宁、嘉祥、曹县、定陶、成武、郓城、巨野禀报，大略相同。臣即飞派饬赴南路各营副将陈锡周等兼程而进，复改调守备郭大胜亦移军南向，分东南、西南两路扼要防剿。臣恐各州县禀报或有张皇，未即据以入告，上烦圣虑。二十日即据峄县禀报，捻股窜赴西南苗家桥一带，势欲回巢。二十五日即据金乡报，捻逆往西窜去，县境肃清。二十六日单县禀报，贼从黄邱西

南向砀山县窜去，已出东境等情。臣正在缮折将先后情形奏报，二十六日亥刻，钦奉寄谕："山东境内余匪，兵勇亦敷剿办，现在存营之勇，可以遣撤者尚有若干名，即行遴委妥员带赴蒙城交富阿明调遣等因。钦此。"臣自当钦遵办理。

惟东省额兵欠饷已及三十余月之多，营务废弛已久，难即调用。旧存勇丁骄纵疲玩各情形，臣前在淄川业已缕陈天听。是以淄城克复，当经裁遣四千余人，白莲池攻克后，裁遣五千余人。嗣于九月二十七日钦奉二十五日谕旨："僧格林沁片奏，请饬直、东各督抚将所募之勇，酌量裁撤等语。即著阎敬铭酌量情形，或即遣撤各归本籍，或择其精锐者派赴皖豫，或以补该省兵额之缺等因。钦此。"臣于未奉圣训之先，经僧格林沁嘱臣全行遣撤。臣虑操之过急，不得不逐渐而行。计自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，先后遣散副将范正坦，都司杨通廉，守备韩登泰、张大富四营，及零星小队分驻各处、不能得力之马步勇丁，统计已裁三千五百余人。类皆随营日久，有骄纵疲玩之习，无奋勇打仗之能，用之东省，既虚费饷糈，派赴他省，亦难得力，未敢以疲散之卒，贻累邻疆。欲使之归伍，不惟营饷欠缺，难以豢养，且其人皆非土著，不能携家来入东营，更不能安分忍饥候补兵额，惟有裁遣归农，使之散而不聚。又以大军甫离东境，伏莽最易生心，南捻巢穴相邻，苗逆势焰方盛，边防辽阔，后事堪虞。臣夙夜祇惧，正欲乘此全省甫定之际，整顿营规，改练马队，已于十月中旬，分起将收留已散马勇，缴到马匹，解赴省城，派臬司丁宝桢由东昌先行回省，挑选额兵，配骑操演，以为日后去勇用兵之地。核计现在兵勇并丁宝桢湘勇不过六千余人，而驻扎之处，实已不敷布置。即如整饬盐务，拨都司马春峤一营扎武定，防范卫河；拨都司王正起一营扎馆陶；又拨湘勇千名、千总曹正榜五百名，分扎东昌、莘、堂等处，此皆无可抽拨，刻下不能再减之实在情形也。

查山东南境与江豫接壤，西南自曹县起，而成武、单县、鱼台、滕县至东南之峄县，东西几六七百里。自黄河改道以来，四望平原，无险可扼。现在仅有东治楚勇副将陈锡周等五营二千五百人，又守备郭大胜五百人，共三千之数，分布六七百里平衍无险之区，实已金鼓不能相闻，策应有所不及。犹拟待北路搜捕事竣，将各军酌拨防边，庶几防南可以固北。且苗逆诡计，知僧格林沁大军已由豫入皖，以为北路空虚，必嗾捻匪分股北犯，小寇则东省受其蹂躏，大股则北方亦虑震动，事难逆料，不可不防。现在捻踪尚游弋于砀山一带，与东境接壤，若悉锐南下，北方根本之地，究属空虚。况东省兵勇留已无多，实难有恃无恐再行抽拨兵勇赴皖助剿。

臣既不敢稍分畛域，亦不敢养勇自卫，实为保卫东境，即以屏蔽畿疆起见。理合将势难分兵赴皖实在情形，恭折由驿驰奏。

462. 严防捻党回窜折

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七日

奏为探听河南贼匪窜扰尉氏、扶沟一带，现在调兵严布曹、单边防，并遵旨追调藩司回省，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正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处字寄："正月二十一日奉上谕：'僧格林沁奏逆匪回窜鲁山一折。直隶、山东两省与豫边在在毗连，著刘长佑、阎敬铭即派得力之员，带兵驻扎，严密防堵。山东藩司丁宝桢，前有旨令来京陛见，此时无论已未起程及行抵何处，著饬令迅速回东，带兵严防本境要隘，毋令贼踪扰及完善各等因。钦此。'"仰见圣谟深远，无微不至。

窃查东省与豫境紧接疆壤，自僧格林沁抵豫以后，臣时派委员在豫侦探军情，逐时飞报，以期先事预防，并饬与豫境沿边州县，时为探报。兹据济宁州、曹县禀称，本月十二日僧格林沁追贼至新郑县，十六日至尉氏县，贼踪已窜至扶沟县等语。又据豫

省坐探委员禀报相同。臣当以东、豫接壤之区，惟曹、单最为吃要，且该处民心浮动，更虑闻警惊惶，亟应派兵前往，严扼边圉，随即飞调原驻鱼台之参将王心安一营勇丁五百名、原驻峄县之参将宋延德一营勇丁五百名、原驻观城之游击郭大胜一营勇丁五百名，星夜前赴曹、单交界驻扎防堵。正在饬调间，适奉谕旨指示，因复飞调原驻东昌之守备曹正榜一营勇丁五百名，并赴曹、单，厚集兵力，严为扼守。惟东省今春雨雪过大，道路泥泞甚深，该营等能否即日到防，均经严札催趱前赴，期得迅速布置，并经飞饬沿边州县严筹防守，镇抚居民。现筹后路接应之兵，业又飞调原驻德平之同知刘时霖一营及佐领塔克苏堪马队回省，如贼匪果有东犯之信，即当飞饬前往济宁，与驻扎曹、单各军协力迎剿，毋令阑入。至藩司丁宝桢于十五日卸任，因雨雪阻滞，十九日起程北上，臣于接谕后，当即飞札追调，饬令迅速折回，俟其到省，当再筹商一切。或饬该藩司带兵出省，或臣亲自出省，容俟确探贼信，相机办理，再行驰报，总期妥筹完密，以纾圣廑。所有现在布置边防情形，理合恭折由驿驰奏。

463. 藩司带兵出省并筹布防务折

同治四年二月初六日

奏为恭报藩司带兵出省起程日期，并现筹添兵防堵情形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前因探闻河南贼匪窜及尉氏、扶沟一带，调兵严布边防，并奉旨追调藩司回省缘由，恭折由驿驰奏，于二月初四日奉旨："知道了。所调各营勇丁，著迅催到防严密布置，一面飞饬各州县妥筹防守，镇抚居民，并多设侦探，如贼踪窜近边境，即饬各军协力迎剿，毋令阑入。钦此。"

窃臣前察贼势，意欲奔回老巢，则山东正南、西南边防，在在吃紧。嗣据探报，贼由尉氏、扶沟奔近太康，又折窜西南至郾

城、临颍一带，去东省稍远。而贼踪飘忽靡定，或分股窜越，或声西忽东，亟应严为防备。藩司丁宝桢于途次接据臣檄，正月二十九日折回省城。臣所先调东治各营，已经飞饬速赴曹、单。丁宝桢复调集济安四营八百名，齐赴济宁。该藩司即于初二日由省起程，并带马队三百数十名。臣与筹商，到防后相度地利形势，或分布曹、单，以固东境藩篱；或拨布济宁，以防湖团勾煽。惟是东省南界，自失黄河之险，东自峄、滕，西讫曹、单，边界辽阔，皆为捻逆从前冲入之境。以现在调往营勇计之，东治、楚勇二营，济安四营，共二千八百名，马队三百数十名，实属兵力不敷。现虽据报贼踪稍远，其峄、滕一路情形，尚非紧急，而曹、单各军，亦须有接应之兵，方期可守可战。临时凑集，徒涉张皇，自应早为预备。臣已飞咨曹州镇总兵保德，挑选精壮马步兵丁一千名，给与例支口粮，以候调拨，并令防守附郡要隘，不但为各营犄角，亦可镇压曹属人心。臣深知东省民情浮动，伏匪尚多，若使外匪不来，则内患无自而起，一闻外匪窜扰之信，内地即生反侧之心，前事屡有明验。如东昌各属匪徒，屡经斩薙，实为不少，而苏洛坤以漏网余匪，一经传贴，即能煽聚多人。民情当风鹤惊心之余，一闻此次豫匪猖獗，即谣传有宋景诗复来之信，尤不可不加意防范。臣先派济安二营并游击郭大胜、守备曹正榜二营分驻于馆陶、观城等处，原所以早为筹防，今先其所急，已全调赴曹、单。则东昌一路空虚，拟即就近饬东昌营参将韦应麒挑选精兵五百名，给与例支口粮，分队各处巡防，并严檄各地方官镇抚居民，密缉奸匪，以杜煽动之萌。至武定一处，仍留游击王正起一营；馆陶界连大名，改调驻扎德州之参将黄兆升移营，以资搜拿。此臣就现有各营分路布置，嗣后如有应添兵力之处，再行奏陈。

丁宝桢既经带兵出省，藩司政务殷繁，兼有库款，势难遥顾，是以未经接印，仍系臬司恩锡署理，合并陈明。谨将藩司出

省日期并预筹添兵防堵情形，恭折具奏。

464. 捻党入东筹防情形折

同治四年三月十七日

奏为豫匪突入东境曹州、济宁一带，调兵迎剿并严密布置情形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前以藩司带兵出省日期并添兵防剿缘由，恭折由驿驰奏，于二月十二日奉旨："知道了。著即饬令丁宝桢到防后，相机严密布置，一面镇抚居民，密缉奸匪，毋稍疏懈。钦此。"

嗣接各路探报，贼匪从鄢陵、汝宁、三河尖节节南窜，去东较远。藩司丁宝桢统带勇营到防，即在曹、单两县交界之青堌集居中驻扎。惟查东、豫接壤地方，率皆平野，无要可扼，臣虑贼踪飘忽，严饬各州县并檄丁藩司选派干勇四出侦探。及本月初三、四日，尚据河南祥符县暨曹县禀报，二月二十六七日贼在确山，有回窜汝宁之势。至初六日，忽接曹县禀称，考城县五市园地方，突有贼骑往来游驶，丁藩司已派参将宋延德一营先往截。初七日，连接曹县、定陶、成武、菏泽、郓城、巨野、金乡、济宁各州县来禀，据称该境均有骑马贼匪或数十人，或一二百人不等。复据曹州府、济宁州探报，此次窜入东境多系马贼，约有二千余人等语。臣思此股贼匪，情势诡谲，既由考城绕道西窜，又零星蔓延，牵制我兵，且马行迅疾，日夜可二百余里，防剿在在吃紧。丁宝桢所带勇队不及三千，马队不过四百名，实虑兵力不敷。臣一面飞咨曹州镇保德，即带前挑兵丁一千名，迅速追击。该藩司复咨调兖州镇精壮兵丁五百名，即由护理总兵范正坦统带，已于初七日辰刻前赴济宁，并力会剿。臣并飞饬沿河各州县，将所有船只全行提归北岸，以遏北窜；并札调同知刘时霖一营前往东平，相机堵剿，游击王正起一营来省驻扎；又谕抚济三营，各将官选挑兵丁，以期有备无患。谨先将豫匪突入东境曹

州、济宁一带，调兵迎剿，并严密布置大略情形，恭折由驿驰奏。

465. 防剿捻党情形折

同治四年三月十二日

奏为续报捻踪东窜，藩司丁宝桢随同僧格林沁督饬兵勇，分路追剿，并筹办省防情形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月初八日已将豫匪突入东境，窜扰曹州、济宁一带，调兵迎剿及严密布置情形，恭折由驿驰奏。连日接据藩司丁宝桢暨各州县禀报，捻首赖汶洸、张总愚等阑入东境，于本月初五日窜至成武县境大田集。僧格林沁带领马队，蹑追甚紧，初五日即至定陶，丁宝桢亦带队星驰往剿，该匪已窜嘉祥县羊山地方。次日五鼓，丁宝桢跟踪追往，适值僧格林沁大队亦至，会合前进，贼匪又由羊山北窜汶上。初八日，贼至汶上城外，因僧格林沁前队将至，稍停即遁。初九日窜至汶河南岸宁阳县白马庙。僧格林沁统队由汶上昼夜急追，丁宝桢别率勇队由济宁前进，方期会至宁阳，以图两路夹击，该逆又于初九日午后东窜曲阜，僧格林沁仍带队紧追，不使喘息。

查该逆自二月二十三日在确山为官兵击败，历许州、考城、曹州以至曲阜，十五日内扰及数十县境，绕窜二千余里，迅疾飘忽，迥异常贼。臣细询探丁，参考各处近日禀报，此股虽系穷寇，马贼颇多，各处裹胁，其数又逾万人。官兵日夜穷追，稍一憩息，贼即远扬，专以道路奔驰，疲敝官军，乘间取胜。通筹大局，总须厚集兵力，四围兜剿，否则纵有惩创，难绝根株。臣因贼一路东窜，省城内外人情浮动，兵数无多，札调同知刘时霖一营移驻开山，添募勇丁五百名，委都司韩登泰管带；又挑省标精壮兵丁七百名，饬参将玉山管带，与前调游击王正起一营，均扎城外，互为犄角；并札饬道府分段巡查，激励民团，严密防守城

外圩墙。一面札饬驻扎观、范之参将黄兆升，严防黄河北岸；并咨兖州镇范正坦续挑精兵五百名扼贼由济宁南窜之路。所有捻踪东窜，藩司丁宝桢随同僧格林沁分路追剿并筹办省防情形，理合恭折由驿驰奏。

466. 捻党回东扼要防剿情形折

同治四年三月十九日

奏为豫匪回窜宁阳、东平一带，并藩司丁宝桢扼要驻扎防剿情形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月十二日续将捻踪窜至宁阳，藩司丁宝桢随同僧格林沁大队跟踪追剿，并筹办省防情形，恭折由驿驰奏在案。查本月初九日，探得贼匪由汶赴宁，僧格林沁前队跟追，丁宝桢即带队由济宁以图夹击。贼旋自宁阳东窜曲阜，维时僧格林沁带队紧蹑。丁宝桢因邹、滕与曲阜相接，为贼归路，即带队驰赴邹、滕，行抵兖州，旋闻僧格林沁已于曲阜东北见贼接仗，复由兖绕赴东南，为前后合击之势。讵该逆见大军会合，即全股折绕西面，连夜转窜宁阳。初十日，适护理兖州镇总兵范正坦奉调，带兵五百名赴宁，途中猝遇回窜贼匪，奋力迎击，贼众兵单，以致守备张俊之等六员力竭阵亡。十一日，贼由宁阳折转，势渐窜入东平。十三日，僧格林沁与丁宝桢齐抵宁阳，当因贼势剽疾，大军节节尾追，终未得手。僧格林沁由东平前进，商令丁宝桢由宁阳分道驰至泰安一带，以防贼匪由东平、东阿、平阴东窜泰安、北窜省城之路。布置既定，丁宝桢由宁阳疾驰，绕赴泰郡。贼果由东平于十三四五等日北窜东阿、平阴、肥城一带。丁宝桢先于十四日驻扎泰安，十五日复拔队扼驻张夏，已在贼前，可以北顾省城，东顾泰安。臣复调驻省圩外之王正起一营前往杨家台，驻扎开山之同知刘时霖两哨移扎杜家庙，专顾长清赴省一路。贼如东窜，丁宝桢即可专赴泰安邀击，不至以兼顾为虞。贼知有大军

在前，未敢进逼，现仍游弋肥城之南陶山及汶河北岸吴家店一带，其后股尚在东平。此现在贼势与筹办防剿之情形也。

省城为根本重地，兵数无多，臣复添雇民勇，派弁管带巡守城圩。惟是东省外圩周围有四十余里之长，且北面为黄水冲溃，大半倾圮，臣赶紧筹款补筑，并激励民团协力防守。丁宝桢现扎省南，与臣所派各营相为联络，人心恃以无恐，贼虽近在百里之外，城市安堵如常，可纾圣廑。

抑臣所虑，贼势颇众，且多诡谋，恐其分股牵掣我师，复分股偷渡黄河，北犯东昌一带。臣先经飞饬沿河州县，将船只尽行提归北岸，并激励民团，严守渡口。副都统定安现由东昌移扎张秋，严防河岸。游击周森藻所带炮船无多，复令添雇划船，安设炮位，在于东阿上下河路往来梭巡，以防贼匪偷渡，庶保无虞。

惟是此股贼势悍疾，马队能斗者二三千人，步贼亦二三万人，处处避兵而行，不与官军接战。自初三日，贼由考城之西避我营，日夜疾趋。丁宝桢统带兵勇不及四千人，于初四日拔营跟追，十余日未息，步队疲乏，且兵力难分，幸僧格林沁大军会合，扼要截击，当可渐就歼除。

再，兖州镇总兵范正坦，一闻贼警，立即带队急行，中途遇贼大股回窜，猝不及防，以致失利，应请免其处分。所有打仗阵亡之守备张俊之，把总尹振彪、姚广勋，外委袁汝汉、刘庆元、沈宪珍等六员，仰恳天恩敕部优恤。谨将贼匪回窜并丁宝桢扼要驻扎情形，恭折由驿驰陈。

467. 藩司丁宝桢追击捻党片

同治四年三月十八日

再，正在缮折间，据丁宝桢禀称，探得该匪于十七日仍回渡汶河，复窜宁阳一带，丁宝桢立即拔队赴宁阳等情。臣查此股贼匪，果如所探，是后畏僧格林沁之追击，前避丁宝桢之迎截，又

复绕道回奔，虑其潜走滋阳、泗水，向东南窜去。现泰、济无虑，丁宝桢自应带队跟追，期与僧格林沁会合夹击。以后情形，即当随时驰报。谨付片陈明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468. 捻党南走筹防情形折

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

奏为贼踪南窜并筹防情形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十八日将豫匪回窜宁阳、东平、平阴，图犯省垣，丁宝桢回军驻扎情形，缮折驰报，并因探该匪又回窜宁阳，官军追剿各情，附片奏陈。兹于二十二日钦奏上谕："阎敬铭于现挑曹州镇营各兵外，仍添调东路官兵，并添募得力勇丁，奋力近截，不准纵令北窜等因。钦此。"

窃臣前因贼势猖獗，亟虑分股偷渡黄河，经饬沿河州县设防，连檄驻扎张秋游击周森藻，添雇划船水勇，往来梭巡。兼以黄流盛涨，贼至东阿一带不能渡越，旋即折回，堪纾圣廑。兹据丁宝桢并各处探报，贼于十七日回窜宁阳，十八九等日由滋阳复走曲阜，南窜邹县，僧格林沁亲督大队，紧蹑前追，使贼不得喘息，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等日贼由邹窜滕，复窜赴峄县之韩庄一带，欲图渡运，因水涨未能渡河。僧格林沁大军已逼，贼复折向东北，由峄飞奔兰山县境，东走尚家岩、傅家庄、李家庄，南趋郯城，赴赣榆、青口出境。臣查青口东北即接莒州，贼势飘忽，难保不窥东路空虚，复行入境潜奔，扰及完善，先飞檄各营县扼要严防，谕民入堡坚守，并飞咨青州副都统恩夔严为防范。此现在贼纵遁窜之情形也。

贼于十六日渡汶窜回宁阳之时，丁宝桢先派之参将莫组绅，带新募勇丁五百名，驻扎宁阳，原以防贼回窜。该匪猝至，莫组绅即于汶河南岸陈家店地方扼截接仗，杀毙悍贼三四百名。贼见官军甚少，大股坌集环攻，莫组绅激励各勇，以少击众，短兵相

接，复毙发贼多名，我军亦伤亡百余名。鏖战多时，适僧格林沁追兵将至，该匪始抱队狂奔。是日之战，只以兵勇太单，未能痛加剿洗。

丁宝桢方驻军省南，一闻贼窜，即于十八日自张夏拔队驰泰安，抵宁阳，追至兖州。该匪骑多于步，昼夜奔驰二百余里，二十一日已窜滕县南界。僧格林沁即于是日抵滕。丁宝桢虑其为我军所蹑，东窜兰山，或曲蒙阴再折北犯，扼筹后路，暂驻兖州，期与僧格林沁大军前后夹击。现因贼势南窜出境，丁宝桢复虑其由江境再行折回。查东省南界关键，以济宁为门户。丁宝桢拟移扎济宁，居中调度，而东之滕、峄、兰、郯，西之金、鱼、曹、单数百余里，在在须防。惟分战兵以为防兵，则机已滞于一隅，而平衍之区何处不可阑入。臣惟有及此贼踪渐远，钦遵宸谟指示，增募勇丁，期于能战，然后可以灭贼。惟仓猝召募，必须训练，非旦夕所能克效，且饷需支绌，更宜妥筹。现丁宝桢已招募一千名，臣再陆续选募，总期得有可用之勇，方可费朝廷有用之财。东省各营兵疲弱已久，现调曹州镇兵随丁宝桢行营，尚属可用。兖营兵丁竟实不能得力，现已饬令撤回。臣惟核实选兵，不敢虚调空名，粉饰谢过。至于河北一路，防河尤宜加严。除臣于水路添设船勇外，并令参将黄兆升一队添足五百名数，在东昌一带以控北路，兼查防土匪，借纾宵旰之忧。所有贼踪南窜并筹防情形，恭折由驿驰奏。

469. 捻党出境筹防情形折

同治四年四月初十日

奏为贼踪南窜，未能偷渡运河，复在海、赣一带游弋，并臣筹防情形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三月二十七日将豫匪由赣榆、青口出境情形，由驿驰奏在案。臣查无巢之贼，奔突靡常，即使已远东疆，未可即谓肃

清可报。一面添练勇丁，逐日训练，拟即分布东路滕、峄、兰、郯，西路金、鱼、曹、单等处，以为防守之兵，贼至则迎之与战，一面飞遣侦探。续据各路禀报，该匪南窜，僧格林沁追至赣榆，该匪复遁海州，二十七日扰及沭阳。大军跟追抵沭。初二日贼复折向邳境奔走。查邳境沿运西行，即近东境峄县台庄、韩庄地面。其时藩司丁宝桢先闻贼至赣榆，虑其回窜，统带全军，驰赴沂州，为迎截之谋。其韩庄等处，只有丁宝桢先行拨扎之参将王心安一营，殊觉兵单。臣飞函令丁宝桢相度机宜，兼顾滕、峄西路，又飞檄沂州府文彬、兰山县长赓、费县王成谦，将添募新勇一千二百名并旧有额勇，分布于莒州、兰山、蒙、沂各要隘，以防窜越，兼杜土寇勾连。

复据探报，该匪大股因运河水深，不能偷渡，连日在邳州之泗湖集、梁横山一带肆扰。初四日，僧格林沁追至邳境，该匪复由红花埠南东入海州之桃林，初六日已窜至赣榆东安庄等处各等情。臣揆度该逆情形，裹下河之地，港汊分歧，贼队马多于步，不能肆其驰骋，欲由邳境南遁，复阻于河，只在邳、沭、海、赣数百里平坦之地，往来奔突，势为大兵所蹑，穷寇无归，非向北而西，再窜东境之峄、滕，即由北而东，再窜东境之兰、莒。臣于峄、滕一路，饬丁宝桢分军堵截；于兰、莒一路，饬沂州府县扼要设防；现复派都司韩登泰带勇五百名，由省东一路驰赴诸城、莒州、日照一带，守险驻军，期与沂境相联，力保完善之地。青州为屏翰要区，臣已咨会副都统恩夔，有警即调兵守御，并饬地方官筹垫口粮，以期简速。此臣就现有兵力，布置防维。其实有防兵兼有战兵，应变不穷，方能制胜。臣新增各勇，尚须随旧营渐次训练，不可不教即战，致误事机，是以现在兵力，一经枝分，仍形寡弱。闻江南大军续到，会合僧格林沁马步各队，当可就地歼除。至僧格林沁大兵所至，东省各州县皆即日赶办米豆刍粮，接济军行。臣先行饬令作正开销，各地方官遵照，尚无

贻误。

东昌一带甫有张玉怀、宋景诗之伙党王振声将欲纠众起事，即经该府县与参将韦应麒密拿正法，消患初萌，人心现俱安靖，堪以仰慰圣怀。谨将贼踪复窜海、赣并臣筹防东路情形，恭折由驿驰奏。

470. 复陈藩司丁宝桢军情片

同治四年四月初十日

再，臣钦奉寄谕："僧格林沁所称丁宝桢在宁阳迎头遇贼，以众寡不敌，接仗失利等语。前据阎敬铭仅将范正坦挫败情形陈奏，并未言及丁宝桢失利之事，著即行查明具奏等因。钦此。"

臣伏查三月十六日，贼匪回窜宁阳，丁宝桢时驻军省南，以防泰境，经丁宝桢先经派扎宁阳之参将莫组绅，一闻贼至，即在宁阳陈家店地方扼截，以少击众，毙贼三四百名，我军亦伤亡百余名，实因兵勇太单，未能痛加剿洗。臣于三月二十七日奏报折内，业经陈明，非丁宝桢另有失利之事。理合附片声明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471. 捻党复入东境接仗情形折

同治四年四月十五日

奏为贼匪复窜东境，藩司丁宝桢在滕县临城驿迎贼接仗情形，由驿驰奏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初十日将贼匪折窜赣榆并臣筹布情形，由驿驰奏在案。连日接据各路探报，初七、八等日贼在宿迁迤北郯城之南唐店一带盘据，势向西南窑湾，欲渡运河。初九日复由郯城之西南折向西北。初十日窜至兰山境西南向城、尚岩等处。其时僧格林沁大军跟追，臣因贼势西趋，则日照、诸城东路可以稍松。惟虑非由兰、费北窜蒙阴，即由西路直扑峄、滕，先饬沂州府文彬、

兰山县知县长赓、费县知县王成谦带勇严防，并在青驼寺拨勇分扎。贼在尚岩攻圩，为官勇、民勇枪炮击退，初十日遂窜至峄县西南褚头林。是蒙阴北路无虞，而西路独为吃紧。藩司丁宝桢先自蒙阴探闻贼信西趋，连夜由小路绕出邹、滕进发，以期迎头遏击贼锋。初十日飞抵滕县，因查峄县地界距台庄三十二里之大泛口水浅滩高，贼西犯则必偷渡，北窜则滕邑正当其冲，经丁宝桢分拨参将王心安一军，由台庄进扎大泛口。丁宝桢督军由滕县之临城驿迎击，十一日进抵临城。该逆股于是日巳刻赴大泛口，经王心安扼要杀贼百名，获马百余匹，生擒二十余名，贼遂折向正北，直犯临城。先经丁宝桢分拨各队，调向临城五里之西村桥排列队伍，遏贼来路。十二日辰刻，该匪边马直扑西村桥，经我军追逐折回。巳刻，贼之马步大股约有二万余人，全向北路，一拥直前，经曹州镇营都司杨酉林、守备郭龄鳌首先带队奋勇驶进，密排连环枪炮，毙贼六七百名。续有马贼数千，接扑桥口，经参将莫组绅紧扼桥梁，开放劈山炮，复毙贼百余名。该匪折向西趋，复经参将宋延德、守备曹正榜直前冲杀，夺贼牛马、旗帜无算，贼之步队均为我军压下。正在接战间，又有另股马贼数千，绕出西路十余里，从民圩之后抄袭。我军前后受敌，都司杨酉林、守备郭龄鳌正与前股之贼血战相持，忽被抄绕，措手不及。该都司等犹复短兵相接，杀贼百余名，不能突出重围，力竭阵亡。参将宋延德、千总王萃两军，时在西路接仗，见前军受围，跃马冲入，冀可救出曹营之兵，乃既入贼围，都司杨酉林等业已被害。贼众蜂拥而上，守备黄松亭，千总马连胜、马芳洛亦均被害。游击郭大胜一军又奋力冲击，参将莫组绅、戴鸿仁等各挥兵前进，当将宋延德救出重围。鏖战既久，贼力已疲，经丁宝桢督军追压，该逆直向正西狂奔，我军系步队，驰逐莫及。是日之战，杀贼千余名，生擒四十余名，夺获牛马、旗帜多件，我军亦伤亡四五百名。惟曹州营因为贼困，以致阵亡都司杨酉林等八

员，东治营守备黄松亭一员，骧武军马队千总马连胜、马芳洛二员，均系血战捐躯。

臣查前据侦探，贼欲由邳、宿渡河，因水势过深，且有炮划扼防，不能偷越，游弋于海、赣之地。臣既虑其穷蹙无计，势必回窜东省，夺路狂奔。丁宝桢带军，常思迎头奋击，今一闻贼信，倍道疾趋临城，扼贼冲锋。惟以一面之军，当贼马步二万余之众，虽凶锋少挫，而损伤将弁十余员。平旷之地，兵少则不能防贼包抄，非如山险要区可以出奇制胜。臣前读谕旨，饬令各路分兵由北兜剿，仰见圣谟广运。惟臣自二年冬间陆续撤兵后，今年二、三月始行增募三四千名，极知单薄，不敷分布，且临时招募，一时训练难精，须各路分兵为四面进剿之计。现饬该藩司丁宝桢整齐队伍，由邹、滕一路，绕赴东平州，防贼北窜。以后贼势情形，容臣续行驰奏。所有此次在临城驿力战阵亡之都司杨西林，守备郭龄鳌、黄松亭，千总马连胜、马芳洛，把总董富经、刘登鳌、张怀义、赵廷栋、刘怀清，外委侯赓昌共十一员，请旨交部从优议恤，以慰忠魂。谨将贼复窜东省，丁宝桢迎贼接仗情形，恭折由驿驰奏。

472. 捻党西走带兵出省调度折

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

奏为贼匪渡运西窜，逼近黄河情形，暨微臣带勇驰往河北调度，出省日期，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十五日将贼窜东境，丁宝桢接仗情形驰奏在案。嗣据各处探报，贼自滕县临城驿西窜滋阳，至济宁州境石佛、赵村等处，意图渡运，因水势较大，难以窜越，复于十四五日折往西北宁阳、汶上边境。时丁宝桢带队追至济宁，与僧格林沁大军会合前进。贼见各路官兵紧逼，十六日即由汶境开河、袁口等闸运河淤浅之处抢渡，旋于十八九日西窜范县之罗家楼、濮州之箕山集

一带屯聚，逼近黄河南岸。僧格林沁全军于十七日已至郓城。臣虑贼情窘急，勾结黄河水套匪徒，希图北渡。现虽各口船只早饬各州县一律提归北岸，并有副都统定安、参将黄兆升两路兵勇及寿张、范县营兵，游击周森藻所带炮船，兼有民团，可以水路严防，究恐河岸绵长，兵力较单，当即先派同知刘时霖带队迅速前往。一面飞咨直隶督臣刘长佑进兵策应，一面调齐游击王正起两营随臣于二十三日出省，驰赴河北东昌、茌平一带调度布置，以期有备无患，上纾圣廑。至臣出省后日行事件，同解审命盗等案，即委署藩司恩锡代行代勘，紧要事宜仍由臣行营办理。所有贼匪西窜逼近河岸情形暨臣带勇驰往河北调度日期，理合恭折具奏。

473. 捻党游弋黄河南岸并筹防情形折

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五日

奏为微臣出省后，续探贼匪游弋黄河南岸并筹防情形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二十二日将贼匪游弋濮、范，意图偷渡，臣即日带兵出省，前赴东昌一带相机防堵，曾经驰奏在案。二十三日途次，接据探报，贼在范县东南，连次攻破民寨，现渐陆续南窜，去范渐远。又据副都统定安函称，贼马窜至菏泽之甘露集，势向西南奔窜，惟界近直隶开州，该副都统带队赴开驻扎各情。臣揣度情势，贼为僧格林沁大军追逼，陈国瑞现又分兵在南路抄截，丁宝桢亦在济宁防其回渡运河，贼势铺张，奔趋无定，散布于菏、郓、范、濮之间。该处水套，伏莽最多，防河尤为吃紧，经臣咨会副都统定安派队巡查河岸，参将黄兆升、韦应麒，游击周森藻等水陆兵勇及聊城、阳谷、朝城、范县等地方官齐集民团，在于黄河北岸四十里之地，水陆布置，联络声势。臣复添派游击王正起、同知刘时霖等带队前往协力遏截。现贼去范，犹近濮州，直

接直隶开州一带，该副都统又率同东昌参将韦应麒，带兵三百名移赴开、濮交界严防。臣查贼自南扰邳、宿之后，裹胁愈众，凶焰日张，匪股方在范、濮之间，烽燹已及曹、单，忽南忽北，飘窜靡常，即使逼迫南奔，难保不乘隙回窜，省防河防各事宜均不敢一日稍弛。臣二十五日抵东昌后，即行驰赴朝城、范县一带，详阅各河口，严为布置。倘贼实在南趋，河防松缓，臣即派定将弁，照旧设防，仍察看情形，即回省筹办一切，以期仰慰圣廑。所有贼匪窜近开、濮，连日筹布河防情形，恭折由驿驰奏。

474. 僧格林沁阵亡情形及回省筹防折

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八日

奏为臣在莘县途次接据军报，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追贼失利，殉于军中，贼趋东北，臣星夜折回省城以顾根本，由六百里驰奏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二十五日将贼匪游弋河岸情形，在茌平途次由驿驰奏。拜折后，即于是日行抵东昌。接据探报，贼匪未得南窜，折回曹郡西南，势复赴北，在菏泽之高庄集、接连濮州之临濮集、开州之焦邱一带，僧格林沁于二十三日追至菏泽县城西之解元集各等情。二十六日，臣在东昌布置防河及镇压土匪各事宜，二十七日抵莘县。迭据各处禀报，犹有该亲王击贼获胜，贼踪窜至河南考城之语。乃二十七日夜半，突接藩司丁宝桢并巨野县飞禀，二十四日午刻，亲王僧格林沁追贼于曹州府城西北高楼寨地方，初获胜仗，追压数里。该匪暗伏堤岸，马队绕出我军之后，层层围裹。是夜三鼓，该亲王率军冲围失利被害，我军溃散，翼长全顺尚未查明下落等情。臣接阅之下，不胜愤懑！查贼之首尾，延蔓曹、濮之境，北趋既阻于河防，南遁复困于截击，方期聚歼丑类，以快人心，乃肆其狂噬，竟至该亲王血战以殉，痛愤实切。

贼之东突西驰，初无定志，鸱张如此，必有狡焉思逞之谋。

现据濮州禀报，贼趋东北；又据张秋禀报，二十六日夜，正南火光甚长。查张秋正南系郓城一带，该匪之意，不离东境。臣与丁宝桢均经出省，内地空虚，若乘间直犯省城，逞其剽疾，数日可到，患何胜言。现丁保桢紧扼济宁腹心之地，分布勇队，以防回窜运河。臣一面飞饬黄河北岸各县添雇民勇，并调拨游击郭大胜两营，参将黄兆升、同知刘时霖两营，及游击周森藻炮船二十只，在濮、范、阳谷一带水陆分布，以防抢渡黄河。臣带游击王正起勇队千名，由莘县星夜旋省，赶紧筹防。

惟是臣兵勇无多，即丁宝桢所带各营，分扎运河长沟、袁口、安居及济宁城圩外等，运路绵长，亦只勇三千余名、兵五六百名。黄河北岸又拨去勇队约有二千名。共计东省兵勇为黄、运两路所分，已属无可再调。若江南炮船速至东省，在于黄、运两路设防，水勇防河既较陆勇得力，臣即可抽去各营，与丁宝桢相度机宜，或防或战，庶几局势能灵，不致滞于一隅，左牵右顾。

再，提督陈国瑞勇敢善战，其所部皆骁健，早在洞鉴之中。此次挫衄，实亦奔驰日久，为贼所疲；若收合散卒成军，必可一雪此耻。

臣深虑贼焰已张，土匪将起，现值麦熟之候，必生掠食之心，若不即早驱除，恐致生民靡烂。臣之所计，不止山东一省已也。

刘铭传一军，风闻行至徐州，急盼北来，以顾全局。

臣忝任封圻，责无旁贷，惟兵力不敷之故，不敢有所隐饰，据实直陈。臣抵省后，再将筹防各事及续探贼势情形由驿驰奏。所有臣由莘县折回省城缘由，理合恭折驰陈。

475. 僧格林沁灵柩暂停曹郡书院片

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

再，臣于三十日接据曹州镇总兵保德咨称：淮粮台委员张赞

勋面称：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，于二十四日在郡城西北四十余里高庄集迤南与贼接仗，被贼围裹，斩贼多名，力竭阵亡，已将忠躯抬至郡城东关泰山庙内。该镇随同曹州府县，将该亲王尸身迎接进城，同府县并跟随该亲王人等看明，右肩受矛伤一处，咽喉左右受刀扎伤七处。谨备衣衾、棺木，将尸入殓，停柩书院等因。臣接阅之下，不禁失声痛哭。伏念该亲王以藩位之尊，与士卒矢同甘苦，身历数省，转战十余年，于山东一省保卫之功尤大。今以誓期灭贼，血战以殉。闻平日之言，总以不即清余孽上廑圣怀引为己咎，其忠诚实为千古所未有。草野乡民，闻该亲王此信，无不流涕。

臣身膺疆寄，不能率师救援，上负朝廷，下无以对该亲王之忠烈，痛愤自责，寝食难安，伏求皇太后、皇上将臣从重治罪，以彰臣咎。除饬令曹州府县各官暂将该亲王忠榇妥为保护，俟事稍定，另派大员专行办理一切外，谨附片奏请，伏乞圣鉴训示施行。谨奏。

476. 僧格林沁阵亡地方文武力有未逮从宽免议折

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七日

奏为查明曹属地方文武所属兵勇乡团为数无多，于救援重臣阵亡力有未逮，恭折据实奏祈圣鉴事：

窃臣钦奉四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："国瑞奏官军进剿发、捻，督师重臣遇伏，力战阵亡，现筹剿办一折。山东巡抚阎敬铭、布政使丁宝桢，于所辖境内未能加意协助，致督师重臣孤军深入，力竭捐躯，亦有应得之咎，均著先行交部严加议处；其余救援不力员弁，著国瑞、阎敬铭查明参奏等因。钦此。"钦遵。臣国瑞前将查明未能奋勇剿贼致令主帅阵亡之随征各员，业经分别轻重，奏奉谕旨惩办正案。

伏思亲王僧格林沁于四月二十五日阵殁，系在曹州府地界，

如果该镇、该府及附近各县带有兵勇队伍，自应力为援救，是以札饬藩司丁宝桢就近详查去后。兹据该司申称，转准曹州镇总兵保德复称："本标中、右两营兵丁，除调赴藩司行营进剿及分防各汛外，现存两营兵丁不满二百名之数，昼夜防守城池。"又据曹州府知府来秀禀称："查得定陶、成武、郓城、巨野四县并无额设壮勇，守兵仅有四十余名，菏泽向有壮勇一百名，本年二月间，经藩司调赴济宁交参将莫组绅管带，其郡城并无一名壮勇，至守城系率领百姓昼夜防范"各等情具复前来。臣国瑞于五月二十八日驰抵曹州府，复加查询，臣阎敬铭亦派员前往密查，所有兵勇数目，均与原禀相符。是该镇、该府及菏泽、定陶、成武、郓城、巨野各县，均无成队练勇。且二十四日我军与贼接仗之处，相距府城尚有三四十里之遥，当兵败之后，四面贼踪，纵横乱扰，城中居民惊恐，只有守城之力，并无应援之兵。现既查明所禀系属实情，似未便遽以救援不力纠参。理合据实陈明，合无仰恳圣恩准将曹州地方文武从宽免议之处，出自逾格鸿慈。

再，此案系国瑞主稿，因回京未及具奏，移交到臣，是以未经列衔，谨恭折具奏。

477. 不能力救主将之大员按律问拟折

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

奏为遵旨审明不能力救主将之大员按律定拟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年五月间钦奉上谕："前因记名副都统翼长成保，不能救护僧格林沁，业经降旨将其先行革职。因思僧格林沁以亲王督师，躬冒矢石，屡陷危机，该营各将弁果能奋勇争先，不避艰险，何致令统帅大臣竭忠毕命？总缘畏葸性成，趋避计熟，遂致玩视军律，置主帅于不顾，殊堪痛恨！若不从严惩办，何以肃法纪而振军心。即如成保，身为翼长，出队时自应随侍僧格林沁

左右，何以四月二十五日夜间，冲锋接仗，并无成保在内，亦未身受一伤，其为首先溃逃，情节显然。成保业经革职，著即拿问，交阎敬铭严讯确情，从重定拟，毋稍宽纵。”又钦奉寄谕：“成保近年以来，带队殊不得力，自充当僧格林沁翼长，人心涣散。此次统带黄旗亲军马队，首先溃退，僧格林沁死难，该员未受一伤，独以身免，已降谕旨拿问，交阎敬铭审讯。著阎敬铭即将该革员提省严讯，从重定拟具奏，不准稍涉瞻徇，代人受过。”又钦奉上谕：“已革记名副都统成保、记名总兵郭宝昌，分带马步各队，均随僧格林沁扎营一处，乃于僧格林沁接仗失利时，失于护持，全身苟免，贻误匪轻，殊堪痛恨。除成保业经革职拿问外，郭宝昌著即行革职拿问，一并交阎敬铭严讯确情，从重定拟具奏。”又钦奉寄谕：“郭宝昌带领步队随僧格林沁剿贼，不能护持主将，独以身免。且从前系陈国瑞部将，辄敢有诬陷陈国瑞之事，其居心殊不可问。著陈国瑞即将该革员拿解济南府，交阎敬铭审办，与前日拿问之成保，一并严讯定拟具奏，毋稍瞻徇。国瑞密折一件，著摘抄交阎敬铭阅看各等因。钦此。”遵经委员将成保、郭宝昌由济宁军营提解至省，臣因赴兖州办理防剿，先行提案讯供，因恐供情尚有未确，饬司复审。据兼署臬司卫荣光会同前署藩司恩锡，督饬济南府知府萧培元等审明录供呈送前来。臣复加查核。

缘成保系正白旗满洲塔思哈佐领下人，由护军校历升副护军参领。咸丰三年随僧格林沁出师，克复连镇、冯官屯等处，并随赴海口防堵，打仗出力，洊升副都统。同治二年，因在山东刘官庄堵御不力，奉旨革职。嗣随僧格林沁追剿发、捻各逆，收复降众出力，奉旨交军机处记名，仍以副都统用。郭宝昌籍隶安徽凤阳县，于咸丰九年投效临淮大营充勇，打仗出力，记拔外委，因解凤阳府县城围，剿办盱眙营叛兵，扫荡高宝湖西发、捻，剿破黄河南岸贼垒，攻克众兴，奉旨赏给“卓勇巴图鲁”名号。随

剿山东白莲池贼圩，生擒逆首，并解蒙城、麻城两县城围出力，叠经僧格林沁保奏，奉上谕记名以总兵用，赏加提督衔，并赏穿黄马褂。

四年二月，成保、郭宝昌在河南确山县剿贼获胜。该逆被剿穷蹙，窜入东境。成保、郭宝昌随同僧格林沁紧蹑贼踪，由山东曹、济、兖、沂等处，昼夜穷追，至江苏徐、海一带，沿途迭有斩擒。该逆回窜东境。四月二十四日，成保、郭宝昌随僧格林沁追至曹州府城西北二十余里，探知该逆盘踞高庄集一带。维时成保为右翼翼长，统领马队，郭宝昌统带步队，僧格林沁传令迎剿。各军进抵沙堌堆地方遇贼，僧格林沁亲督中军与贼接仗，左翼枪炮齐施，右翼听闻炮声亦催队接应，一齐呐喊，奋力冲杀。战约一时之久，中军马队首先败退，左翼马步支持不住亦俱退下。僧格林沁亲临右翼，成保、郭宝昌身先士卒，督领马步各队，鏖战多时，贼始败退，成保、郭宝昌追杀四五里。该逆大股麇至，只剩右翼之马步两军。僧格林沁见众寡不敌，饬令成保、郭宝昌退至小庄，伐树立营。该逆蜂拥而来，愈聚愈众，并四面筑围挖濠，围困我营。自午至亥，我军相持数时之久，内无粮草。僧格林沁传令郭宝昌将步队分为二，一队在前开路，一队跟随断后，僧格林沁与成保马队居中，于子刻向外冲扑，且战且走。该逆层层包围，枪炮齐发，首尾不能相顾，成保奋力杀出重围，即不见僧格林沁所在。郭宝昌在后，因被该逆围住，拼命冲出，以致将弁兵勇伤亡一千余名，郭宝昌亦身受矛伤。成保、郭宝昌各自追寻僧格林沁踪迹。二十五日午刻，成保在府城西北十五里之麦地内，寻见僧格林沁忠骸，郭宝昌亦随后跟踪寻至，一同恭送进城，会同文武员弁妥为棺殓。经已革杭州将军国瑞先后奏奉谕旨，将成保、郭宝昌革职拿问，交臣严讯，委员提解至省，讯悉前情。

至成保被参前在直、东被宋景诗擒去一节，查讯尚无哀怜乞

命、甘受凌辱情事，与从前僧格林沁原奏相符；即在营当差，亦无颠倒是非之事。郭宝昌被参捏报陈国瑞谋叛一节，讯据该革员供明，目不识丁，系文案委员已革在逃之县丞杨启英捏词蒙禀，并非有心诬陷，并据陈国瑞代为剖辩咨保。研诘至再，各供矢口不移，似属可信。

查律载："官军临阵先退者，斩监候。"又例载"断案无正条者，援引他律比附加减定拟"各等语。此案已革记名副都统成保、已革记名总兵郭宝昌，随同僧格林沁剿贼，虽均讯无畏葸退缩临阵溃逃情事，惟该革员等分带马步各队，失于护持，以致僧格林沁阵亡，咎均难辞。查律例内并无主将阵亡，不能力救之翼长并带队大员作何治罪明文。臣悉心核议，成保充当翼长，随侍僧格林沁左右，于被贼围困之际，但知杀出重围，置僧格林沁于不顾，且未身受一伤，厥罪较重，自应比律问拟，成保应请比依"官军临阵先退者斩监候"律，拟斩监候，解交刑部监禁，入于朝审办理。郭宝昌所带步队，经僧格林沁分为前后开路接应，不能兼顾，且身受矛伤，较之成保随侍僧格林沁左右并未身受一伤者情罪有间，应请于成保斩监候罪上酌减一等，拟发新疆效力赎罪。成保等均系已革二品大员，仍请旨定夺。已革县丞杨启英饬缉获日另结。除将全案供册咨部外，理合恭折具奏，并将成保等亲供另缮清单，敬呈御览。

成保郭宝昌供单

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

谨将审讯成保、郭宝昌供词，恭呈御览。

据已革提督衔记名总兵卓勇巴图鲁郭宝昌亲供：

革员安徽凤阳府凤阳县人，年二十八岁。父发彭，已于道光二十年身故。母曾氏存，现年五十岁。妻蔡氏。并无子女。

革员于咸丰九年投效临淮大营。十年八月，围攻定远踞贼出

力，蒙保外委。九月，力解凤阳府县城围，蒙保蓝翎五品顶戴。十一年，剿办盱眙营叛兵，及高宝湖西击退发逆，蒙保守备并换花翎。同治元年，攻克众兴一带贼圩，蒙保免升都司以游击用，并赏给“卓勇巴图鲁”名号。又于是年在邳、宿剿贼案内蒙保以参将用。又于同治二年二月，攻克山东兰山、长城贼圩，蒙保以副将用。又于是年五月，攻剿山东白莲池贼圩，奉上谕：“副将郭宝昌著记名以总兵用。钦此。”又是年七月，攻剿白莲池教匪全行扫荡，奉上谕交部从优议叙。又于是年八月，蒙城解围，歼除首逆，奉上谕：“著加提督衔，并赏给该员曾祖父母一品封典。钦此。”又于同治三年十月英、霍二县追剿发、捻各逆及收复马融和等，奉上谕：“郭宝昌著赏穿黄马褂。钦此。”又于是年十二月，在宝丰县追剿，力战杀贼数千名。

同治四年二月在信阳州确山等处迭获胜仗。嗣发、捻各逆被剿穷蹙窜入东境，革员随同王爷紧蹑穷追，由曹、济、兖、沂至江苏徐、海一带，迭有斩擒。该逆旋即回窜东境。四月二十四日，随同王爷追剿发、捻各逆至曹州府城西北二十余里，探知该逆盘踞高庄集一带，王爷传令出队追剿。西路系处州镇陈国瑞、营总何建鳌各带步队，及诺林丕勒、托伦布、达尔沛领左翼马队；东路系革员所带步队与成保、乌尔图那逊、春寿领右翼马队；王爷亲督常兴阿、温德勒克西、高福、富森保所领马队，驻立中军。进抵沙堌堆地方，与贼接仗，一齐呐喊，奋力冲杀。约战一时之久，中军马步首先败退，左翼亦支持不住，革员随即身先士卒，上前接应，枪炮齐施，刀矛并用，鏖战多时，该逆甫经败走。革员随后追杀，约有四五里路，该逆大股麇至，凶悍非常。王爷见我军寡不敌众，饬令革员步队与黄旗马队一齐撤向附近村庄，伐树立营，以资守御。讵该逆蜂拥而来，愈聚愈多，四面包裹，由午至亥，水泄不通，并又挑挖长濠，意图死困。王爷见事当危急，粮草全无，当命革员挑选精锐步勇，以前队开路，

后队断后，王爷即与马队居中，从正北面向外冲扑。该逆见我军欲出营盘，纷纷阻遏，枪炮齐施，不容前进。革员拼死忘生，直冲贼垒。该逆见我军奋不顾生，二面分开。马队拥护王爷从中驰出，不意该逆又将革员后队步勇层层密密重行包围，而各庄之中伏逆齐出，革员被其一并裹住。革员所带步随同马队，昼夜跟迹追剿，数月之久，疲乏已极，而黑夜之中，又不辨路径，且战且走，致于马队首尾不能相顾。及至黎明，查点将弁兵勇伤亡一千余名，革员亦身受矛伤。不知王爷所带马队奔驰何处，革员心急如焚，复带数十人回至各庄，到处探寻，毫无踪迹。直至天晚，抵曹州府城外，见翼长成保，惊悉王爷于城西北十五里外，因遇追贼力竭阵亡。革员一闻此信，悲伤痛哭，愤不欲生。伏思革员随剿以来，身经百战，仰蒙王爷逾格鸿慈，屡邀奏保，正当效力戎行，用酬高厚，乃猝遇贼，致主将捐躯，革员步队被其拦截，马队隔断，致有此失，保护不力之罪，万死难辞。今蒙皇上天恩，不即诛戮，予以革职拿问，惟有仰求俯赐将革员从重治罪。

至革员上年所报陈镇叛情一节，革员一介武夫，目不识丁，所有文案事件，均系杨启英一手经理，当时如何捏词蒙禀，革员并不知情，已蒙陈镇详细查明，委非革员诬陷，革员愧悔无及。亲供是实。

据已革记名副都统成保亲供：

革员正白旗满洲塔思哈佐领下人，年三十七岁。父吉勒彰阿，已故。母图氏存，年七十一岁。并无兄弟子女。

革员由护军补授军校，升授委护军参领，由委护军参领升补副护军参领。由副护军参领，于咸丰三年跟随王爷出师，五年正月克复连镇，尤为出力，奉旨赏给护军参领。五年四月，克复冯官屯。八年四月，跟随王爷赴海口防堵出力，蒙奏保堪胜副都统，奉旨交兵部带领引见。十一月奉旨补授乾清门头侍卫，交军机处记名，遇有副都统缺出，请旨简放。十二月，补授正白旗蒙

古副都统。九年，跟随王爷赴海口防堵，打仗出力，奉旨交部从优议叙。七月，奉旨调补湖北荆州副都统。十一月，奉旨调补山海关副都统，遵即赴任办理防堵。十年七月，奉旨署理直隶提督，办理古北口防堵。十一年五月，奉旨仍回山海关副都统本任。同治元年，直隶出师，奉旨会同总督办理防剿事务。二年二月，因案奏参暂行革职。三月，奉旨调补盛京副都统。四月，奉旨开复原官。九月，在刘官庄堵御不力，奉旨革职。嗣随王爷大营追剿发、捻各逆，于三年在安徽霍山县收复降众，尤为出力，奉旨交军机处记名，仍以副都统用。

四年二月，在河南确山县剿贼，大获胜仗。该逆被剿穷蹙，由山东曹、济、兖、沂等处，窜至江苏徐、海一带，沿途接仗，迭有斩擒。该贼回窜东境，王爷紧蹑贼踪，昼夜追剿。四月二十四日辰刻，追至曹州府菏泽县，探知该贼盘踞高庄集一带。惟时中军翼长常兴阿、温德勒克西、高福、富森保各领马队；西路系诺林丕勒、托伦布、达尔沛领左翼马队，总兵陈国瑞、营总何建鳌各领本带步队；东路系革员与乌尔图那逊、春寿领右翼马队，总兵郭宝昌统带步队各军，一齐进抵沙堌堆遇贼。左翼与贼接仗，枪炮齐施，右翼听闻炮声，亦即催队接应，冲压四五回合。该逆见中军未进，即直扑中军，翼长常兴阿首先败退，左右两翼马步队，一齐冲击应援，左翼马队亦俱退下。王爷亲临右翼，革员等马步竭力战剿，杀贼无数，贼始败退。我军追杀四五里，而抗拒中军、左翼之步贼转身扑来接应。正在往来冲杀之间，追我马队之马贼又从后至，四面包围。只剩右翼之马步两军，众寡不敌，退至小庄扎营。步贼四面筑垒，并挑挖长濠围困我营，马贼又在濠外，四面列仗，开放枪炮，攻扑营盘。我军竭力抵御，自午至亥，相持数时之久。无如内无粮草柴水，外无救援，士卒饥渴，万不能守。众将官及各哨官，皆求王爷出围。王爷尚不凭信，问众勇究竟应守应走，众勇皆因并无救援之队，愿求冲出。

即蒙王爷传令，郭宝昌步勇前队在前开路，后队在后断后，革员马队居中。子刻冲过贼垒，该逆三面蜂拥而来，我军马队奋力迎击，且战且走。该逆愈聚愈众，层层包围，马队奋力打出重围，即未见王爷所在。革员数次出生入死，四路追寻，至二十五日午刻，在曹郡西北十五里外麦地内寻见王爷忠躯，方知业已受伤阵亡。革员椎心痛哭，愤不欲生；惟王爷身后事宜，不得不妥为照料，当请王爷忠躯进曹州府城，与粮台委员等熟商盛殓，据实禀报国瑞将军在案。革员身为翼长，尽力冲围杀贼，众所共见共闻，实未敢溃逃。且革员满洲世仆，仰蒙皇上天恩弃瑕录用，并奉王爷恩睐派带马队，虽愚昧无知，天良俱有，亦断不肯溃逃。惟是主帅阵亡，革员救援不力，死有余辜。今蒙鸿慈逾格，不即诛戮，予以革职拿问，只求将革员从重治罪。

再，革员于二年八月间，随王爷进剿逆首宋景诗，革员身受多伤，坠马昏晕，为贼扶去，该逆愿切投诚，纷纷跪求革员回营面禀一切。王爷以该逆罪大恶极，不纳其降，并以革员受伤坠马回营情形奏明在案。如果哀怜乞命，甘受凌辱，王爷岂无觉察，当日断不能姑容。至营中事务，革员以王爷诸事认真，谨慎当差，未敢稍有疏虞。如果颠倒是非，岂能逃王爷明鉴。革员身受国恩，跟随王爷多年，未能保护，负恩实深，惟求从重治罪。其余各疑，尚求鉴核。亲供是实。

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刑部速议具奏。供单并发。钦此。'"

478. 审拟僧格林沁护卫家丁折

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

再，臣钦奉上谕："据伯彦讷谟祜奏，家人头等护卫额卜图、诺尔布，家丁松阿哩等，向随伊父僧格林沁军营，恩养有年。四月间，僧格林沁在曹州追贼失事，该家人只知顾惜身命，以致家

主阵亡，虽因昏夜仓卒，未能救卫，究属保护不力，罪有应得。业由国瑞移交山东巡抚拟罪就地正法等语。著阎敬铭亲提该家人额卜图等三名，严讯确情，按律定拟具奏等因。钦此。”

遵查额卜图三名，先经国瑞咨会发交济宁州严行看管，臣在兖州办理防剿事宜，随饬营务处委员、候补知府龚易图前往，会同济宁直隶州知州程绳武先行提讯，兹据录供禀送前来。臣行提额卜图等至营，复加研鞫。

缘额卜图、诺尔布、松阿哩均系僧格林沁本旗家人，额卜图、诺尔布进府充当护卫，于咸丰三年随营当差，松阿哩进府充当家丁，于咸丰十年随营当差。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夜，僧格林沁追贼至曹州府西，在小庄扎营，被贼围困，谕令翼长成保带领马队、郭宝昌带领步队，保护冲出，额卜图等均系跟随保护。因时黑夜，贼众我寡，额卜图、诺尔布被贼冲散，松阿哩见僧格林沁落马，扶至麦地，被贼用枪戮伤头颅，昏晕倒地，即不省人事。迨至苏醒，不见僧格林沁踪迹，即与额卜图、诺尔布会合四路查访，寻至府城西北之麦地内，始行觅见僧格林沁忠骸，一同恭送进城，妥为棺殓。再三严诘，佥供委非顾惜身命，救护不力。查额卜图、诺尔布、松阿哩于家主僧格林沁阵亡，虽非意料所及，惟身充护卫、家丁，随营当差，并不竭力保护，以致失事，实属罪有应得。惟查律例，并无蒙古王府护卫、家丁不能竭力保护，致家主阵亡作何治罪明文，臣不谙蒙古例条，未敢悬断，理合附片具奏。可否将额卜图等三名，由臣派员解交刑部会同理藩院复审定拟之处，候旨遵行。所有现审额卜图供词谨缮清单，恭呈御览，仰祈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奉到回折：“军机大臣奉旨：‘额卜图等著即派员解京，交刑部会同理藩院审拟具奏。供单并发。钦此。’”

护卫家丁额卜图等三名供单

谨将审讯头等护卫额卜图等供词，恭呈御览。计开：

额卜图供：年三十九岁。王爷本旗家人，道光二十七年进王爷府当差，充当护卫。咸丰三年上，随同王爷到过连镇、高唐、冯官屯一带。八年上，又随同王爷在海口防堵。同治元年到安徽亳州。后来逆匪各处窜扰，王爷追剿，护卫都是跟著的。本年四月二十一日，追至曹州府。二十二日，从曹州起队，到曹州西南桃园住下。二十三日，回头到曹州城西北木里寨，探得贼在高庄集，离木里寨十多里路。二十四日黎明，王爷催令起队。据桂三的探说，贼已北窜。王爷差戈什去找陈镇。据报陈镇已在高庄集与贼接仗，红白旗的马队陈镇都带去了。王爷传令成保、郭宝昌们各营进剿。见贼之马队由东北向西南窜来，想要包住我军，抄我军之后，经郭宝昌将贼抵回，贼队又将常副都统的队冲开败回。王爷往东奔入成保队内，催令各军齐队与贼鏖战。贼势愈聚愈多，阻住我军不能进前。王爷传令在西边小庄扎营，用木料、石块堆了个营寨。贼队四面包裹围上来，寨中粮草食水全无。三更时候，王爷同成保的队闯出寨来，出寨我军不成队伍了。护卫也就随后出来。黑暗之中，不辨面目，被贼冲突，各自东西。护卫们寻找王爷，到了天明，走至曹州，听说王爷进城去了。护卫们同诺尔布到了曹州城下，遇见红旗讷大人，听说王爷没有进城。护卫与诺尔布商定，因诺尔布常办前站差使，留诺尔布进城预备公馆。护卫跟讷大人去找王爷，寻至曹州西北十八里之五里店迤东南道旁，找著王爷忠躯，红旗队用床抬至堤边。一时贼又拥来，人不能抬，经护卫将王爷忠躯请在马上，走至曹州城东北，贼又赶来。护卫将王爷请放在庄东边麦地里边，记明暗号，单身站立不住，跟同红白旗马队败下去了。俟贼队稍退，护卫同讷大人回进曹州去的是实。

诺尔布供：年三十七岁。王爷本旗家人，道光二十六年进王

府当差，充当护卫。咸丰三年上，随同王爷到过连镇、高唐、冯官屯一带。九年上，又随同王爷在海口防堵。同治元年到安徽亳州。后来逆匪各处窜扰，王爷追剿都是护卫们跟著的。本年四月二十一日，王爷追贼至曹州，二十二日，从曹州起队追往曹州西南桃园住下。二十三日，回头到曹州西北木里寨，探得贼在高庄集，离木里寨十多里路。二十四日黎明起队，据桂三探说贼已北窜。王爷差戈什找陈镇。据报陈镇已在高庄集与贼接仗，红白旗的马队陈镇都带去了。王爷传令成保与郭宝昌各营进剿。见贼马队由东北向西南窜来，想要包住我军，抄我军之后，经郭宝昌抵回。贼队将常副都统的队冲开败回了，王爷往东奔入成保队内，催令各军齐队与贼鏖战。贼势愈聚愈多，阻住我军步队不能前进。王爷谕令在西边小庄扎营，用木料、石块堆了个营寨。贼队四面包围上来，寨中粮草食水全无。三更时候，王爷同成保的队闯出寨来，出寨时所有我军的马步，俱不成队伍。护卫检点了王爷的什物，也随后出来了。黑暗之中，不辨面目，被贼冲开，各自东西。护卫们各处寻找王爷，天明找近曹州，听说王爷进城去了。护卫们到了曹州城下，遇见红旗讷大人，听说王爷没有进城。护卫与额卜图商定，因护卫常办前站差使，留护卫进城预备公馆，额卜图跟讷大人去找王爷。到二十五日，成保听讷大人的戈什尚讷多尔吉告说，额卜图与讷大人被贼冲散，王爷忠躯现在曹州城北，成保随即带队前去护卫跟同请进曹州的。二十六日，盛殓棺木，外面用绸缠裹上漆，里面用锡挂里，另有绸围衣衾枕褥。护卫们遵制亲手照料，妥善盛殓念经的是实。

松阿哩供：年二十八岁。王爷本旗家人，咸丰七年进王爷府当的。咸丰十年，随王爷营内当差。王爷赴各处追贼，家丁都跟著。本年四月，贼队北窜，王爷追至曹州，二十一日由桃园、木里寨探路进剿。二十四日，我军与贼鏖战，贼势众多，阻住马步不能前进，王爷谕令在西边小庄扎营。贼将我军四面包裹，营寨

内粮草食水全无。三更时候，家丁随三爷同成保的队闯出营寨，被贼冲散，只剩下王爷与家丁们十数个人，黑暗之中，不辨面目。正走之间，忽有贼马二三十匹赶来。家丁们回头堵御，贼马稍退。听闻后边有人喊说，王爷落马，家丁应声寻至，见王爷马匹已失，跌坐地下，请王爷上家丁马匹。王爷说腿不好受，不能骑坐。忽然贼又过来，家丁弃马扶著王爷，贼人只顾追马，将王爷与家丁撇下。家丁见贼人来往不断，将王爷扶入麦地里边暂避，因麦科不深，王爷谕著离开躺倒。家丁躺卧之处，适又有贼走至混戮，家丁起用空枪向贼抵挡，随抵随退。黑暗之中，不防身后有个濠坑，贼人持械向家丁头上打了一下，家丁晕倒，跌入坑内，不省人事。迨至醒苏，不辨东西，也记不清王爷躺卧处所，知道有火光处有贼，遂往黑处寻找王爷。黎明时候遇见讷大人们也来寻找，家丁随即跟同将王爷忠躯抬回曹州的是实。

479. 回省日期并捻党情形折

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

奏为恭报微臣回省日期，并据探贼势情形，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二十八日折回，行抵东昌，将官军失利情形并臣回省缘由，恭折驰报。于二十九日钦奉寄谕："曾国藩著即克期出省，督率南路水陆援兵，侦探贼踪，相机剿办等因。钦此。"仰见宸谟密运，钦感难名。

兹臣于三十日午刻到省，人心始定。接据单县、巨野、郓城等处探报：贼于二十四日后，屯踞于郓、巨一带，二十七八日犹在郓城各村，有渐趋东北之势各等情。臣查贼情叵测，气焰方张，深虑于官军失利之后，乘虚直扑省垣，则臣与丁宝桢皆为贼隔，是以臣兼程折回，以顾根本。今臣已抵省布置。

贼众四日之久未即离曹，闻其向各圩劫索骡马，土匪已有响

应之处，溃勇亦多从贼，又获我官马不下三四千匹。贼势愈觉猖狂，度必煽结郓、巨、曹、濮匪徒，再行分股窜扰，此非厚集兵力不足以制之。且贼恃其马，东突西驰，步队即有能战之军，亦以走逐飞，反为贼所疲累，非增添铁骑不能逐利于平原。臣谓此次兴师，万难兵数太少，必合马步数万，雷动云屯，以成摧枯折朽之势，实非寻常调兵募勇仅卫一方之可比也。

曾国藩督数十万之军，扫除巨寇，部下原不乏人，惟闻自去岁有撤勇之议，湘营宿将旧军大半皆归田里。曾国藩本以义旅成功，其在营时，军饶于财，故士乐为之效命。今该督奉旨召其旧部，远道来征，用财不能不裕，难以成例相拘。臣昔佐胡林翼办理粮台，亲见湘楚合为一家局势，不为琐计，有与北方不同者，行军必先计饷，臣不敢不先言之也。

现在该督来尚需时，而贼势时窥东北，万一来如风雨，济宁要地，仅有丁宝桢驻扎五营，省垣亦驻扎五营，兼以零数兵勇，共计无多，贼或以数万之众，绕道直冲，破东北之藩篱，即首尾难于相顾。臣闻直隶提督刘铭传有到徐之信，臣遵旨咨催北来。因汶上县禀报，贼窜至汶上河西，飞函该提督，迅速探明贼势，稳慎前行，能于东平、汶上扼要处所严防，贼不能直窜东北，力保东省完善之地，即畿疆之门户无虞，似为先著。更得江南炮船早来，则黄、运俨列金汤，其守黄、守运之兵，均可拨调。贼势无定，兵情亦无定，总在临事审机。据臣目前所筹如此，恐烦宸廑，合将到省日期及贼势情形并臣愚昧之见，恭折驰奏。

480. 历陈捻情请拨重兵防堵折

同治四年五月初五日

奏为现在贼势屯踞情形，请添拨重兵速防东北一路，力保完善，由驿驰陈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初一日恭折驰报贼势情形，初一、初二等日迭奉谕

旨，训臣以严扼河路，布置省防，宸虑周详，莫名钦感。臣揣料贼势，此后可虑者三，而保全东省完善之区，尤为目前急著。

臣于初二、三、四等日，迭据各处探报，该逆仍在范县之罗家楼，南至濮州之红川口，东至郓境之水堡集，纵横延蔓，百数十里，闻贼已筑圩，土匪半多响应各等情。臣查贼由海、赣折回东境，上月十六日渡运后，即由郓城疾趋范、濮。迨僧格林沁追至，势渐南趋，大军一挫，凶焰益张，遂在郓城、范、濮一带屯踞，至今十余日。其地素多伏莽，水套本易藏奸，揣贼情势，是前之急趋郓、范，欲图勾结之谋；后之屯踞郓、范，欲为久据之计。使其煽动匪党，踞以为巢，不同穷寇无归，愈便肆出焚掠。此可虑一也。

贼若遍踞郓、巨、范、濮之地，则南走豫境，便其驰骋，北窥东昌，东伺济宁，扰我腹心，西犯开东，震动畿辅，四达平旷，防不胜防，所恃有黄、运两河以阻之。然使后有追军，前有河阻，贼既不能久停，无由缓谋偷渡，今之贼势，似有不然。以黄河论之，现在督臣刘长佑大军严布直境河岸，复派军来东会同防守，并臣所派水陆兵勇及各地民团，互相联络。据报贼从濮州之朱家林抢船欲渡，均被兵勇民团击退，防范尚非不严。然均在北岸设防，无兵在南岸逼剿。南岸之民，若久为贼所胁驱，必至无民非贼，乘暇扎筏，或渔船小舟，皆可由水套港汊之中零星偷渡，但过百数十贼，则河北之民，必至惊扰。此可虑二也。

现在虽屯踞范、濮一带，然根蒂未深，且骤胜而骄，未必即有远计。若日久愈生狡谋，掳造船只，分我黄河之险，从开、濮顺流入大清河，舟则可藏，岸则可掠，由黄通运，夺水路以与我争，南北或至阻梗，东西任其逾越。此尤可虑者三也。

如得大军飙举，为四面进兵兜剿之谋，贼且游于釜中。奈刻下军无总统，未能一气贯注，计恐难以及此。臣实过虑，未敢不

言。若以目前兵势、贼势而论，直、豫、清、淮之军，扼于三面，军声甚壮，贼不敢轻。山东新挫之余，虚实为贼所测，北防既固，惟有乘虚东犯。济宁、东平、汶上之间，运路节节浅阻，济宁以北，有浅至尺许者，贼若拥众复过运河，则完善之区，全遭蹂躏，焚掠所至，民尽流亡，财贬饷空，事岂可问？臣先恐贼匪乘锐骤来扑省，是以星夜折回。今布置粗安，又以运防为虑。日夜焦思，拟即刻赴东平、汶上，与济宁丁宝桢一军联络严防。惟臣勇数太单，新募之勇，未曾接战，且一时尚未齐到。丁宝桢先因顾念省城，分拨防运之勇五百名来护省垣。近据该司禀报，提督黄翼升拨炮舡十余只，驶至济宁，因北路运河太浅，节节启闸放水，阻碍不灵，必须陆队防护。经该司复拨参将莫组绅一营及曹州兵，与炮船相辅。是该司之勇愈分愈少，即合臣所带募齐勇队，亦势难分布运路二百余里之长。臣焦灼万分，不能不望邻兵协助。闻刘铭传领军万余，自应迅带精锐数千赴直，其余各营，似应扎驻济宁以北。又前据漕臣吴棠咨，总兵张树珊现带七营，驻扎峄县韩庄以南，以扼清、淮。查韩庄以北，济宁以南，水势得湖为助，颇形宽深，贼匪前次偷窥，未能抢渡，且炮舡亦便展驶，与济宁以北防河犹如防陆者不同，似应分派张树珊拨三四营，迅赴东平、汶上一带。若得刘铭传、张树珊分兵助臣，及丁宝桢会合联防，以保此路，俾十日半月以内，民间得以刈麦收藏，则腹地生气尚完，不至良民亦流为盗。此臣所谓目前之急也。

臣去岁因地方安谧，不敢养勇自卫，虚糜钱粮；又恃僧格林沁为东、直保障，故竭全力助饷，以供大军。一旦变生，欲用兵而兵已不足，惟有仰恳天恩速赐拨兵，以全完善。臣日夜严催，迅速募勇，一俟齐集，即行出省。贼情数变，臣亦未敢预定所之，惟求有济于军，非敢稍存观望。至东昌一路，经臣实派东昌、寿张、范县各营兵及各勇队共二千二百五十名，朝、冠等县

添勇一千五百名，炮船水师三百名，兼有副都统定安马队，及直隶督臣刘长佑协助防兵，严布河防，兼以搜土匪，断不敢缓筹北路，上廑圣怀。惟是兵力所分，未能厚集一路，臣惟有力竭愚悃，以期仰答天恩。所有现在贼势屯踞情形并请拨兵缘由，恭折由驿驰奏。

481. 筹商会办军务片

同治四年五月初五日

再，正在缮折间，钦奉寄谕："刘铭传一军已至单县，若即取道金乡、嘉祥、汶上、济宁等处黄河南岸向西兜剿，阎敬铭奏请饬刘铭传于东平、汶上扼要严防，于本日所谕办法亦合。著刘铭传设法绕出贼前，扼要堵截。驻扎清、淮之张树珊等军，可以调令北来，较为迅速等因。钦此。"窃臣实虑东面空虚，兵力单弱，仰蒙宸谟，先几指示，洞照无遗。若得刘铭传、张树珊拨军进驻于济宁、汶上之间，既可相机遏贼渡运，全完善而蔽省垣，且黄河由张秋穿运以入大清河，使贼不能渡运，即不能渡黄，长清、济河北面之防，恃此为固。臣恭录谕旨，行知刘铭传、张树珊由韩庄迅即拨军北来。臣一面布置省防，俟勇队稍齐，亦即驰赴东平、汶上一带，联络诸军。

惟濮、范一带，贼踞日久，土匪必勾结成患。直、东两省，虽有兵勇，节节严饬，但皆在北岸，难以施力；臣增设炮划数十只，亦难各路兼顾。臣已飞咨国瑞、彭玉麟、吴棠，饬令赵三元水师，并续添水师舢板，由济宁放闸，留防运河北路若干只，并拖入黄河多只，庶河防更为严固。惟济宁以北，水仅尺余，即黄河自四月以来，亦浅落殊甚，日为焦急。至陈国瑞忠勇敢战，誓期灭贼，现在曹州府城，臣已与通函，当再与筹商。惟国瑞现在所带皆系收合马队，恐其步队无人，或令陈国瑞暂与国瑞会办，以后再为分布之处，出自圣裁。谨附片陈明。

482. 捻党复渡运河省防布置情形折

同治四年五月十一日

奏为贼匪复渡运河东窜，省防、河防均形吃紧，谨将布置情形，由六百里驰奏，恭折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初五日将贼势屯踞情形，并请拨兵速防东北一路，恭折驰陈。维时臣之所虑，贼久屯踞于郓、巨、范、濮一带，裹胁勾结，必为肆出窜扰之计。各路皆有重兵截阻，惟东北一面空虚，故臣急筹于东北〔平〕、汶上一带，紧扼运路，防运即以防河，且可屏蔽省城重地。

正在飞札沿河各县，速雇壮勇，严防北岸，并飞咨催兵及添募勇队赶备起程间，于初十日迭据东平、汶上、宁阳、滋阳各禀报，贼于初八日由汶上开河以北，抢渡运河，边马已至宁阳西南、滋阳西北，大股亦即蜂至各等情。臣接阅之下，焦灼莫名。查贼势东趋，臣固揣料及此，只因兵勇单薄，不能不望援助之师。刘铭传一军，据咨于初八日自徐州起程，自峄、滕取道而来。臣恐缓不济急，初六、七日飞函约丁宝桢俟詹启纶一军到齐，即可防守济宁。丁宝桢得以移军汶上开河一路，与臣联络设营。乃数日之间，臣之勇队未齐，各路兵亦未集，连日催调，急欲起行，贼忽东窜，猝不及防。现在贼之大股，是否全已渡运，尚未探确。窃恐该匪狡计分股，以一枝阻遏江南之兵，复越济宁而至宁阳，则丁宝桢一军亦为隔绝。该匪非由宁阳趋泰安、长清之路直犯省城，即恐由东阿、长清窥伺大清河北岸。臣惟有就省中现有兵力，严密布置城防，督饬沿河各地方，亲率壮勇民团，沿岸防范。惟张秋以东，河道延长，水浅岸窄，处处可虞。幸直隶督臣刘长佑不分畛域，顾念大局，拨兵协防张秋以西。臣已飞咨刘长佑，如濮、范贼踪合股东窜，即分饬各营沿河东移，并飞札游击周森藻，督带炮划上下

游驶，不得专顾一隅，以防窜越。所有贼匪渡运东窜并布置情形，由驿驰奏。

483. 捻党扑济宁经勇击退折

同治四年五月十二日

奏为贼匪窜扑济宁，经国瑞、丁宝桢派勇击退，暨现筹河防省防情形，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十一日将贼渡运河东窜并布置情形，恭折驰报。嗣于十二日据丁宝桢禀称：初八日丑刻，探闻贼由汶上、宁阳渐趋西南，有径扑济宁之势，城圩四面七八里外俱有边马，或一二百匹、或二三百匹不等。当即饬令副将王心安、游击冯义德，各带五成勇丁，协同已革将军国瑞派出之马步队一千余名，分路截击。天未黎明，贼匪前队已至距城十里附近运河之安居镇。守备陈瀛章先经国瑞派令带勇五百名前赴曹州，星夜住宿该镇，出队接仗。黄翼升拨来管带炮船之总兵赵三元，亦因水浅难进，停泊河干，开炮助击。相持时许，副将王心安等各队旋即赶到，奋力合战，贼势稍却，救出难民二三百人。时贼分队设伏以诱我军，大股在后，相去不远，我军人数过单，未能追剿，暂时收队。贼亦麇聚运河、南旺湖左近，未敢逼城。国瑞、丁宝桢恐其乘夜来攻，预拨步队数百名，潜往剿袭，行至安居，果与马贼相遇，开放枪炮。总兵赵三元划船又复驰往轰击，贼仍退回南旺一带，边马时扰圩外，现在严守城圩等语。

查贼自菏泽战后，大军马匹多为所掠，骑步不下四五万，现虽逆众逼近济宁，而滋阳等县均有马贼游驶。近接范县禀报，濮、范黄河南岸之贼，率已东趋济、汶。至沿河各村堡有无遗孽，当未探确。臣诚恐郓城以西尚有伏贼，与运河以东之贼接连未断。至詹启纶一军，尚未行抵济宁。昨接刘铭传来

函，本月初八日师由徐州进发。今贼蔓衍兖、济等处，已阻该提督兵来之路。张树声之军，并无至东确期。国瑞、陈国瑞所收溃兵，闻亦未成大队。目今贼势已众，众则易分，倘若分股窜扰，东路全行空虚，处处可虑，而河防、省防尤为吃紧。现臣已飞饬河北各兵勇，及游击周森藻所带炮船数十只，梭织巡驶，何处紧要，即往何处扼防。并札饬黄河北岸州县，各添勇五百名，委候补知府李德增督办，会同民团实力防守，以固畿辅门户。札委总兵陈锡周驰赴青州安静之区，募勇五百名。又调游击姚绍修，管带沂勇一千二百名星夜前来，并督率绅团挑挖圩壕，以厚兵力而备不虞。惟东省营兵练勇，合计尚不满万，而分守黄河北岸、省城、济宁三处，是腹地已无剿师。现届麦收之期，一经贼匪蹂躏，小民无食，则伏莽皆起。臣前接陈国瑞函开，以前月二十四日之战，实因游击桂锡桢部马队临阵降贼，以致挫失。查桂锡桢本系土匪，投诚复反，贼之东趋倘系该匪向导，则底里全悉，尤须严防。臣昼夜焦急，总因兵力未充，难以进剿。所有贼匪窜扑济宁经官兵击退暨筹防情形，谨由驿驰奏。

484. 捻党至嘉祥严饬州县防守片

同治四年五月十二日

再，正在缮折间，接据济宁州知州程绳武禀称：初十日未刻，该逆仍在济宁圩处奔突，已踞三日未退。又据嘉祥县知县黄景晟禀称：初九日丑刻，贼匪至该县东北距城三里许洪山地方，大肆焚掠，直至城下。该匪大股，均在距城十余里之王家集疃各处，贼势贼情，迥异往时各等语。查该逆现自滋阳西境、宁阳南境，直至嘉祥，遍满运河东西两岸，是其分作两路，图生诡计，已可概见。除饬该州县严密防守外，理合附片陈明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485. 筹设炮船并河路情形片

同治四年五月十二日

再，正在缮折间，钦奉寄谕："阎敬铭于防河船只并未筹添，设令贼匪侦知无备，驶赴下流一带北渡，震动畿疆，该抚自问当得何罪等因。钦此。"臣跪诵之下，悚惕难名。

伏查东省本无炮船，臣于同治二年间，因旧设巡哨范、濮水套船五只修理完整，委游击周森藻管带，以为常川巡哨之用。及三月间，该逆匪由曹州窜入，臣虑其偷越黄河，赶紧添雇民划二十只，又续添三十余只，共五十余只，配以枪炮旗帜，饬周森藻并参将黄兆升管带；兹复令再行添雇二十只，以资防守。实缘仓卒招勇，恐致误事，且炮位实在不敷，并非添船之难也。前因贼势西聚，饬于范、濮间各渡口来往梭巡。现在贼势东移，即飞饬专顾张秋、李连桥一带，与陆路兵勇相辅。此臣于贼至东省即筹设炮划之情形也。

惟是黄河穿入运河，归于大清河，至利津止，道路延长。臣初望江南炮船久练水师为千余里河防之助，今济南以北，水势既浅，经臣飞饬各闸蓄水浮送，已属运展不灵，及至张秋由运入黄之处，淤浅难行，非黄流泛涨，断难顺驶，是以江南炮船，均已折回济宁通济闸以南。臣所添雇炮划数十只，自范、濮以至张秋，尚能兼顾，张秋以下入大清河，非有连艘衔尾之势，实属防不胜防。臣就现有船只，当再饬添，酌量缓急情形，如张秋以西已无贼踪，即令顺驶东下，以免顾此失彼之虑。臣受恩深重，具有天良，当殚竭愚诚，实力筹办，不敢稍涉疏忽，自干咎戾。谨将臣筹设炮船并河路情形，附片陈明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486. 捻党盘踞长沟暨分股南走情形折

同治四年五月十七日

奏为贼匪盘踞济宁属之长沟地方暨分股南窜情形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十二日将贼扑济宁为官兵击退暨筹防情形驰报在案。旋据丁宝桢连次禀称：初九日贼踞南旺湖一带，经总兵赵三元换坐划船，驶入湖中，副将王心安等出队至岸，该逆见水陆有兵，遂于初十、十一等日，大股退回运河以西羊山一带。十二、十三两日，大股仍在羊山未动，又回攻距长沟十余里之阎家寨、新开河两处民圩。该处乡团设守甚固，丁宝桢复饬令副将王心安等驰往救援，贼众旋即退走。至十四日，探得羊山之贼陆续窜向东南，余仍在长沟盘踞。提督刘铭传于十四日已刻行抵济宁，在州城东北扎营。又据鱼台、金乡、单县等处禀报：初九、初十、十一等日，贼由各该县所属地方节节南窜，十二日已至毗连江省之丰、沛两县境内各等语。臣先探闻贼自郓、范分为两股奔窜，渡运窜济宁者为赖汶光、牛老红、任柱等，南窜者为张总愚。今据丁宝桢与各县所禀各情，查济宁与鱼台、金乡相隔在百里之外，而同日俱见贼踪，其为分股奔窜无疑。惟两处股首是否赖逆等与张总愚，尚未探有确据。此近日贼势之情形也。

臣查济宁为南北要冲，号为富庶，贼出上策，固必窥伺，即志在焚掠，亦其所贪。以形势而论，宜急顾济宁，顾济宁即所以顾北面之藩篱，通江南之援师也。贼盘旋数日于长沟之间，幸国瑞与丁宝桢守备极严，时出军以惊走之。今刘铭传大军已来，贼必不敢轻犯。惟新至之师，切宜稳慎进剿。其南窜至丰、沛一股，臣即飞咨吴棠探其所向，合力筹防。至濮、范一带，贼未净尽，且土匪屯聚，亦防引其回窜。臣迭饬防军，速清内患。即据游击郭大胜、范县知县宫本昂，拿获罗家楼通贼之罗丙寅等三

名，又拿获郭廷珍等五名。郭廷珍本系长枪会匪头目，随桂锡桢在僧格林沁营中，四月间即告假潜回，约人作为内应，今除此害，实快人心。张秋以东，沿河设防，臣前奏明添船增勇，节节巡防，不敢疏懈。东平、汶上、宁阳一带，时见边马。刘铭传如在济、汶驻军，臣得有余力，即抽拨两营，驻扎东平、宁阳、汶上之间，即以兼顾省防、河防，练勇储粮，以图进取。总因贼势浩大，目前之策似宜固守以养兵，日后之策似宜合围以图剿。诚恐贼有奔窜，追蹑为难。阃外之令，归于统帅，三省之军，联如指臂，则剽流之寇，可以制矣。所有近日贼踞长沟并分股南窜情形，由驿驰奏。

487. 密陈严察投诚粤捻动静片

同治四年五月十七日

再，为密陈事。臣闻亲王僧格林沁上月二十四日之战，前敌游击桂锡桢，暗与贼通，我军甫挫，即带马队降贼，以致全军溃变。桂逆系土匪投诚，狼子野心，本不足恃。查现随国瑞在济宁者，尚有投诚粤酋马融和、捻首刘添福等，济宁人言藉藉，有鉴于桂逆之事，深以杂处为虞。闻马融和人尚安静，亦未带队。近国瑞奏明，复遣刘添福募勇于徐、宿间，更恐资其羽翼。在国瑞招集溃卒，必有操纵之权；而臣过为隐忧，恐慈内患，既有所见，不敢不言。伏乞圣明鉴臣愚衷，幸不宣示臣奏，惟密谕国瑞，严察动静，勿假以兵，庶为万全之计。

又总兵陈国瑞扎营曹州城外，养锐添军；贼近在郓、巨，不轻犯曹州者，以有陈国瑞也。今若移该镇之军于河北，则曹州有贼之地，即以无兵，济宁之兵，一时尚难分拨，僧格林沁灵柩尚在郡城，深为可虑。现查贼势重在西南，可否饬陈国瑞暂缓移军以资保护之处，出自圣谟。臣为酌度缓急起见，所有密陈各情，附片陈奏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488. 捻党盘踞未动并筹办北路河防情形折

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

奏为贼匪盘踞未动，并围攻嘉祥紧急情形，及臣筹办河防，以严北路各情，由驿驰陈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十七日将贼匪盘踞济宁之长沟地方，暨分股南窜各情形，恭折驰奏在案。兹于五月十七日钦奏寄谕："该逆直至嘉祥，遍满运河东西两岸。阎敬铭身任封圻，平时毫无准备，任听贼匪来往自如，实属大负委任。刘长佑奏贼匪折渡运河情形一折，恐向东阿、东平等处，东省毫无准备，处处可渡。著阎敬铭即筹派兵勇，与直隶所派之兵合力防剿，不得专恃客兵，置身事外等因。钦此。"窃臣任重材轻，不能提师剿贼，上纾宵旰之忧，下救民生之苦，臣之罪重，形影自惭，仰荷天恩宽宥，再三训饬，臣虽木石，亦知感愧。

惟查去岁金陵克服，举议减费裁兵，臣何敢养勇自卫；且竭一省之赋，以供数省之需，更无余力整旅赡军，时局一更，遂犯不虞之戒。现在贼势仍踞济境之长沟，遍及嘉祥，据该县黄景晟连次飞禀，贼匪围攻县城，万分紧急等情。丁宝桢十七日函称，与刘铭传酌商派军，向长沟进剿，意牵贼势以解嘉祥之围。刘铭传新军甫至，国瑞、丁宝桢兵力过单，且须分守济宁圩墙，恐难全队毕出，能否得力，亦未敢必。而臣在省防陆续添兵募勇，训练成营，事非朝夕可效。现计尚不足四千人，省防犹形单弱，殊难分拨枝兵。臣于万无可拨之中，抽拨守备曹正榜带勇一千名，都司韩登泰带勇五百名，驰赴汶上，虽不及援救嘉祥，亦可堵截贼骑不窜东北。又据济宁州探禀，南窜之贼为张总愚，踞长沟之贼为赖汶光、任柱、牛老洪，又有长枪会匪。此现在南路贼情也。

至黄河为畿疆屏蔽，臣何敢稍涉疏虞。当四月间贼窜范、

濮，即以河防为急。臣于二十三日奏明驰赴东昌，即至莘县，详查黄河所经，自濮州迤东至于张秋，则范县、阳谷、寿张之地。范县北界朝城，其中以斗虎店、莲花池、竹口为要。自张秋穿运，则寿张、东阿、平阴之地，其中以沈家口、李连桥、鱼山为要。以下入大清河东北行，则长清、齐河等处之地。当臣赴东昌时，贼势重在张秋以西。臣所饬雇之勇，则聊城、范县、阳谷、朝城、观城、濮州各三百名；拨调之兵，则东昌营、寿张营、濮州营、范县营，共八百五十名；所遣策应巡驶之勇，则同知刘时霖二百名、游击郭大胜一千名、参将黄兆升二百名、游击周森藻炮船二十四只；所联之团，则朝城、聊城、阳谷、范县等处，以阳谷县知县王亮采、范县知县管本昂、朝城县知县文龙领之，与诸兵勇沿岸分段布置。该各处亦屡报贼匪扎筏填车，欲图抢渡，被兵勇击退各等情。又安插难民，防范土匪，复饬冠县知县孙善述雇勇三百名，周巡莘、堂、冠、馆，严查伏莽。其时张秋、李连桥一带情形较松，则拨兵较少。此臣四月间筹布张秋西路之情形也。

自直隶督臣力顾全局，于东境北岸派兵屯扎，贼势又复东移，则张秋以东为重。臣先后饬周森藻添雇民划五十只，黄兆升添勇三百名，均令移往张秋上下一带巡防。其茌平、东阿、长清、齐河、平阴沿河各州县，均各雇勇五百名，分布河干，派曾任东昌府之候补知府李德增督率巡防；并时与副都统定安函商，同直隶各营酌度会办。现沈家口、李连桥、滑口地方极要，直省驻勇五百，东省驻勇一千，此外何处有警，即何处移兵，并令与附近河干村庄乡团联络声势。此臣现办张秋东路之情形也。

当亲王僧格林沁雄狮未挫之时，贼难肆窜，臣可以专顾河防。及重臣猝殒，人心动摇，臣又不能不以省防为急，而于河防，则逐日筹度，未敢疏于布置也。特以贼在山东境内全据腹心，凶焰方张，兵难分应，犹待援师以防运，未能全力以防黄，

更于茌平、东昌、德州各处无兵分驻，然竭臣力所及，防河之师，实有兵勇七千余名，道里延长，殊恐未足深恃，是以屡次奏报，不欲缕述铺陈。臣虽至愚，亦何敢辜负鸿慈，竟至毫无准备。至制造炮船一节，事属创始，赶紧筹画经营，不免有需时日。臣仰承宸训，又抽拨省防勇丁五百余名，委都司马春峤管带，驰赴齐河巡防渡口，兼有直境重兵即至，此路庶可无虞，堪以仰纾圣廑。所有现在贼势并臣办理河防缘由，恭折驰奏。

489. 山东剿捻获胜片

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

再，正在办折间，钦奉十八日寄谕："此贼已大股南下，曹、济等处有无余匪，著国瑞、阎敬铭查明具奏等因。钦此。"查据各处探报，前南窜之贼仅数千人，东境沿途，亦未逗留，大股仍在长沟、嘉祥，蔓及汶上，是大股并未南下。且传闻南窜之贼，欲回蒙、亳，纠众再行北来。虽未可深信，而济宁、嘉祥刻下实为吃紧，汶上次之。臣已派兵前赴汶上一路。至嘉祥一处，国瑞、丁宝桢来函，均称刻难分兵救援，只有攻长沟以牵贼势之法。顷接刘铭传十八日来咨，由文正庄一路进扎，丁宝桢派王心安等三营，由安居一路进扎，两面合力攻剿长沟踞股，节节进取，以期稳慎。

顷据丁宝桢禀称：十八日卯刻，我军出队，会合国瑞所派陈瀛章之队，由安居进发。该逆在长沟以东，列队抗拒，我军奋勇冲击，贼即败退，我军追出十余里，旋即收队。适接刘铭传来函，会合并进。是夜三更后，刘铭传所部由麦仁店前进，黎明驰抵长沟之东，贼犹站围抵御。我军呐喊力攻，贼由西南寨门出窜，我军乘势入寨，杀贼千余名，夺获牛马、器械多件。该逆意欲分股包抄，适该藩司丁宝桢所派王心安各队，于五鼓仍由安居前进，遇贼窜至，当即挥军迎击，国瑞所派马步各队亦由麦仁店

继进，并有斩获。贼见我军大至，纷纷溃散，救出难民无数。其陈国瑞、詹启纶两军与黄、白旗马队，先自曹州向东进逼，十八日行抵嘉祥，两次与贼接仗，共毙贼六百名，嘉祥之围立解，是日亦拔队前来。我军四面兜剿，该逆夺路狂奔，均向西南窜去。天晚收队，国瑞、刘铭传之军驻扎长沟，丁宝桢、陈国瑞、詹启纶之队分扎长沟西、北两面，并派队分扎安居，以扼其回窜东北之路，俟探明贼踪，再行追剿等情。

查此股逆贼，盘踞于济宁、嘉祥之间，意存叵测，现经我军分路进剿，夺长沟之隘，解嘉祥之围，凶焰已挫。据称该匪向西南奔窜，或由成、巨、金、鱼南趋，与前窜之贼合股。惟贼情飘忽，东、北两路之防，仍属不可稍懈。臣昨派赴汶上之曹正榜、韩登泰三营，如该逆窜向东、北，即可迎头截击，以保完善。如该逆尚在曹、济一带游弋，省防稍松，臣当督防省兵勇出省，相机会合扼剿。所有现在东省贼股并连日各军会剿获胜情形，理合附陈，仰纾宸廑。

再，嘉祥县城被贼围扑旬日之久，尚能竭力固守，以待援师，该县官吏绅民等不无微劳足录，容臣查明，另行核奖。合并声明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490. 捻党出境并筹备炮船情形折

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七日

奏为贼股窜出东境并臣筹备炮船情形，恭折由驿驰陈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二十一日将官军进攻长沟获胜、嘉祥解围情形，由驿奏报在案。兹于二十四五等日及本日辰刻，迭据丁宝桢禀称，二十日贼由巨野西南之龙堌集、正南之章缝集，分股均向定陶一路窜去。曹县禀称，定陶城东、西、北三面，见有贼马。成武禀称，二十三日贼由曹县城东至该县城西，向南窜去。单县禀称，

二十四日探得该匪全股窜出东境，向西南豫境奔遁各等情。是贼自十九日为官军击败，由巨野、定陶、曹县、成武、单县南窜出境无疑。查单县西南，即属归德一带，臣前飞咨河南抚臣吴昌寿探贼窜路，严密设防。东省以兵勇过单，不能为援剿之师，致使贼匪盘踞纵横，臣实惭愤。

窃虑兵事未已，惟有缮军筹饷，以图自强。两江督臣曾国藩亦疏言，四省之十二府州，责之督办之臣，其余各属，仍责之各省巡抚，使兵不奔命，寇入网罗。是臣之治兵，责无可诿。且贼乱于山东之地，而各军之饷仍责于山东，臣非力保完善，饷源曷出？臣今选求营哨，增募兵勇，立有成规，即当将实在名数，陈明开单，恭呈御览。

至河防极关紧要，臣于二十六日亲赴齐河，面见臣崇厚，会同妥筹团防一切事宜。现查沿河各要口，均有直隶精壮兵营，布置周密，臣所派兵勇水陆各营，亦饬归臣崇厚调度，以期易于指挥，北岸实无可虞。惟现在河水未涨，沿岸均可扎营，如遇大汛，漫衍汪洋，兵勇即无容足之处，则河内安设炮船，不但一劳永逸，实为防守要图。臣所雇民划，三月间急遽之时，惟有此船可以上下纵使，故藉以御贼，不惟炮位无多，即船质亦不可恃为师船，急须另制，以严守御。现饬东昌府知府曹丙辉及游击周森藻，就河内大小各船试用合宜，即行一律开造。但黄河水性湍急，顺流易而逆流难，与江湖水性迥异。而水师之法，必使船不傍岸，直驶中流，而后左右可击；必使船溯上流，不施纤缆，而后进退能灵。若今黄河中之商船、民划，皆避溜旁行，则反为岸贼所击；皆待风始动，则全无便利可乘。是无论或造新船，或由旧船改制，似须至伏汛水大之时，就现有船只，驾驶试演，顺逆来往，得其利弊。容臣与崇厚、刘长佑妥商详筹，总期创始之初，即为经久之计。

再，臣所饬雇沿河各县勇丁，原为兵单藉以联络声势，今贼

已出境，且直省之兵云集，臣即饬令各处酌量裁减，以节糜费。所有贼已出境及臣筹办炮船情形，恭折驰奏。

491. 出省日期并酌拟驻军地方兼筹策应折

同治四年闰五月十日

奏为恭报微臣出省日期，并酌拟驻军地方，以便训练勇营，兼筹策应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初三日钦奉寄谕："阎敬铭仍遵前旨，驰赴济宁一带，整顿防兵，稽查伏莽，务将善后事宜妥为布置等因。钦此。"臣仰承宸训，钦感未名，亟拟刻日起程出省，当因初四、五日，先饬济宁一路护送亲王僧格林沁灵榇回京，初七、八、九等日，将在省募齐之勇营饬令分起拔队，陆续前行，以免中途滋扰，臣即料理起程。

惟查臣此番出省，以整顿勇营为强兵之计，以相度地势为策应之方。勇不嚣杂，则训练易成；地居适中，则声息不隔。济宁五方杂处，为水陆要冲，固应重兵守之。现在则丁宝桢之军、陈国瑞之军、将军宗室国瑞之军，合计马步不下万余，群集于济宁之内外，已觉头绪烦多，臣若复驻军数千，窃虑兵勇纠纷，势难整暇。且臣之军皆自为选募，欲使身耐勤苦，野宿营盘，朝夕训练，而后可以使战。臣酌拟地势，请驻军于兖，便于扎营。其地则南由滕、峄直达徐州，北接泰安，西近济宁，曾国藩计日到徐，臣既可声息相通，即汶、济沿运一带，皆可兼顾。陈国瑞如带勇赴皖，有丁宝桢相接刘铭传之军，济宁不病空虚。而臣得在兖郡调练新兵，使不睹繁华，不病搀杂，庶期知有纪律。虽兵事变化无定，将来即随处移营，而南北适中策应，亦为便捷。此臣之愚见，现在以驻兖为宜。拟即于十一日起程赴兖，容臣到彼，再将布置情形，由驿驰陈。

现据刘铭传咨称，派令提督唐殿魁驻扎巨野，道员刘盛藻驻

扎马村集，该提督驻扎长沟，首尾相应，以期保护运河西岸。臣崇厚现驻东昌，臣遵旨饬令河北文武均归调度，臣不时函商防河之策，并督饬东昌府，照直隶水师营船式，赶办炮船，仍以在河试验为准，办有成效，即当详细奏陈。至臣出省后日行事件，同解审命盗等案，即委署藩司恩锡代行代勘，紧要事宜，仍由臣行次办理。

再，成保、郭宝昌适由济宁押解至省，臣即亲提讯问，供词大概情形，仍饬藩、臬两司严行研讯，勿稍瞻徇，由臣复核，按律定拟。所有臣恭报起程日期并拟驻兖州各缘由，恭折驰奏。

同治四年闰五月十六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知道了。著于到兖后察看地势，择要驻扎，仍随时与曾国藩等联络声势。倘贼有回窜消息，务须实力堵剿，不准稍涉松懈。钦此。'"

492. 驻营兖州并安置国瑞各勇队及筹防情形折

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一日

奏为臣驻营兖州，并国瑞分拨招集各勇及马队弁兵酌拟安置缘由，及现在筹防各情形，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闰五月初十日，恭报起程赴兖日期，即于十五日到兖。十六日钦奉批旨："知道了。著于到兖后察看地势，择要驻扎，随时与曾国藩等联络声势。倘贼有回窜消息，实力堵御等因。钦此。"

窃臣先据探报，贼匪大股围攻皖省雉河集甚急，即经遵旨檄催陈国瑞拔队南行，曾国藩亦檄刘铭传一军赴徐。陈国瑞并康锦文均于十二、十四等日陆续起程，刘铭传于十八日起程，皖省四面大兵渐进，可期合围。至东省防守不可稍松，臣既调各营扎于兖、济之间，丁宝桢复先派候补知府龚易图同副将王心安四营，往金、嘉、巨、郓、范、濮、菏泽一带，候补知府惠庆同游击冯义德二营，往定陶、成武、曹、单一带，慰抚居民，严搜土匪，

以除内患，而靖边圉。容俟该守等查阅既周，再行详奏。

前杭州将军国瑞，奉旨进京。臣闻有新集各勇拨归山东之信，于十七日驰赴济宁，与该将军酌商，即于十八日途次，接准该将军咨开各营马步官兵弁勇，分别拨归直、东各缘由，抄录原奏，咨行到臣。查原奏内称：拨归山东马队弁勇共一千三百三十三员名，步勇共四千名等因。臣到济后，与该将军面议筹饷之艰，防患之不易；惟既经具奏，臣自应俟旨遵行。第目前之难与日后之虑，臣不敢不详言之。

伏查用兵先筹资粮，此古今不易之理，强弱多寡犹其后也。山东之饷，出于地丁，去岁甫有起色，今年军务骤兴，上忙仅收七八十万两，兵燹之后，下忙之请蠲、请缓，其收数不问可知。而以近处切要之协饷计之，则曾国藩之饷每月万两，鼎营淮勇之饷每月一万五千两，前副都统定安之饷每月三千两，崇厚河防之饷每月拟二万两，陈国瑞、康锦文之饷每月拟一万两，即以此计之，每年已需银一百三万六千两。至于陕甘之饷，直隶之饷，更有难于兼顾者矣。以本省之军饷计，臣现编列各勇营，拟敛约淘汰，以二十二营为断；势不可因用勇而废兵，臣又拟挑备常调征兵，以三千名断，合计不过一万三千名。然以此计之，每年已须六七十万两，军火器械以及添设炮船经费尚不在内。至于各营常饷，各项公用，更有不暇筹及者矣。臣与藩司屡筹，即此已恐难支应，实不胜万分焦灼，若更添此马步五千余众，即使人皆劲派，亦难再益饷糈。况步勇系招集散亡，加以新募，漫无纪律，杂厕纷纭，此济宁人人皆知者。即臣之勇丁亦尚欲敛约淘汰，以防将来，如霆营岂非劲兵，臣敢引以为鉴。臣愚以为当今亟务，惟先筹饷而后可言增兵，此不独东省为然。今国瑞所奏分拨马队，又招集各项步勇到臣，如蒙允照所请，臣自应接管，以免目前散而无归。特所拨步勇四千名，仍即严密察看，可留者留，可撤者撤，固不可遣之太速，亦不可任其丝棼。其马队官兵弁勇一

千余名，似堪备为追骑。现在东防稍缓，而皖省正吃紧之时，臣拟咨商曾国藩，如调之赴援，可期迅速而应急用。此臣酌拟安置之法也。

至东省应筹防兵及策应追剿之兵，臣屡承宸训周详，敢不速筹布置。惟臣查东省地势，河北一路，凭依水险，可以炮船及臣所派陆岸兵勇作为防兵；兖、沂、曹一路，无险可扼，只宜以剿为防，不能专守一处。曾国藩督师北来，所带仅只六营，亦必须遣调各省之兵，以为相机进取之计，东省应听其指挥。所谓策应者在此，所谓出省进剿者亦在此。臣俟前调已革总兵杨飞熊由楚北抵东后，将旧营、新营分别归并，择立统将，使之整而不散，然后合者可分，再将布置情形，详明入告。此时各营及新拨之勇，尚须以次清厘，臣未敢即谓有制。臣于军旅固所未习，惟有求一实字，期于勇归有用，饷不虚糜，上报高厚之恩于万一。所有臣驻营兖郡并拟安置国瑞分拨兵勇及现办筹防各情形，理合恭折驰奏。

493. 马队赴徐并裁减步勇及筹办炮船折

同治四年六月十一日

奏为拨归山东马队兵勇现饬赴徐，并裁减兵勇及搜捕土匪、筹办炮船各缘由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前奏请将拨归山东马队官兵弁勇调令赴皖，钦奉寄谕："此项马队应否调赴皖省协剿之处，著曾国藩、阎敬铭体查情形，相机办理。国瑞所留步勇两营，著阎敬铭详加甄核，分别撤留等因。钦此。"

臣查此项马队，本系拨归山东一千三百余名，嗣奉上谕，著国瑞挑拨精锐数成，驰赴雉河集，其余交臣调遣。经臣接收点验，共兵员弁六百四十八员名。旋准曾国藩咨称，现在群贼全萃皖境，蒙、亳一带吃紧，所有马队应全调迅来徐州，会同刘铭传

一并援皖。臣前请留东马队，拟令赴皖，亦系相度缓急军情。今准曾国藩来咨，臣即筹发该军一月口粮，饬令营总参领诺穆锦、达尔济等，管带兵勇六百余名，于本月初九日由兖赴徐，听候调遣。惟察哈尔官兵共八十九员名，因水土不服，患病者五十余名之多，拟令此队暂缓起程，以示体恤。拨东之步勇二千名，已令丁宝桢在济遣撤一千名，给与资粮；现酌留一千名，再行察看是否能遵约束，不滋事端，分别办理。

至山东伏莽最多，不仅湖团水套，贼来虑其勾结，贼去虑其潜藏。经臣饬知府龚易图、惠庆会同副将王心安等，带兵巡查金、鱼、曹、单、郓、菏、濮、范各处，凡贼所窜至之地，逐圩察访。查得此次甘心从贼，惟郓、范交界之罗家楼一处，其庄匪徒罗七勾贼，现随贼逃窜，其余并无悍然聚众竖旗从逆之乡，且有坚守拒贼焚杀最惨者。贼在濮州最久，被害最深，自红川口以西，均系芦苇，各难民逃避其中，为贼焚烧，死者万计。以濮、范素称盗薮，贼匪盘踞一月有余，不闻土民揭竿响应，此实圣主洪福，僧格林沁之遗爱使然，非臣之力所能镇抚也。各处素不安分之徒，时饬按名查拿，其曾于咸丰十一年踞城为首之郭庭珍等，已先饬游击郭大胜会同范县拿获正法。

湖团一处，经知府惠庆亲至该团，住宿城子庙，传谕各团长，宣示朝廷恩威，该团驯顺听命。据惠庆面禀，该团规矩井然，颇能部勒其众，田畴富沃，似无异心。是该团自顾身家，必不愿为贼所夺；但须良吏抚之，以善其后。

东昌一路，臣先调东昌、馆陶营兵分路巡防。兰、费一路，责令沂州府知府文彬等搜捕弹压。臣断不敢讳言盗贼，粉饰养痈，有负宵旰忧勤之意。

炮船一节，北方木料工匠一切异宜，轻为制造，更改非易。查现在济宁江南水师总兵赵三元，所带舢板、长龙，虽系江船，皆属平底，尚可试于黄河。臣已饬该镇会同知府龚易图、游击周

森藻，在于张秋上下，与东省旧有炮船及增设划船，周历演试，如与水性相宜，拟在清、淮购买。以久习之战舰，为新设之炮船，或事半功倍。臣唯求实用，非敢草率只为省费计也。

潘鼎新淮勇全军，约计十五日以后陆续可抵济宁。臣现派副将王心安、参将宋延德、游击冯义德等六营，在单县郭村集一带驻扎，参将莫组绅、守备曹正榜并曹州兵等五营，在冉固集一带驻扎，相为犄角，防贼回窜。所有分遣马队兵勇及搜捕土匪筹办炮船各缘由，理合恭折由驿具奏。

494. 雉河集解围捻党分股西窜片

同治四年六月十一日

再，正在缮折间，接据归德坐探委员禀称：本月初四日夜，攻困雉河集之贼，全股分窜：雉河以南一股，势趋陈州，雉河以北一股，由商邱之乌祥集窜至柘城，均往西南窜去等语。查贼情诡谲，兵至即避，恃其马队，奔突靡常，臣已飞饬王心安、曹正榜各营，于曹、单一路，互相犄角，扼要严防。理合附片驰陈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同治四年六月十八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前据吴昌寿奏，雉河捻股分窜，已寄谕曾国藩等妥筹会剿。著该抚懔遵前日谕旨，扼要严防，毋稍大意。钦此。'"

495. 山东水陆防务情形折

同治四年七月十一日

奏为东省防务，谨就现有兵力水陆兼筹，酌留炮船以为水军，归并勇营以扼陆路，并臣仍驻兖州布置，拟令藩司暂行回省各缘由，恭折详陈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伏查北路之防，宜因河险以设炮船，而曹、济西南为寇踪入东径路，更应力筹防御，以固本疆，兼为督办大臣策应之

助，贼虽去而兵固不可弛也。臣谨就东省现有兵力筹之。如炮船之设，臣迟之又久，因北方并无战舰，而南船恐与河性未宜，是以再三筹酌，饬令江南水师总兵赵三元带其师船，亲与知府龚易图周历黄河，如其驾驶合宜，拟在江浦购买，前经奏明，奉旨："即照所拟办理等因。钦此。"钦遵在案。兹据该总兵赵三元、知府龚易图禀称：驾带炮船在于张秋上下及李连桥合流紧溜之处并范属水套旁汊分溜，遍行试演，长龙坚稳之船，宜于大溜，舢板轻便之船，宜于浅流，虽沿易溯难，各船多设桨枝，驾驶均能应手。缘该总兵所带船只，系锐首平底，锐首故能破溜，平底故能压溜，查验实属合宜。并藩司丁宝桢在济先已购买长龙二只，每船均设大炮四尊，一律演试，俱称稳利各等情。臣查北方造船非易，江南之船则经诸将帅经营试验，具有成规。今既与黄河水性相宜，即可驾用。该总兵赵三元本系漕督臣吴棠遣派来东助防，臣拟请即将该总兵留东，统带原来长龙、舢板二十一只，续添长龙一只，并本省新买长龙二只，共二十四只，作为山东黄、运两河水师。惟河路延长，尚须添制舢板十只，以资分布。臣现饬该总兵回浦，携带船价，就近购办。至该水师口粮，现船二十四只，自七月初一日为始，即由东省支发。以后续添十只到齐后，共二〔三〕十四只，分为三营，除应领军装、帐棚、火药、炮位并修费外，每营每月员弁、炮手、舵工、水勇口分约须八百两，其章程另行造册咨部。此系黄河创立水师，并无成例，臣惟核实立案，不准稍涉虚糜。现值河水正盛之时，饬令都司杨长林等带船上下巡哨，并分拨于南阳等湖；至游击周森藻旧带船只，仍防张秋渡口。此臣筹办水陆防务之情形也。

又臣前奏添勇编营，一俟杨飞熊抵东，将新营、旧营分别归并，择立统将等情。缘兵势分则力弱，散则无纪，必合数枝为一大枝，而后可以试战，必连数营统于一营，而后可以成军。兹已革总兵杨飞熊，带募吉胜楚军，业已到东。该勇等从湖北远道而

来，与臣前募带东治楚军无异，其口分应照东治章程一律开支。现臣派杨飞熊统带吉胜楚勇三营并东勇五营为一枝，副将王心安统带东治楚勇三营并东勇五营为一枝，每枝八营。杨飞熊一枝，连扎于曹县之冉堌集，在济宁西南；王心安一枝，连扎于菏泽之沙土集，在济宁之西迤北，与驻扎济宁潘鼎新淮勇全军，成三面犄角之势，即为济之前路。臣另择勇营，拟驻于东平、汶上一带，为济之后路，以期首尾相顾。贼至则击，不致纵横腹地为患，似胜散处平旷，有防边之名，无扼要之实也。据探贼由郯、叶窜宝丰、鲁山一路，则东省兖、沂所属滕、峄、兰、郯，尚非贼势所趋。且徐州驻有大军，兼为东防屏蔽，兵固不能处处布之，惟有严饬该地方官缉拿土寇，以杜勾结之萌。此臣筹办陆路防务之情形也。

现在布置初定，其统将之果否始终可靠，各营训练孰惰孰勤，非臣就近察考，又恐习久成疲。臣拟请仍驻兖州，兼办一切未尽之事。惟臣与藩司丁宝桢均不在省，地方公事，时有兼顾不及之虞。近因贼势已远，该司所管济安营湘勇千名，日久思归，拟渐遣撤。其余所带兵勇，经臣归并分布。该司军旅之责稍轻，钱粮之责綦重，且筹饷紧要甚于筹兵，臣既在外驻营，可否饬藩司丁宝桢暂回省城办理本任公事，请遵旨行。所有臣筹防水陆详细情形，并拟令藩司回省之处，理合恭折具奏。

496. 豫省捻情并东省防务情形折

同治四年八月初四日

奏**为据探**豫境贼势，并**臣**现办筹防及地方**情形**，恭折驰陈仰祈圣鉴**事**：

窃臣于七月十一日将**布置东省水陆防务各**情，恭折驰陈，钦**奉谕旨**："**阎**敬铭现住兖州，务**当督**饬各**营，认真**训练。滕、峄、**兰、郯一带土匪**，仍须力加搜**捕，**务绝**根株等因。**钦此。"

窃臣因贼势飘忽无常，遣员赴豫坐探，并令各营派勇出境侦探确情。先后据坐探委员及各营等禀，前股逆匪张总愚等，于六月二十一等日由鲁山窜踞南、裕交界之神岭大店，现复由新、邓窜至湖北光化县交界老河口地方。后股逆匪赖汶洸等，于六月二十七日由周家口过西华窜临颍至郾城折向东南，现踞上蔡一带，攻破洪桥等寨。又据报，后股赖逆汶洸窜至临颍之时，分股一趋襄城，一趋郾城，趋襄者已至鲁山，趋郾者传闻有入确山之信各等情。臣查贼股虽全势西趋，而不归并一路。盖贼少则计出于合，多则计出于分，无非牵缀官军不能合力并进。且分为前后两路，又可以战贼为援贼；官兵有腹背之虑，既须稳慎进取，而贼得肆其狡谋。闻贼妇女、辎重甚多，前股现已趋至光化，恐即西窜入山，阻险自匿，然后谋其所向，四出剽流，未必久踞为穴；后股犹扰汝、蔡，若非西窜唐、邓，会合前股，即必南轶楚疆，此贼之可虑者也。豫军节节进剿，迭获胜仗；鄂军协力夹攻，当可仰藉天威，迅就歼灭。

东省现虽无贼，而绸缪未雨，不可失时。臣所分派统将各领八营，驻军西路，再三训诫各将领，以曾经战阵之士，教练新兵。沂州营勇并绍字营，随臣行次，亲加督教，一以湘楚成规为准。现体察各营，尚知讲求冲阵合队之法，壁垒营律似改旧观。东路沂州一带，臣责令沂州府知府文彬、候补府署兰山县知县长赓、费县知县王成谦，带其马步练勇，各处巡缉。现据该员等禀报，迭获潜回幅匪黄六妮等七十余名。查该府县、武弁等连年诛锄土匪，不遗余力，春间捻、发各逆过境，并无勾结为患。现在沂州一带，人安农业，地方静谧，堪纾圣廑。所有历年捕匪出力各员弁，容臣择尤保奖，以励微劳。东昌一带，亦俱平静，除濮、范、馆陶设有防兵外，无需多兵。省北德平、德州一带，臣去年派有各营巡缉，以防马贼起事之萌。今调驻扎朝城之同知刘时霖，带勇二百名，移扎德平、德州，以巡北路马贼土匪。藩司

丁宝桢所部济安营勇，现已撤遣回籍。该司于奉旨后即回本任。臣切饬该司力政事以清财赋，清财赋以裕饷源。日久屯宿重兵，本实之谋，不敢不为先计。

再，东省四、五月间，天气干旱，六、七两月，雨水过多，秋禾颇行歉收，各处仅称中稔。且六月下旬以后，黄流节次盛涨，致齐河、惠民各处，溃决漫溢，沿河各属，纷纷报灾，人口虽无伤损，田亩多被冲淹。屡饬各地方官加意抚恤，并饬各府州勘明被灾轻重，即行奏恳恩施，合并陈明。所有据探贼势并臣现办防务及地方情形，恭折具奏。

同治四年八月十一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览奏均悉。昨据吴寿昌奏：贼踪分窜，东股扰及阜阳，西股仍在唐县，已谕令官文等整兵进击。山东防务未可稍松，阎敬铭当认真办理。捕匪出力各员弁，准其择尤保奖，毋许冒滥。被水地方，加意抚绥，无使灾黎失所。钦此。'"

497. 发捻复回东境派兵堵御折

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

奏为发、捻逆匪由豫复窜东境，并派兵堵御各情形，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月初四日在兖州行营具奏据探豫省贼势情形，十一日钦奉批旨："览奏均悉。昨据吴昌寿奏，贼踪分窜，东股扰及阜阳，西股仍在唐县，已谕令官文等整兵进击。山东防务未可稍松，阎敬铭当认真办理。钦此。"窃臣深虑贼之裹胁愈众，则分股愈多，其踪迹飘忽无常，东防实不敢稍懈。

叠据陈州坐探委员禀报，东股发、捻等匪，自初三、四日由豫东窜颍州、阜阳境内，旋复折回豫境，先屯踞汝、蔡之境，复奔沈邱、项城，扰及陈州府东南之水寨集，十六日为刘铭传之军击败，窜向东北太康、柘城。现据曹县禀报：二十日，该匪大队

已至睢州东北境，二十一日，考城之保庶寨、曹境之魏湾等处，皆见贼马各等情。

臣查贼势若由旧路窜入东境，臣所派驻扎曹县冉堌集之总兵杨飞熊等八营，驻扎菏泽黄镇集、沙土集之副将王心安等八营，可以南北联络，迎头截击，兼有鼎字营全军严扼济宁，贼未遽敢深入。所虑逆势太众，易于分股，为牵制之计，或恃其马队，避营而行，使我追逐不及。臣已飞檄两军速探贼踪所向，相机截剿；饬令各县速谕民间，在野积谷赶运入堡，毋资盗粮。

又查现在黄河水势日消，河北一带尤关紧要。臣饬派济东泰武临道卫荣光，选带兵勇，督率炮船，在于张秋上下严防，将沿河船只尽行提归北岸，并东昌、范县、寿张、濮州各营，归其调度，以期布置周密，不使贼踪乘虚北窜，藉纾宵旰之忧。

惟据探报，西股张总愚等由枣阳折回南阳，分扰唐县、新野，其势亦欲东趋，恐其为东股贼匪后路，现扎沙土集、黄镇集等处。两军既须御贼之方来，又须备贼之继至。设若现窜曹县之贼分股绕越，此两军只可拨队追击，未可移动全营。臣筹及省东一路，尚觉空虚，完善之区，尤宜保卫。已饬沂州勇营，酌添精壮，严防沂、莒一带。所有发、捻逆匪复窜东境，并派兵堵御各情形，恭折驰奏。

498. 发捻入东剿扼情形折

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

奏为发、捻各逆分股窜入东境，经官军连日出队遏截退窜，现踞菏泽、东明交界地面，并饬军剿扼情形，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年八月二十五日，曾将发、捻各股复窜东境，派兵堵御各情，恭折具奏在案。八月二十九日，复奉上谕："乔松年奏捻逆经官军击败，窜并豫境各等因。钦此。"

伏查此股窜东股匪，探为逆首赖汶洸、任柱、牛烙红等众，

即系由阜阳折窜豫境，经刘铭传之军剿败，遂从睢州、考城驶扑东疆。臣得信之时，立即飞饬驻营冉堌之总兵杨飞熊各军扼其南面，飞饬驻营黄镇、沙土集之副将王心安各军扼其北面，务使两军联络，觇贼所向，实力痛剿，遏其东趋。

八月二十三日，据曹县知县汤鋐禀称，该逆于是日入境，马步蜂拥，环扑县城，经城上开炮击退，麇集西南之古营集，因知官军赶到，连夜西遁。二十四日四鼓，续有后股马步各贼络绎而来，均从堤外西北遁窜等情。二十四六等日，据已革总兵杨飞熊禀报，该营驻扎冉堌，一闻贼信，连夜派队往劫贼营。该总兵续带全队均向古营集督饬进剿，比到之时，该逆业已连夜遁窜。又探知该逆窜扰曹县之青岗寨，尚有后股在定陶西南，当即知会副将王心安，带队从定陶西路会剿，该总兵即趋赴王店、青岗。该匪均系马队，探知官军前来，即向西北遁窜。二十七日，据副将王心安禀称，该营驻扎黄镇，二十四日一闻贼信，当即飞领各营驰向定陶进剿。途中闻贼匪业向西北遁窜，立刻折向曹州府进发，直抵曹郡西关。探知该逆大股已向正西奔窜，仅见边马，经我军追压，均向西北驶窜。现查该逆各股聚于菏泽县与直省东明县交界之金鸡头、武备冈、李八老寨等处。

查臣前筹及该逆若复自豫回窜，迤西则由考城、曹县入境，迤东则由虞城、单县入境，边防辽阔，不能处处设兵，须扼要以争地势。前派杨飞熊驻扎曹县之冉堌集以防中路之南，王心安驻扎菏泽之沙土集、黄镇两处以防中路之北，相去七十里，彼此互为犄角，皆可扼贼之冲。此次贼由曹县窥伺东趋，先以骑贼探路，经杨飞熊迎击至王店、青岗一带，王心安迎击至曹州府西，贼股遂向西北游弋，不敢东走定陶、成武之间。似此两营布置，尚属得力。惟贼多马队，飘忽无常，今若使其拔队穷追，既虑贼为诱军之计，复由西北驰回，乘虚遂入，更虑后股继至，致我军

腹背受敌，为其包抄，此皆贼之狡谋，未可大意。臣是以饬令两军稳扎原地，察看贼势以为动静。

又贼既趋西北，虑由濮、郓之界东过运河，现在运河甚为浅涸，徒步可行，急宜重军防御。臣一面函告新授臬司潘鼎新，于济宁饬军策应。据该司禀称，于三十日亲率淮勇六营，驰赴巨野，兼可顾及郓城，余营仍留济宁，以顾南路。又准曾国藩咨开，闻贼窜山东，派驻徐之马步各军，即日来东协剿，计日当可来东。现查南路、西路均有重兵，开河一路，臣先经派兵千人，尚虑兵单，严饬力为扼守。

惟据各路获贼研供，有此次窜东，实欲驶窜青州之青石关一带等语。深虑该逆垂涎东隅，现前路虽有剿扼之师，而青州一带仍不能不添设一旅以备防剿。臣现请留提督傅振邦助剿，即拟挑选登、莱各营兵丁千名，交该提督统带驻扎青、莱一带。

至该逆麇集东明、菏泽之交，相去黄河不远。先经臣飞派都司杨长林管带炮船，会同直省所设炮船，严布濮、范水套，断其偷渡。又经饬派济东道卫荣光督办河防，并饬参将黄兆升带领勇营环列河岸。又调寿张、阳谷、濮、范、东昌各营兵丁千余名，交参将韦应麒、游击陈占鳌、守备姚鸿烈等管带，会同州县，联合民团，扼守河干，所有河内船只，均令提归北岸。省城防守，饬由藩司丁宝桢督办，令游击周森藻、守备曹正榜、都司韩登泰等各带兵勇，并臣标将弁兵丁，竭虑筹防。

现查逆情，志无所逞，恐将拼死来争，东省兵力仅足相持。兹幸曾国藩复饬大军来东进击，可期会合兵力，歼击狂氛。臣惟有督饬诸军，觇视贼情，相机策应，期与各路剿师收夹击之功而遏狂奔之路。除将剿击情形再行驰报外，所有连日扼堵情由，理合恭折驰奏。

499. 发捻走定陶扼剿获胜折

同治四年九月初九日

奏为逆匪窜扰定陶，经官军两路扼剿获胜，现仍退踞菏泽、曹、定之交，连日派军分路进剿，并筹布东防、河防各情形，恭折奏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，将逆股退踞菏泽、东明地面，官军连日出队遏截各情，具奏在案。本月初八日，准军机大臣字寄："初五日奉上谕：'阎敬铭奏发、捻各股经官军截退各等因。钦此。'"查该逆麇踞边境，自经官军剿扼，未能逞志，而各路获匪讯供，均称垂涎东窜，是以盘旋未定。本月初六、七等日，迭据各州县军营禀报，该逆盘踞菏泽、东明之交，思由曹州府西北折向濮、郓一路，绕出我军之后。时臬司潘鼎新已扎巨野，驻扎黄镇之副将王心安等营，连日出队，绕北截扼，小有斩擒。该逆遂复由西而东，于九〔八〕月三十日大股马步贼匪，蜂拥直扑定陶县城，经知县刘毓珂开炮击退。该逆仍退踞城外左近，三面环绕，图困县城。是日驻扎冉堌之总兵杨飞熊等营，一闻贼信，连夜拔队，由冉堌直向定陶进剿。该逆一见官军，即向西路一带退窜，杨飞熊率军抵县，遂解城围。该逆马骑狂奔，我军步队未能穷追，且恐分股乘虚由南而东，因即收队，仍扎冉堌。副将王心安在黄镇闻贼窜向定陶，亦即拔营，由北路兜击。探知该逆窜向菏泽之葭密寨一带，连夜督队前进。初三日黎明，行至张河，即见贼马成群，飞奔南去，啸呼贼队。王心安督队追至菏泽之仿山地方，贼骑拥至，我军连施枪炮，迎头齐上，毙马贼数十名。逆势不支，我军乘势追压，至宝林寨，忽有援贼十余起，从西兜抄而来，势更汹涌。我军奋勇直前，枪炮连环轰击，千总宋国元等施放洋枪，阵毙悍贼，贼势少挫。而援贼愈集愈多，把总刘太平奋勇陷阵，受戕阵亡，遂将我军四面环绕。副将王心安督

率各营奋勇力战两时之久，阵斩老贼五十余名，夺获洋枪、刀矛、大旗多件。该逆势竭狂窜，我军鏖战一日，收队回营。计我军阵亡把总一员，勇丁十二名，应由臣另行分别请恤。此初三日接仗之情形也。

该匪被击退，在曹郡以南，游骑百十成群，焚烧肆扰。菏泽知县汪继爽挑选勇丁，出城袭贼，生擒发贼一名，毙贼十余名，夺获大旗、刀矛，边马不敢近城。现据曹县知县汤鋐禀报，该逆大队麇踞该县境之桃源集、白茅集，界接东明及定陶西境之店固屯及菏泽以南等处。

臣查该逆蓄志东趋，虽经稍挫其锋，而大队数万盘旋菏、定之界，必有狡谋。我军欲谋进攻，先防绕后，必厚集兵力，分路合击，使贼首尾不能相应，然后可遏狂氛。臬司潘鼎新一军，现由巨野前移菏泽，相度贼势，与冉堌、黄镇两军，约期并进，以期夹击。又准曾国藩已饬派色尔固善带领马队、张树珊带领步队，刻日来东，倘得会合，兵力更敷布置。如该逆被击肆窜，亦可分头追截，务出贼前，力加剿洗。

青、莱一路，现蒙恩准将提督傅振邦留东，臣已知会该提督驰赴青、莱，挑选营兵，择要驻扎，并飞咨青州副都统恩夔，严筹防布。

至河防最为紧要，现济东道卫荣光赴濮、范督率兵勇民团，分段布置。都司杨长林所带炮船，均驶赴范、濮水套，日夜梭巡，并留船张秋镇，严守河口。臣前派总兵赵三元赴淮制买炮船，现已成坚利炮船十只，配齐桅桨器械，驾驶来东，即日可到济宁。当饬设法迅速挽入黄河，并原驻黄河之炮船共三十八只，与直隶炮船分段密布，以固河防，可纾宸廑。除将进剿军情再行驰报外，所有官军击贼获胜及现筹分路兜剿各情形，理合恭折驰奏。

500. 捻党被击出境折

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

奏为贼匪被击，大股窜出东境，并臣筹防进剿情形，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九月初九日将贼匪窜扰定陶，官军扼剿情形，恭折驰陈。十六日钦奉上谕："逆匪盘旋菏、定之界，蓄谋甚狡。冉堙、黄镇两军，阎敬铭务当严饬杨飞熊等激励弁兵，相机合击等因。钦此。"

臣查该匪窜入东境，屯踞西面，其马步不下数万。臣先虑其北侵濮、范，窥伺河防，东走郓城、汶上，直犯腹地，前筹防剿，专以此两路为急。只有冉堙、黄镇两军，与贼相持，后路尚空，若全行拔营西剿，贼必乘隙全入腹地，我军必行落后。迨贼东扑定陶，迭经官军扼击，适副都统色尔固善管带马队已至济宁，并于十一日准曾国藩咨，饬派总兵张树珊七营即日到东，分扎济宁、长沟。臣以后路续有重兵，即令前队进攻，灭此狂寇，若其奔入腹地，正好前后夹击。时潘鼎新已移六营于菏泽，杨飞熊补拨三营于郓城。臣于十一日飞饬潘鼎新、杨飞熊、王心安三枝之兵，即日速剿，密嘱其分路进军，以防包抄，相去不得过二十里，以便接应。

布署既定，十三日潘鼎新自新集、王心安自黄镇进至曹州府城，杨飞熊自冉堙正在拔营西进，即据定陶县禀，十三日辰刻，贼匪大队西来，前后两股，皆以马队夹其步队，约计数万，疾奔过境，逼近县城。该县开炮轰击，并遣民勇抄其尾队，擒斩七八十名。成武县禀，十三日未刻，逆队千百成群，自西北骤至，经该县开炮击退。十四日未刻，后队复潮涌而来，攻城东南隅，城上枪炮齐施。正在相持，适总兵杨飞熊带队赶到，贼即窜去。杨飞熊禀，十三日正在拔营进剿，闻贼有东窜之信，即时整队迎

击。该匪连骑飞奔，绕从黄店，窜过汶上集，三更时窜至成武所属之小青堌集，攻打该寨。该镇四更赶到，望见贼众放火，势将攻破，即督其步队分为两翼，南北包抄。游击王得胜首先阵斩贼目一名。贼被官军奋击，纷纷窜向东南。该镇连夜趱队追杀，十四日追至成武，正遇贼匪围攻县城，官军一至，贼即南奔单县一路，城围立解。此逆匪大股十三四日东窜定陶、成武，趋向单县，官军追击之情形也。

先是十三日，臬司潘鼎新、副将王心安分路进剿之时，探闻贼势东窜，王心安即拨四营，间道先赴金乡，仍与潘鼎新六营从西路蹑追。臣于十六七等日，已迭据单县禀，十三日夜半贼至城北堤濠。鱼台县禀，十三日夜贼扰县城西南。金乡县禀，十三日二更贼至县南之鸡黍集。巨野县禀，十三日贼至县南五十里之章缝集。嘉祥县禀，十四日贼至县境东南。又据金乡县禀，十五日贼之马步折向东南，已由单县窜赴丰、沛。十八日，据副将王心安及鱼台县禀，十六日贼股窜至丰县所属之欢口地方屯聚，去鱼台四十余里各等情。

臣查该匪大股久踞未动，一经官军进攻，知东路、北路有兵，即暗绕东南，连夜突窜，数万之众，一日疾驰百余里。且南路之鱼台、单县，北路之巨野、嘉祥，均于十三日见有贼踪，是其边马横布，又几百余里之宽，计在获其大队，作为疑兵，牵制官军，以便狂遁。从前捻匪滋扰，未有如此之剽悍者。现虽据报南窜出境，闻尚屯踞欢口地方。副将王心安已经调至金乡，即飞饬其督带四营，越境攻剿。先拨之总兵陈锡周、游击王正起四营，由金乡移扎鱼台，以为策应。臬司潘鼎新已至单县之白浮图，拟即驻军防贼回窜。总兵张树珊前已到济。臣一面将贼窜情形飞咨曾国藩及漕督臣吴棠、皖抚臣乔松年、豫抚臣吴昌寿，一体严防，一面咨会张树珊暨色尔固善相机进剿，以期扫荡妖氛。臣尤虑贼情诡诈，蓄意欲东，知济宁以北、以东有兵，不敢直犯

东路，或南绕鱼、沛湖滨之地，折窜峄、滕，图窜东府。臣飞调杨飞熊径由金乡，取道滕县，以备贼之绕路东趋。此现在分兵防剿并布置东路之情形也。

伏查东省地界辽阔，贼情诡谲异常，或剿或防，臣惟就现有兵力悉心筹办。除将进剿军情再行驰报外，所有贼匪被击奔窜，现筹防剿缘由，恭折驰奏。

501. 捻党回东现筹堵御情形折

同治四年十月初七日

奏为贼匪大股回窜东境，现筹堵御情形，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九月十八日将贼匪窜出东境并筹防各情形，恭折驰陈在案。

查贼匪大股自上月十六日由金乡、鱼台昼夜南趋，十八日副将王心安追至欢口，贼已窜江南旧沛县滨湖地方并郑家集一带。其地近接韩庄，贼久窥伺兖、沂，虑即由此窜入，经臣飞调杨飞熊复由滕县进扎韩庄，严扼运河；令驻兖之参将姚绍修移扎滕县之临城驿，以防该匪东趋之路。迭据探报，贼股窜入湖团盘踞，自铜山之茶城至沛县地面七八十里，边马至距徐州二十余里之李家瓦屋，去韩庄亦数十里。经曾国藩以徐防紧急，并据擒贼供称，思窜雉河及清江一带，檄令臬司潘鼎新与副都统色尔固善、总兵张树珊马步各营，会合向南追剿。臣饬王心安分队由沛前进，并留兵鱼台，以防回窜。

二十九日，贼之大队向徐州迤南，初一日向萧县一路西窜。乃初五日据金乡县飞禀，初四日该逆突由丰县境之渠家阁北窜县境李家大楼，距城二十里。初六日据副将王心安禀称，初三日戌刻，在沛县探知捻逆大股复由东南回窜，即督同各营星夜折回。初四日甫过丰县十余里，即遇马步贼队蜂拥而来，我军整队节节进攻。该匪分数股夹击我军，自巳至酉，转战三

十余里，始出重围。计轰毙悍贼百余名，生擒长发老贼十余人，夺获刀矛多件。戌刻行抵鱼台，贼已于未刻攻城，并扑该副将留守鱼台营盘。该县登陴固守，该营留守之队奋勇出击。正在相持，该副将等赶至夹击，贼始纷纷遁去。提讯生擒长发老贼李永发等供称，贼首任柱、牛洪、赖汶洸、桂三等，约有数万人，本欲窜扑清江，因大兵截其前路，是以回窜。又据逃出难民供称，赖汶洸已到宿州，欲窜皖北，任逆复行勾回，意图东窜。现在金乡县南北俱有贼踪，该副将即由鱼台回剿各等情，与各县禀报相同。

臣查此次贼匪窜扰徐境，驻扎济宁之潘鼎新一军，暨色尔固善、张树珊两军，均已拔营出境，由丰进兵。臣以湖团地面久为贼踞，饬令王心安一军带队由鱼台至沛，相机会剿，兼以镇抚湖团。乃贼为大兵所逼，已遁萧县之西，复窥我腹地空虚，折而北窜。贼匪因地掠食，本无巢穴，惟纷窜于无兵之地，垂涎于完富之区。今全股突至金乡，必图渡运，东扰济宁一路。只有王心安一军，自丰县转战回剿，未必能绕出贼前，济、兖情形实为吃紧。臣不得已，飞调杨飞熊、参将姚绍修两军，自韩庄、临城驿由滕赴兖，如遇贼势东趋，尚可迎头截击；如贼直趋泰、济，即令迅速跟追。明知一路调拨，即一路空虚，惟查韩庄、临城驿系东南要隘，今南路稍缓，北路为急，惟有移缓就急，力筹堵剿。

再，省防早经筹备，河北一带亦水陆严密巡防。除将防剿情形续行驰报外，所有贼匪回窜东境现筹堵御情形，恭折驰报。

502. 迭剿捻党获胜折

同治四年十月初十日

奏为贼匪回窜，经官军截剿，迭获胜仗，现窜单县以西，督军追剿，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月初七日，将贼匪大股回窜东境情形，由驿驰奏在案。

维时副将王心安等军，初四日甫由丰县转战回抵鱼台，臬司潘鼎新一军由丰南剿，尚未接据该臬司禀报行抵何处，贼匪乘虚突入，急趋济、兖。臣虑兵势不及，是以赶调杨飞熊并参将姚绍修之军由滕县折回，以防腹地。于拜折后，旋据臬司潘鼎新禀称，该臬司进军丰县，初三日贼匪由铜、沛回窜丰县南乡。其时驻济四营，尚未抵丰，该臬司即于是日五更带前队六营八成队伍赴离城八里之陈家庄迎剿。先遣营哨各官驰近贼营挑战，诱贼使进，该臬司严阵以待，相持自辰至午，贼马多起，分布成团，分路来冲，我军屹立不动。复有大队马贼踵至，包出我军之后，并夹步贼万余，四面围裹。我军候贼逼近，洋枪连环施放，炸炮分段轰击，贼众纷纷倒毙，却而复进者三。我军四面迎杀，伤贼甚多，夺获器械不计其数。余贼向西南狂奔，我军追至日落，始行收队。是夜，贼复由丰西折而北，直犯鱼台。初四日辰刻，适值道员潘鼎琛带留济四营赴丰途次，迎头拦击，副将王心安已从贼队冲过，赶回鱼台扼守。此次若非潘鼎琛之途次接战，王心安之回扼金、鱼，该匪恐直犯济、兖，腹地可虞。该臬司因济属后路空虚，即由鱼台湖滨一路星夜驰回，于初六日已抵济境之唐堌集各等情。此臬司潘鼎新初三日在丰境剿贼获胜并初六日即折回抵济之情形也。

据副将王心安禀称，初四日由丰境转战，行抵鱼台，闻该匪将分股由济渡运，即于初五日黎明由鱼台带队疾趋金乡县境，绕出贼前，设阵以待。一时之久，贼马冲至，该副将四营抱定方阵，直前轰击逼赶。该逆败奔西南，追杀十余里，生擒长发贼李八等多名，酉刻收队，行抵金乡县。是日王心安四营先发，令总兵陈锡周等四营续进。该总兵等探知单县之大油坊、曹马集有贼，因带队乘雾进至大油坊。贼队游弋，该总兵等奋勇轰毙马贼

数十名，贼匪奔遁。初六日，王心安分带各营，复由金乡之西进剿，金乡县知县蒋庆篪亦带练勇多名，随营并进。行至兴隆集，即见贼匪马步成群。该副将分布方阵三层，奋勇冲击，毙匪多名，夺获驴马、器械多件，贼匪败退，适值天雨收队。讯据擒获悍贼何大操供称：贼股初三日在丰，为洋枪队官军打败，回窜鱼台，初四日复被官军追击，将牛洪一股冲散，奔扑单境，任柱、赖汶洸两股欲扑济宁一带，迭遇官军剿击，刻下欲仍窜河南等语。此副将王心安等各营初五、初六等日连次击贼获胜之情形也。

现据单县报，贼队由县境之曹马集西奔，曹县报贼奔该县东乡各等情。臣查此次贼匪败奔回窜，该臬司潘鼎新由丰三日至济，该副将王心安由鱼台冲贼而过，均能极力绕出贼前，臣尚不料能如此之速。且潘鼎新以前队二千余人击败二万余贼，王心安等连日寻贼与战，并未挫衄，足以慑贼胆而振军威。若有精劲马队相辅而行，必能迅图歼灭。

现察贼势溃窜四出，初六日尚在距单县三十里之曹马集，而是日曹县东乡已见贼踪，是其延布百里之长，奔走异常剽疾，度非由曹县西窜考城，即复绕路仍图东犯，贼情无定，处处须防。今潘鼎新一军已与王心安之军会合，即饬由金乡一路进兵。杨飞熊一军不日到兖，当令觇贼所向，进军夹击。参将姚绍修两营暂扎济、兖之间，以为策应。现准曾国藩咨，已檄张树珊等军来济。大兵续集，应可制贼东窜。

臣思制剽流之寇，原须有定之兵，若往来更调，则亟肆以疲。臣现拟另筹一军，檄调署费县事候补知府王成谦统带。该员练习兵事，可期得力。并饬前购战马到东，选将教练，分配各军，以图迅扫狂氛，仰纾圣廑。除续探贼势并进剿情形另行接报外，所有官军迭次获胜并贼踪西窜情形，恭折驰报。

503. 捻党出境赴虞城一带片

同治四年十月初十日

再，正缮折间，据臬司潘鼎新禀称：据探该逆初五日窜过单县东南，初六日后队在西南兴隆集，初七日窜赴虞城一带等语。

臣查据曹县禀报，该境东乡已见贼马，是由单境西趋。今据禀窜赴虞城，又由曹、单之间南奔。此次迭经惩创，已挫其锋，自不敢希图北犯。而贼势剽疾，游弋无定，声东忽西，即使出境，难保不复回窜。自来败溃穷寇，防之宜愈加严。容饬确探贼踪，严行防剿。所有据报贼由虞城出境情形，附片陈明，伏乞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504. 豫省捻势并筹布各路及河防折

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八日

奏为据探豫省贼势并臣筹布各路暨办理河防情形，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十月初十日将发逆赖汶洸等一股经官军截剿获胜、窜出东境情形，驰奏在案。

兹据各处探报，该匪赖汶洸等窜至宁陵，初九日经周盛波由归德追剿获胜，窜至扶沟，经刘铭传追剿获胜，败匪遁向西南许州迤北长葛一带。张总愚一股于十一二等日窜至长葛、洧川、尉氏一带，现仍未离尉氏县境各等情。

臣揣度贼势，赖逆等自东境西窜，势穷南走；张逆自南阳北窜，势渐东趋。该逆等若仍分股，度赖逆为屡经挫败之寇，不敢折回；张逆为锐意入犯之寇，必图前窜。该逆等若竟合股，则恃蚁集之众，逞豕突之勇，虑复并力东来，掠食完善。是无论或分或合，山东之地实其所窥。复准曾国藩咨会，派刘铭传为游击之

师。贼为大兵急进，更必肆出奔遁。臣相度地势，亟调副将王心安八营进扎曹县迤西之魏湾，调已革总兵杨飞熊八营进扎曹州府迤南之金堤。此两军相去约六十里，先据西北藩篱之要。现调驻省之都司韩登泰、守备曹正榜、把总刘培三营移扎郓城迤北之梁山。知府王成谦赶饬成军，即令扎沿运之开河。此数营严扼东北腹心之冲。贼若由考城入境，则杨飞熊、王心安两军可迎而击之，梁山、开河之军杜其窜路，不至突入为害。臬司潘鼎新一军居中，仍驻济宁，相机调度。此臣筹布各路之情形也。

臣之布军专重西、北两路，固因贼匪窜入之境，亦实顾虑河防。查濮、范近接曹西，屡为贼所侵扰，炮船易防于夏秋水涨之日，难施于冬令冻涸之时。缘黄河入山东境，本无河道，自濮、范以至张秋一带，平地散漫之水，天寒即结，加以风沙层垫，坦如平地，车马可行，万一贼骑踏冰而过，扰及畿疆，为患更大，此冬防之宜倍严者。臣再三筹酌，惟有于南岸驻营以扼前冲，北岸打冰以防后路，期于层层周密。今臣饬总兵赵三元带中营炮船，同参将黄兆升陆营驻扎濮州东南岸之李家桥；都司杨长林带左营炮船，同游击周森藻陆营驻扎濮州西南岸之韩家庄；守备李宗汉带右营炮船，同参将莫组绅陆营驻扎范县南岸之六家集。该三处皆系沿河，地势相去约六七十里。炮船所扎之处，即由水勇自行敲冰，以便往来。各该营水陆相辅，扼贼北趋之前路，使不敢逼近河涯，并与梁山、金堤集之营声势相联，较为紧凑。此南岸之布置也。

南岸地势辽阔，复虑贼骑避兵绕趋，以牵我军，乘隙偷越，打冰之法实为要图。今臣饬自濮州至张秋止，河路约长百六十余里，分段敲冰，责成沿河该管州县及防河营汛办理，饬济东道卫荣光督率稽查，约须用轻快民划八九十只，水手三百余名。其打冰人役，派濮、范、寿张现有河防兵勇六百余名，另雇民夫六百余名，分定段落，昼夜敲打，务使河水不结，限以天险，该匪自

无由偷越。其张秋以下，归入大清河，水势较深，不至彻底冻结，且非当贼之冲，情形较缓。张秋至鱼山并北岸一带，直隶兵勇设垒严防，足为犄角之势。此北岸之布置也。

惟是敲冰事属创行，功求核实，天寒役苦，兵勇须酌加饭食、犒赏，民夫须优给雇值钱文，其余防船板片、篾缆、油烛等费，亦在所必需。军务所关，自应奏明办理。臣严立章程，力杜浮冒，再三申诫文武官弁，以防河所系匪轻，务各认真力办，倘有名无实，立即从重严参，以仰副朝廷慎重河防之意。

再，臣宿疾怔忡痰喘，本年遇劳屡发，精力较逊于前。现值冬防紧要，臣仍力疾在兖州督办一切。所有据探豫省贼势并筹布各路办理河防情形，恭折详陈。

505. 编设马队拟添火器折

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奏为办理东省筹防编设马队，并拟添火器各缘由，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十月二十九日恭折由驿奏报防河情形，其时赖逆遁向许州，张逆未离尉氏，虑其合股东窜，曹、濮为贼所必趋，冬令防河，炮船不能为力，故臣为移营南岸之举，试办打冰之法以待之。现探赖逆等遁而南向信阳，张逆遁而西南扰邓、淅，冬底或未能回窜。然而贼势未衰，河南之患犹山东之患也。贼屡盘旋于豫，未肯入山，以不利其马队耳。豫之至东，千里平旷，贼困于东，则必趋于豫，穷于豫，则必趋于东。虽有追剿之师，然兵之所往，贼之所避。今春贼败于确山，不十日而狂奔千余里，遂至曹、考，其剽利已可见矣。臣不敢谓冬防打冰即为可恃，不敢谓境内无贼即为肃清，惟有亟求治兵，盖非绸缪未雨之谋，实为时不可缓之计。

臣自闰五月驻军兖郡，讲求训练，粗有条绪；而寇复滋扰，

尚赖江南大兵相援，本省诸军稍知纪律，竭力堵剿，患只受于曹西，幸不侵入完善之地。然而不能迎头奋击者，固众寡之势殊，亦无马队及利器以胜之也。贼恃边马，而我之步卒不能急追；贼有洋枪，而我之铳器未能利捷。故东军之战，第能结阵以为进退，保无挫衄而已。自来战事，存亡呼吸之顷，本无十分把握，惟恃有五六分以备之，其成功皆天，其败则人事之未尽。

臣前请购战马五百匹，今已到齐，现调沂州、曹州官兵，各配以骑，分为两营，以一营归于已革总兵杨飞熊，以一营归于副将王心安，俾其统带，与该营步军合练。盖以五百骑自为一军，则不足当贼马万众之冲，以五百骑归于两军，则可为两军步卒之辅。臣又以贼之所畏洋枪、炸炮，臬司潘鼎新之军精习于此，臣已嘱其自江南购买并洋火药、铅子等件，仍拟挑本省之兵练之，选派官弁管带，讲求教习，另为一队。此现编马队与拟练洋枪火器，其效尚非朝夕之能期，所谓恃有以备之也。

抑臣不用勇而用兵者，深鉴散勇流弊，不可以马之便捷与火器之利轻假诸招募之徒；授之于兵，则散归不离营伍。惟兵丁口分不及勇粮之优，即以马队而论，现在银价、物价，若拘成例，断难饱腾，虽有奋兵，无由踊跃。臣去年所练马队，皆以疲乏伤损，渐次减裁，职此之故。今既欲求有用，且配与勇营，与步队合操，另编营制，自应变通办理。臣前阅邸抄，据崇厚奏，天津练习京营马队，每兵一名月支行粮银五两、马干银二两八钱等因。外省兵丁不能照京营为律，应请酌减。除管带官弁盐粮及鞍鞯、帐棚、器械、军火等项另行支给核实造销外，其兵丁口分，每兵月支行粮四两，马干二两八钱。此系专为配给勇营、合力攻剿而设，其余亦不得援照。臣志在转移营伍，以重本图，使用命于疆场之间，未便薄于兵而厚于勇也。仰恳圣恩俯赐照准，于军行庶有裨益。

伏查东省今年军需费倍往岁，增立勇营则有费，添设炮船则

有费，编练马队则有费，拟习洋枪、火器，所费尤重。即计购办之资，约需四万余两。当司库匮乏之日，拨款纷至之时，抽厘仅裨于锱铢，正赋日穷于悉索，臣岂不思撙节，罔计后来。顾念山东为畿疆门户，以山东区区财赋，供本省之军需，供外省数处之军需，协拨时加，提催日至，幸而运河以北、青州以东，赖圣主洪福，寇未深入，仅可支赖。倘使戎马常驱，则生民蹙而财赋立竭，非比南省或钱粮难收，尚有厘金之可抽、捐输之可办也。故为山东计，不能不尽用山东之财以养兵；不仅为山东计，不可不厚养山东之兵以御寇。养兵御寇，不得不略求粗备以立规模，至于饷匮有难继之忧，臣固筹之而无全策也。惟有勉力图维，随时综计，无论费之与省，总视乎当用与不当用，以求于事有济。其有力所难办及例案未符者，亦必据实陈明，不敢迁就误事，以期尽臣职于万一。谨将臣筹防东省并编设马队、拟添火器各缘由，恭折驰陈。

506. 捻党东趋力疾销假出省防剿折

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

奏为贼势东趋，军情紧要，微臣病尚未减，不敢不力疾销假，并即日出省督防，接印任事，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前蒙恩旨赏假两月，安心调理，当经恭折叩谢天恩，一面延医上紧调治，冀得速痊。一月以来，虽痰喘眩晕略见轻减，而胁痛转增，泄泻未已，骸足犹痛，步履尚艰。医者谓春深木旺，土气愈亏，必须抑木培土。臣意求速效，更为躁急，药力遽难见功。前因两江督臣曾国藩定日来东，护抚臣丁宝桢于本月十二日前赴济宁，当将驻军事宜，详细商酌，并拟赴汶上、东平，察看运河情形，即行回省。乃正在筹议，迭据西路探报，张逆股匪有由襄、郏北窜之说，即恐其意在东趋。二十五日，据驻扎曹县魏湾之副将王心安禀报，二十二日该营一二十里内外已见火

光，并时有贼马奔窜，并探得赖、牛等逆股匪亦由息县、新蔡窜向东北。丁宝桢以曾国藩现在济宁，曹、济各军均可调度，惟汶上之开河、袁口等处为该匪渡运熟路，拟日内亲赴东平，严扼运河等情。

伏查该逆注意东境，本非一日，刻值麦苗长发，尤其窥伺之时，现已逼近边防，堵剿极关紧要。丁宝桢兼护抚篆，自应力筹防务。刻当上忙催征之际，藩司政务殷繁，恐难兼顾。署臬司卢定勋亦系兼署，更难分任。奈微臣病势并未轻减，焦灼莫名。而军务攸关，事在紧急，此身尚可动转，不忍推诿，又何敢以一身之私，有误大局。谨即勉强力疾销假，定于二十七日出省，驰赴东平、汶上一带行营接印，督率各营相机防剿，一切会商曾国藩办理，俾丁宝桢早日旋省料理本任藩司公事。至省城应办防堵事宜，已督饬司道从容布置，以为备豫之计。

除将筹画防剿情形并接印日期俟到营后续行驰报外，所有微臣力疾销假并定期出省督防缘由，理合由驿驰奏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

再，折封系借用署臬司卢定勋印信，合并声明。谨奏。

同治五年三月初二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知道了。即著懔遵前旨，严密防剿，用副委任。钦此。'"

507. 到营接印任事折

同治五年三月初一日

奏为恭报微臣到营接印日期，恭折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因贼势紧急，力疾销假出省督兵，于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由驿具奏在案。

臣于发折后，将省防布置，二十七日即行出省，舆疾趱程，于二十九日驰抵东平行营，会晤护抚臣丁宝桢，备知布置运岸河防一切俱有规模，贼势仍盘踞郓、巨交界处所，已经丁宝桢备将

详细情形具报。臣当议定仍驻东平，督军扼防，令丁宝桢即回省垣料理藩司本任事务及省防事宜，以期各专责成。兹于三月初一日，由丁宝桢派营务处知府龚易图，赍送山东巡抚关防及盐政、临关印信，并随营文卷前来。谨即恭设香案，望阙叩头，叩谢天恩，祇领任事。

伏查贼踪剽疾，所过不留，必遏其奔突之势，乃可为剿办之法。现曾国藩在济宁，臣在东平，南北督军，以期处处周顾。臣病虽未全愈，拜跪上下须人扶掖，惟当尽心勉力，仰报高深于万一。现丁宝桢亦即日起程回省。

除续将军务防剿情形驰报外，所有微臣销假到营，接印任事日期，理合由驿具奏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同治五年三月初六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知道了。本日据丁宝桢奏，贼势盘旋郓、巨，势必东趋，开河、袁口、沈【家】口之防最为吃重，已饬严密布置各情。该抚已抵东平，居中调度，著懔遵昨日寄谕，督饬王心安、潘鼎新及防河各营，严密扼剿，仍随时与曾国藩妥筹调派，勿稍疏虞。钦此。'"

508. 捻党仍在郓巨并扼剿情形片

同治五年三月初一日

再，臣接印后，接据各营报称，该逆仍在郓、巨一带盘旋。副将王心安先派游击王正起分带四营，驰赴巨野，拦头截扼。王心安亦于二十八日带领四营，由定陶冲入贼中剿击，被贼匪大股四面包围，该王心安饬军冲突，互有杀伤。正在相持之际，适游击王正起由巨野带队近剿，因合力将贼压退。现该军均在巨野扼贼之前；臬司藩鼎新带领八营，驻扎嘉祥，闻信即日进驻巨野，并力堵御；杨飞熊一军亦在后跟蹑，故贼势日来未敢东趋。臣当飞饬各军悉力堵扼，并责令兼顾运防，以期周密。如曾国藩派令追剿之师驰到，当可合力痛剿，以收夹击之功。

至防河事务，仍令济东泰武临道卫荣光督率各营及地方州县，与总兵赵三元水师并直省防兵严切办理，不得稍有疏忽。理合附片具奏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同治五年三月初六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览奏均悉。著即严饬各军，悉力堵剿，仍随时会商曾国藩。惟令李昭庆追剿之师克期来东，合力夹击，以期聚而歼旃。钦此。'"

509. 山东防军与曾国藩军会集郓巨防剿折

同治五年三月初六日

奏为东省防军在郓、巨接仗杀贼，现经调扼运防，并曾国藩追剿之军已集郓、巨，会筹防剿各情形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年三月初一日，曾将驰抵东平接视军事并附陈王心安剿贼大略情形各在案。嗣即接据各军禀报连日接仗情由，因臣甫到营，必须详加查实，是以稍缓具奏。

现查得二月二十三等日，该逆股经我军剿压出境，因绕从东明、菏泽北路，折出杨飞熊营盘后面，窜入郓、巨境内。先经曾国藩、丁宝桢密谕王心安、杨飞熊两军，如贼匪奔在我军前路，无论贼踪盘踞窜动，均即饬军自贼中冲过，务出贼前，拦头阻扼，兼顾运防为要。兹查杨飞熊一闻贼信东入，当于二月二十五日即督队驰抵巨境之安兴寨，突遇贼马数千，分两路蜂拥来扑，我军连施枪炮，左冲右突，均入贼阵，互相斫杀，毙贼二三百名，并阵斩贼目二名，我军亦伤亡数十名。鏖战一日，因天晚始行收队。二十六日，杨飞熊仍率各军冲压贼垒，欲从北面遏贼东窜。甫经列阵，大股贼匪四面包抄，一拥而上，我军往来冲杀，贼势仍然抗拒，杀伤相当。有一贼酋冲入我阵，跃马持矛，直冲杨飞熊队中，杨飞熊策马迎敌，被贼酋矛伤额角。杨飞熊用洋枪立将该酋轰毙马下，斩取首级，逆势稍阻。参将刘兴旺亦身受多伤，均各裹创血战，始将贼众压退，冲过贼前，直抵郓城。一路

计杀贼酋一名，杀贼数百名，我军阵亡把总朱启胜一员，伤亡勇丁二三百名。此杨飞熊一军由北面连日接仗之情形也。

王心安一军驻扎魏湾，在贼之南，一闻逆股东窜入巨，即日飞派游击王正起分带四营，驰赴巨野，出贼之前，王心安自率四营，蹑贼之后，期可犄角相攻。二十七日，王心安带队驰抵菏泽之沙土集，即遇贼众围攻民寨，一见我军，寨围立解，马步各贼，遂即冲扑而来。王心安率队奋勇冲突，齐施枪炮，直冲贼中。该逆见我军少，胆敢调集大股，层层包裹。我军紧抱阵式，施放连环枪炮，且战且进，毙贼甚多，我军一无伤损。从未至酉，鏖战半日，冲进三十余里，直至观音寨地方，与贼列垒相持。二十八日清晨，王心安恃勇锐进，复率队伍冲逼贼垒，甫及五里之地，贼马即分起包抄。王心安将四营勇队分为两方阵迎击，转战至龙堌集。贼匪愈积愈多，步贼排阵冲压于前，马贼多股包抄于后，拼命血斗，略无退沮。我军一鼓用命，对斫对杀，王心安首先冲敌，衣上连被贼矛戮破十余处，幸未受伤，所乘之马，亦被贼斫伤数处，因复换马力冲。总兵陈锡周肩受一伤，均犹血战相持，转战六十里直至姚店地方。适游击王正起带领四营，由巨野迎头赶到，因将贼众压退。共计杀贼四五百名，我军伤亡勇丁三四百名，阵亡哨弁二员。天色已晚，遂即收队，驻扎巨野。臬司潘鼎新于是刻亦率队赶到，扼贼东面一路。此王心安一军由南面冲入贼中连日接仗之情形也。

臣以运防紧要，恐贼股绕行，不与我军接仗，直窜运河，贼众路长，仅督饬常武十营布守河干，兵力较薄，飞调各军，昼夜迅赴沈家口、戴庙、安山一带，先扼运河北路。适曾国藩函商相同，当复飞催各军遵照。兹于本月初一、初三等日，王心安、杨飞熊两军，均已陆续调至运岸，连营布置。现据报，李昭庆一军已于初二日驰抵巨野县境，亲带队伍，即行前进。该逆股闻大军俱集，初二、三日乘夜窜出太平集，向北窜扰，仍在郓、范之交

柳条圈、萧河亭一带盘旋。潘鼎新一军，由郓城即日进兵等情。臣伏查该逆情踪剽悍，既经窜动，必将图扑运防。现既有潘鼎新之军紧蹑追剿，又有李昭庆之军相继进击，东省惟有严扼运河阻其窜路，方能收效。当即飞饬沿运防军昼夜提防，仍一面飞令黄河北面严布河防，饬济东道卫荣光督率营兵、民团，速布北岸，总兵赵三元炮船水师，梭巡南岸，务期完密，庶东有运河之防，北有黄河之阻，南有潘鼎新、李昭庆追击之军，西面一路有豫省防剿之军，密为防范。

正在缮折间，适于本月初五日，承准军机处寄奉上谕："吴昌寿奏张总愚股匪扰及东省一折各等因。钦此。"仰见宸谟筹运，烛照无遗，不胜钦佩。臣惟有遵奉指示，会同曾国藩督饬各军，认真办理。除再将防剿情形驰报，及此次伤亡弁勇详为查明具奏请恤外，所有东军连日剿贼布防各缘由，理合先行恭折由驿驰奏。

510. 连日防剿情形折

同治五年三月十九日

奏为张逆股匪败窜水套，逼伺运、黄两河，各军剿击，合股西遁，旋即勾结赖、牛股匪，自豫并股前后东窜，现复窜踞郓北水套各境，窥扑运河，连日防剿各情，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年二月十一日，准军机处寄奉上谕："阎敬铭奏东省防军调赴运河以东，凭河堵御，以固北路之防各等因。钦此。"仰见宸谟广运，不胜钦佩。

查张总愚股匪窜踞巨野太平集寨，因各军齐集，即于三月初二日夜奔窜郓城一带，并袭破潘溪渡民圩屯聚其中。臬司潘鼎新于三月初三日由巨野追至郓城，力解城围，初四日进攻潘溪渡贼巢。潘鼎新督军力剿，大获全胜，擒斩千余名，夺获辎重牲畜甚多，即时攻破逆巢，该逆败窜梁山一带。初五、初六两日，李昭

庆亦从巨野赶到，会合潘鼎新速行出队剿击，迭有斩擒。初七日，该逆股遂窜近河套，扰及于家口、温家口地方，相距运河沈家口、戴庙各处二十余里，急图窜运。维时臣调派各军均已到防。因沿河堤遍立营垒，列队待战，该逆不敢东趋，初八日窜入沙河水套。该处北逼黄河南岸，东距运河沈【家】口亦仅十余里。该逆时以马贼窥扑运河，以步贼遍扰黄岸，偶或拆屋扎筏，欲为偷渡。卫荣光督饬兵勇民团，在黄河北岸严防，不稍松懈。运河东岸，副将王心安等各营严密布守，昼夜列仗，相机出击。臣又饬调兖沂道文彬亲赴运岸，往来督查。总兵赵三元将炮船划分布黄、运两河，往来巡击，并令夜间出队登岸劫其寨垒，以为明攻暗袭之计。其时潘鼎新、李昭庆两军，即由潘溪渡、萧河亭进至馆里集，扼其南面。该逆窜至寿张黄河南岸宣家桥、艾家堌堆、殷家圩、白家岭等处肆扰，经卫荣光督饬团长张扶清、陈慎言等带团渡击，杀贼数十名；参将韦应麒等派队下船，轰毙隔岸贼匪十余名；守备姚鸿烈、游击陈占鳌亦带队时为轰击；把总杨廷秀见贼匪抢船欲渡，急开枪炮，将贼船击毁。又直隶防军总兵余承恩、总兵陈济清等均各派队过河，迭有斩获。此河北防军堵御之情形也。

运河各段，惟沈家口一处岸平水浅，最为险要，该逆时遣骑贼窥伺，并于昏夜潜众窥探，因我军列岸紧严，未能扑渡，但盘聚河西，连日相持。初十日，总兵赵三元带炮船炮划，由运入黄，在寿张南岸党家庄地方，轰退聚匪，挽船直入小河口。逆众屯聚殷家圩，赵三元亲带小队，并调都司杨长林等船泊岸，率勇登圩，施放火箭喷筒，将贼中抢掠粮薪烧毁。该逆悉数遁出圩外，又经水师兵勇追逐数里，天明收队。沿黄匪众，遂不敢近岸窥渡。是日潘鼎新、李昭庆两军，均向黑虎庙进队力剿，势将布围。十一日夜，该逆股遂全数潜逃，均向西南狂奔，十二日已至濮州之红川口地方。潘鼎新即时拔队跟踪追蹑，乃张逆股匪于十

三日已至菏泽之小留集，即时复行折回东窜。经臬司潘鼎新追军扼剿，于红川口获一胜仗。该逆遂绕我军之北狂奔东路，十五日下午马贼直扑沈家口、戴庙各运岸，经东省防军击退。现在该逆复窜踞寿张、范县河岸各处，连日贼马千百成群，昼夜图窜黄、运两岸，俱经各防营会合炮船枪炮轰击，与之相持。十六七等日，又据菏泽、曹县禀报，赖、牛股匪于十五日从菏、曹交界窜入东境。顷据探报，窜至郓城之北，与张总愚合股各等情。

臣查该张逆股匪，自入东境，迭经各军剿击，扼其东趋，潘鼎新、李昭庆两军迭次获胜，势将合围，又经黄、运两岸防守綦严，无所逞志，乃伪退以弛我军战守，以图回窜扑渡，复纠合赖、牛大股并力突窜，谋狡力悍，狂凶已极，非会合大军，难期剿洗。且运河一带，水势浅不及咫，黄岸兵亦单薄，在在可虞。现经曾国藩函商东省各军，仍并力扼守运岸；潘鼎新一军，调令紧扎运岸之西，以与东省各军联络；李昭庆一军，令扎长沟安居及济宁迤南一路运河，防其从南路东窜；并飞催刘铭传、周盛波各军，克日来东，各军到齐，四面会剿，以期布网成擒。臣迭奉寄谕，严防河北，迭饬卫荣光调集兵勇民团，紧布河岸，并令赵三元炮船分段巡击；现复添募勇丁两营，令扎寿张北岸，以期紧扼贼氛。臣惟有督饬各军，并力用命，堵御狂氛，不敢以贼盛兵厚，稍涉疏虞。除再将防剿情形随时奏报外，所有张总愚股匪被剿西窜，现复纠合赖、牛股匪回窜水套，窥扑运岸，及连日防剿各缘由，理合恭折由驿具奏。

再，此次奏报，因逆踪狂奔无定，是以稍迟，合并声明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览奏均悉。张逆仍踞寿张、范县河岸，而赖、牛等股复窜至郓城，与该逆合股，黄、运两河之防，尤为吃重。该抚务当懔遵昨日谕旨，严饬各军，并力扼守，与曾国藩妥筹会击，毋得借口兵单，

稍涉疏虞，致干咎戾。钦此。’”

511. 捻党迭扑运河防军堵击情形折

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八日

奏为捻逆合股迭扑运河，防军屡次堵击，分股南窜，经刘铭传一军击剿，大获胜仗，贼股先后窜向单县一带各情形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年三月十九日，曾将张、赖各逆合股回窜范、郓各情具奏，三月二十三日奉到回折：“军机处奉旨：黄、运两河之防，尤为吃重。该抚务当严饬各军，并力扼守各等因。钦此。”仰见圣谟广运，指示周详，曷胜钦佩。

臣查该逆张总愚股匪勾合赖、牛各逆，并力入境，意在图扰运东，肆其掳掠，故此次复踞水套，时遣多贼窥扑黄流，而蓄其悍锐，专扑运岸，冀移我军入黄，俾遂渡运狡计。自本月十六日，该逆股时扰运、黄各岸窥渡，经防黄各军及水师炮船互为轰击，迭有斩擒，直隶防军亦过河力剿。该逆知难渡黄，遂专扑运河，日以马贼千群，往来沈【家】口、戴庙岸西，昏黑之夜，迭来窥扑，东省运岸防军，早经列营树栅，迭放排枪，师船亦开炮轰击，屡经击退。十八至二十等日，该逆麇集马步各大股，自沈【家】口以至戴庙二十余里滨河猛扑。我军极力设法，处处堵击，益加严密，昼夜互持，未容一贼近岸；间时过河击贼，屡有斩获。二十一日，臬司潘鼎新一军，从开河直达靳口之北，刘铭传、周盛波两军，亦先后均抵巨野。逆情屡阻于运防，不能逞志，又虑大军毕合，遂渐向南奔。据探任柱一股，先分股窜向成武、单县一带，张、牛合股于二十一日亦由梁山黑虎庙南窜巨野。适刘铭传军于巨西，周盛波军于巨北，皆拦头扼击。该逆复稍北窜，经军追剿，又折而南。二十三日，刘铭传追及巨野之龙堌集，全军酣战，大破贼众，斩获不可胜计。该逆经此大创，连

夜夺路冒雨奔突西南、正南各处，刘铭传之军亦连夜跟剿。现据成武、单县各路禀报，于二十四日逆众马步大股，均向单县东南、西南一带奔窜等情。

臣查该逆合股入东，扑黄扑运，冀扰完善，时分时合，狡谲异常，经防军守扼于前，援军剿击于后，遂复分股南窜。惟贼股众多，聚散奔突，莫知定向，亦不能指实逆酋孰为分合，虽已先后狂逃，终虞绕兵回窜。现计运南一带，曾国藩饬派李昭庆、杨鼎勋各军扼守运北之防，自沈【家】口以至开河，东军驻守各地，仍宜暂扎，以防其后。

正在缮折间，又准军机处寄："三月二十五日奉上谕：'阎敬铭务当严饬各军，固守运河，勿任一贼偷渡各等因。钦此。'"伏查此次力守运河，仰赖圣主威福，虽危警万状，军士尚能勉力，得免疏虞，而贼匪是否出境，奔突何地，尚未探确。至此后军情，尚须筹度尽善。臣拟日内探确贼踪，即赴济宁与曾国藩面商一切，以期防剿得宜。除再将防布情形驰报外，所有东军扼守运河及援军大获胜仗、各逆股先后南窜各缘由，理合恭折由驿驰奏。

512. 捻党靠近徐州筹防运河黄河折

同治五年五月十四日

奏为逆捻窜近徐州一带，现筹分防运岸，修筑堤墙，并拟筹黄河北防各情形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四月十三日准军机处寄奉上谕："曾国藩奏捻匪自山东南窜，追剿迭胜，并分路布置，拟挑运河防守各折片。东路之防既以运河为阻截捻踪之界，则修浚之工不宜稍缓。著曾国藩会同阎敬铭等，赶将河身浅窄处所大加挑浚，务令一律宽深，足以限制马贼，并于河岸增堤置栅，俾资扼守，是为至要各等因。钦此。"仰见圣谟广运，莫名钦佩。

臣前因贼势稍松，于四月初旬至济宁与曾国藩面商军事，议以运防为重，因同曾国藩由水路察看河岸形势，分布防军俱到沈【家】口黄、运交汇处所。适直隶督臣刘长佑亦抵张秋镇，即会同巡阅张秋镇及黄河刘堤口一带情形，臣即于十三日回到东平防所。

旋据探称，张逆在单境，经刘铭传一军追逐，遂窜成武，又折窜曹县。时李昭庆一军自济宁驰赴成武，刘松山一军由丰县驰抵单县，同抵曹县进剿，战胜于曹县之三里村。适刘铭传亦即赶到，乘胜追杀。该逆复由单县东南奔向丰、沛、铜山，扰及滕、峄运河南岸边界，窜向邳州，又窜扰洋河等处。其任逆一股，据曹、单等县奏报，四月二十三四日自泗境折回，旋由萧、砀、永、夏窜至归德，贼马扰及虞城，经豫军并追师合击，复又南窜，有向蒙、亳之势。现据探报，初十日丰县、萧县一带均有贼踪，亦难定为何股。此各路援军剿贼并各逆纷窜之情形也。

窃以贼踪奔突无定，以图牵制我军，既有追军与之角逐，尤宜密布防务以为藩篱。而东省之防专恃运河，诚如圣谕，修浚之工不宜稍缓。惟查东省运河自峄、邳交界起，直达黄河，绵亘五百余里，东省军力实难遍布。现经曾国藩酌定，自韩庄以南，任之杨树勋八营，长沟以南，任之潘鼎新一军，自长沟以北直至沈【家】口，全归东省防军布置，约计此段河路将及二百里。臣现就东省各军节节密布，共计常武十营、吉胜六营、东治六营、振字五营、又绅字一营，共二十八营，匀段布守，均饬各分汛地，设立条款，饬令各营将运河东岸一律修筑堤墙，务令极高极厚，并于墙外加挑一二道重濠，其沙土之地，筑墙不能过高者加添木栅，各军均于四月二十五日到防兴工。臣复责成运河道敬和趁此雨泽时行、泉源较旺之际，将南旺各湖收水符志，以为阻隔，其运岸跨河各民圩，均饬加墙加濠，并分兵力代为协守。又查前次所设长龙、舢板炮船，专为黄河防守之用，运河水浅岸窄，各船

运掉不灵，应添设舢板炮船以期得用。臣现饬总兵赵三元带资赴江南购制舢板炮船五十只，限两个月驾驶入运，期与沿岸防营联络布汛，以济旱队之不及，均已分别饬行。惟念运河防守虽已布置，但兵力合则见多，分则见少。今以二百里之地，段段密布，究觉道远人稀，必须添设游兵以为协助。去年臣曾筹款购买洋枪千余杆，现已购到，因饬候补知府王成谦派员雇募淮勇四营，学习洋枪，以为游队。并派员赴上海购买洋火、洋枪药及开花炮、火龙等件，成军之日，即饬勤为操演，以成劲旅。此分军布守运河、挑筑墙濠及添设炮船、添募枪队之情形也。

至黄河之防，伏汛将至，情形较松，然秋后水落，防务尤要，臣更宜先事筹维，以免疏失。昨在张秋途次，经曾国藩、刘长佑会商，拟以直、东两省防军聚于一处，不如分段设防，既专责成，亦省兵力，计议均属相合，应俟曾国藩酌定地段具奏后，再行定期换防。至东省原设防营，现计济东道卫荣光所带东昌、寿张、范、濮及泰安各营兵丁已几二千名，臣又添派同知刘时霖带勇五百名协防河北。惟念兵力尚单，仍须另筹抽拨。臣前奏派前云南提督傅振邦带兵千名驻防景芝镇，以防东路，现运防既经布置，东路稍松，臣因咨令该提督将所部兵丁千名带赴东平，再加挑选成旅，亦令前赴河北，驻扎张秋镇以厚兵力。再俟总兵赵三元购制舢板炮船到日，即将前立水师舢板船只，全数拨赴黄河，自张秋上至直兵分界之处，节节巡布，以期周密。此拟筹黄河北防之情形也。

臣智疏才浅，军事未谙，虽连营二百里之遥，防守情形未敢信有把握。惟当严饬各军，加严加密，不容一隙疏虞。臣仍随时亲赴河干，往来察看，以为督率。

再，前次东省防军均调防运河，运西之曹州各州县防守事宜，不能不藉兵力。经臣饬准菏泽、定陶、郓城、巨野、范县各处，各雇勇数百名，以为防守城池、搜拿土匪之用。此项勇丁，

容臣酌度情形之缓急，分别勇数之多寡，俟贼踪已远，随时遣撤，以节饷糈。所有捻股南窜现在筹布黄、运各防缘由，理合由驿具奏，是否有当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遵行。

再，此折因贼在归、徐纷窜无定，是以稍迟，合并声明。谨奏。

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览奏各情均悉。即著督饬在防各员弁认真巡防，无稍疏懈。洋枪军火固属利器，惟须训练精熟，统带得人，方为有益。该抚仍随时会商曾国藩，妥筹布置，以期周密。钦此。'"

513. 豫境捻踪并东省筹防情形片

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九日

再，臣于七月十一日承准军机处字寄："七月初九日奉上谕：'曾国藩奏任、赖等股匪回窜东路，调兵分剿，乔松年奏贼踪分窜情形各一折等因。钦此。'"

窃查六月十五日，曾国藩由济宁起行，臣时由东平行营查修河墙，即赴济面订军情，议以东省之防仍以运河为界，自长沟以北直至沈家口一百九十余里，仍归东军防守，诸如前议办理。臣当即仍回至东平，督饬各军迅修河堤，务令墙高濠深以凭守御。

惟自六月以来，大雨连绵，数旬不止，平地积水数尺，堤墙不无冲刷，幸以前已修有四五分工程尚能屹立，虽河湖并涨，运河赖新修堤墙幸少冲溢。正在督修之际，七月初二日忽接豫省探报，赖、任各逆由豫窜至杞县、睢州，逼近东界，臣当饬各军严整队伍，准备防剿。随据探报，该逆股因刘铭传、潘鼎新各军迎剿，遂复西窜，现窜至中牟、郑州一带，鼎军、铭军随后追蹑，拟作扼守贾鲁河之策。又据探称，张总愚股匪仍在南阳、裕州等处盘旋各等情。是各逆氛去东稍远，更宜及时修筑河墙以防回窜，故臣仍驻东平亲为督修。

现据各营禀报，自长沟以至沈【家】口所筑河墙，均将原旧河堤迭加坚筑宽厚，照臣原定章程，墙宽一丈，高一丈二尺，墙上再加子墙，安设垛口，其高处自堤根起有高三丈余者，间有水湾之处，筑立炮台，并于墙下加挑重濠，现在已有七八分工程，此后如无雨阻，计八月杪应可告竣。除俟河墙工竣再将布置情形驰奏外，理合先行附片具陈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同治五年八月初六日奉到回折："军机大臣奉旨：'知道了。著将所筑河墙赶办竣工，妥为布置，严防该匪回窜，毋稍松懈。钦此。'"

514. 捻踪接近东境饬军扼剿折

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一日

奏为捻逆窜近东境，现在饬军严扼运岸，并分军赴曹迎击，以期防剿兼筹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七月二十九日，将驻营东平修筑运河堤墙情形奏明在案。七月以后，探闻发、捻各逆股均在豫省奔突靡定，即虑乘隙北犯，图扰东疆，因督饬各军迅筑河墙，俾守御足资，可以抽拨兵力进图剿办。八月初旬，各营陆续禀报竣工，均照臣前定程式，堤高墙厚，俱逾寻丈，墙上安设垛口，分立炮台，自长沟以抵戴庙大抵相等。日来正在查看间，本月十八九等日，忽接豫省坐探委员探报，任、赖股匪突自襄、许北窜。随准河南抚臣李鹤年咨称，该逆股已窜至中牟、新郑一带。臣接报后，当饬运河各营严筹守备，并筹迎剿。二十日，又接据菏泽、曹县各处探报禀称，该逆已于中牟北窜兰、考一带，该境交界之安陵集一带已见贼踪各情。

臣查该逆盘旋豫境，倏忽东窜，必图深入蹂躏，逞其狡谋。现河墙工竣，有地可扼，亟宜留军防守，以顾腹地；即于河段汛地可省兵力之处，抽拨一军赴曹迎剿，以固边防。现计长沟以至

沈【家】口河岸一百九十余里，系曾国藩划为东军防守汛地，兹拟留常武六营防扼开河以达长沟，吉胜六营防守刘老口之北，东治六营防守王仲口之北以达戴庙，除出滨湖隔水之区，均饬联营布守。并令炮船沿河连布，期与陆营互为声援。拨出常武八营，令知府王成谦带赴巨野一路，迎探贼踪，拦头迎击，以遏贼锋。另筹出振字五营，令游击王正起带赴郓、巨一路以为策应。至长沟以南直至韩庄、台庄，系曾国藩留派道员李昭庆所部全军驻守汛地。现李昭庆适驻济宁，臣亦一体知照，饬令严防。至黄河北防，臣曾调派提督傅振邦一军驻防张秋，参将韦应麒、同知刘时霖等分带兵勇驻防寿张及范县莲花池一路，现均饬令联布河干，严密巡守。濮州一带虽为直隶兵勇驻守地段，今年水灾过重，灾民甚众，诚虞勾聚，臣仍饬派炮船一营驶赴濮、范一带，严密梭巡。此日内分筹防剿之情形也。

臣责任疆寄，事无旁贷，当此逆氛奔突无常，惟有激励将卒，奋勉自效，一面恪守防河之策，以维大局，一面分军雕剿，以固边隅。除将剿办情形再行驰报外，所有贼踪阑入东境分筹防剿各缘由，理合由驿具奏。

515. 截剿发捻获胜折

同治五年九月初二日

奏为发、捻逆股合并东窜，经剿军截击，连获胜仗，该逆分股先后攻扑运河，又经防军连日击退，及现在筹布情形，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八月二十一日，将捻逆入东分筹防剿各情具奏，二十六日奉到回折，承准军机处寄奉上谕："据阎敬铭驰奏捻匪窜至兰、考，现筹布置一折各等因。钦此。"仰见圣谟广运，指示周详，莫名钦佩。

查此次捻众四股入东，任柱、赖文洸、牛烙红由菏泽西南直

扑巨野，张总愚逆股由曹县东北直扑金乡，分股而来，势甚剽悍，据各处获匪供称，均欲合力窜渡运河，蓄谋甚锐。臣以贼势浩大，欲遏其深入之谋，必先挫其锐进之气，因飞饬知府王成谦、游击王正起两军迎前剿贼，飞饬总兵杨飞熊、副将王心安各军紧守河堤，不容一贼窜渡。八月二十四日，知府王成谦一军由巨野进剿任、赖股匪，在代义集地方遇贼马千余匹包裹前来，守备李炳武带领马队奋勇冲杀，阵斩马贼四五十名，贼势遁窜西南。二十五日，王成谦复督队向西南进剿，该逆分布马贼红、蓝、白三旗，分为六股，直冲我军，经副将曾玉森首先冲入贼队，杀贼数名，步队各军奋勇俱进，连放洋枪、洋炮，将白旗马贼击退，我军勇气愈增，俱各死战，逐将红、蓝旗各贼股击退，乘胜穷追，阵毙马贼一百余名，天晚始行收队。是夜该逆股遣马贼各处旋绕，牵缀我军，暗行悉数东窜，一日夜之间狂驰百余里，于二十六日径从郓城东北窜逼运河。而张逆一股，亦于二十六日由金乡、成武一带向东北直扑巨野。二十七日，王成谦因贼股东窜，正在追击，又探南路张总愚股匪由金乡西南蜂拥前来，当复饬队向南迎击。适游击王正起在郓城之南，于二十六日探闻王成谦在巨接仗，亦连夜拔队南进，于二十七日到巨，两军合力进击。二十八日王成谦带常武八营向南进兵，游击王正起带振字五营向西南进兵，会剿张总愚股匪，行十余里至李家楼地方，即见该逆马步大队列仗蜂拥而来。王成谦饬参将姚绍修、游击贵日华带两营为前锋，冲入贼中，迎头冲击，自督六营继进。参将姚绍修、游击贵日华在贼队纵横驰击，毙贼多名，各军均奋勇直前，追压数里。忽该逆大股马队万余四面包至，经王成谦分军五路往来迎战，并饬炮队开放开花炸炮，轰毙悍贼甚多。游击王正起之军亦从西南喊呼冲杀，阵斩多贼。贼势不支，狂奔南窜。计王成谦一军杀贼七八百名，生擒五十余名，夺获贼马五十余匹，救出难民数百名。惟游击贵日华首先陷阵被创阵亡，又阵亡哨弁

游击曾万田、守备卢必荣、游击黎清泉三名。王正起一军杀贼二百余名，生擒三十余名，夺获枪械多件、骡马多匹。此迎剿之军两次小捷一次大捷之情形也。

二十六日，赖、任逆股窜逼运河，因知后路尚有追军，拼命图扑运防，遂于二十七日盘踞运河西岸韩家堂一带，分布贼众自靳口以抵王坝口，列仗数十里，直扑河墙。已革总兵杨飞熊督饬防军开炮轰击，贼始退却。遂复分股往扑开河圩墙，亦经防军开炮击退。臣日夜督饬各军戮力严守，并派随营文武大小员弁，悉数驰往堤上同力守御，又调东平、汶上各州县，亲赴沿河民圩亲为守寨。该贼股仍敢蓄志来犯，麇集马步大股逆众密布河干，自二十七日起贼众或分或合，分扑数处，或专攻一方，明攻暗袭，凶悍万状。自王仲口、张坝口、靳家口、王坝口、刘老口、开河、袁路口、安山闸以北，直接黄河，八十余里，蜂屯蚁聚，多方扑犯。我军列布河墙，密排枪炮，日夜相持，毙贼无数，时亦派队越河雕剿，生擒悍匪，夺获枪械不计其数。而张总愚逆股自被剿后，乘夜遁从西北，折窜开河西岸，与各股合并，约有五六万众，死力扑运。二十九、三十等日贼势既合，攻扑愈凶，我军枪炮如雨不绝声者三昼夜，炮船水师亦飞棹河中，开炮上下轰击。三十日夜自三更起直至天明，该逆往来扑渡，百计狡逞，尤为危险，均经水陆各军同心齐力，处处击败。贼已力攻四昼夜，我军愈为严密奋勇，贼始丧气势衰。此连日防守各军悉力堵击之情形也。

九月初一日卯刻，该逆因运河无隙可乘，北面黄河兼有提督傅振邦、济东道卫荣光饬军乘舟处处周布，枪炮交施，又虑追军踵至，悉数西窜。又经杨飞熊饬军过河追剿，截其后股，斩擒数十名。现各逆股均由郓、巨西南遁窜。

臣查该逆合四股五六万众，拼死渡运，锐意踵来，气悍力凶，屡击不退，以河岸百余里之长，直接黄河，守五昼夜之久，

各军均能戮力堵扼，卒保无虞。但逆谋诡谲异常，犹虑伪遁以懈军心，仍图猛扑。臣现仍饬水陆各军始终不懈，一面飞饬王成谦一军，由巨扼击截其归路，调王正起一军回扎河干，以防回窜。现在潘鼎新一军已抵济宁之安居，刘铭传一军已抵巨野，刘秉章、刘松山、张树珊各军接续亦抵东境，但使逆踪不遽远遁，可以前后合围以成兜剿之势。除再将剿办情形驰奏外，先将防剿各军获胜退贼情形具陈，以慰宸廑。

至此次阵亡游击贵日华，奋勇捐躯，殊堪悯恻，仰恳天恩交部照副将例从优议恤。阵亡游击曾万田、游击黎清泉、守备卢必荣，亦恳饬部从优议恤。

又，此次防剿各军均系奋身力战，大小文武员弁同力守御，藉保运防，实有微劳足录，伏恳天恩准臣择尤汇案请奖，以期激励戎行，策其后效，实出逾格恩慈。谨恭折驰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遵行。谨奏。

516. 发捻西走兜截获胜折

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

奏为发、捻逆股西遁后，经各路援军沿途兜截，迭获胜仗，现已全股窜出东境，各军分路穷追，并现筹东军布置各情形，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月初七日，承准军机处字寄：“初五日奉上谕：‘阎敬铭奏发、捻东窜连日击退一折各等因。钦此。’”仰见圣虑周详，莫名钦佩。

伏查逆股图扑运防，狡谋莫逞，向西遁窜，其技已穷。现当各路剿军俱集，犹虑势穷反扑，仍图窜运，诚如谕旨，不得以贼已退却稍涉大意。臣遵即严饬运防在事文武员弁日夜巡防，严加准备，一面飞饬王成谦一军相机截剿，一面飞探各路剿军进击情形。

连日据各路探报及各州县禀称：初一日，刘铭传由马村截剿，将至蔡家陵地方，遇贼马队，接仗获胜，其步贼不敢恋战，尽向西奔。潘鼎新亦同时由三官集截剿至琉璃井以北，迎头进击。该逆不意前后有兵，惊溃乱窜，经刘铭传、潘鼎新两军合力截杀，于马家庄地方，歼贼甚多。该逆死力夺路西奔，陷于泥淖，复被鼎、铭两军追杀无数。该逆受此大创，遂以步贼拥护辎重连夜西遁，而以马贼分路奔突，旋绕我军，且战且走，昼夜狂奔，尽向菏泽一带西遁。鼎、铭两军亦穷日夜之力，跟踪紧蹑，初二日即追至武安集地方。是时江苏臬司刘秉璋、总兵杨鼎勋于初一日抵巨境之章缝集，闻贼踪西遁，亦连夜回驰柳林，由柳林西向定陶进发，王成谦一军亦由巨野进赴成武，期可由南面兜截。该逆探知南路俱有重兵，遂绕从菏泽西北狂奔，初四日又经刘铭传、潘鼎新两军追至菏泽城北之张世店地方，接仗获胜，大有斩擒。该逆股遂于初五、六等日全股窜出东境，向西南考城一带窜逸。现刘铭传、潘鼎新两军紧由菏泽跟踪追剿，刘秉璋、杨鼎勋两军亦由定、曹继进。又张树珊一军原系曾国藩派赴徐州一带防剿之兵，前抵虞城后，探闻逆股全在运河之西，亦即连夜折入东境，兹闻贼已西遁，现已由单赴曹相继追逐。豫军之蒋希夷、保英二军前抵曹县，现已回赴考城各等情。

据此，臣查该逆并股入东，未能窜运，又经各路援军分头截剿，遂复昼夜狂奔，各援军纵横奔逐，不遗余力，故能节节穷追，迭加惩创。刻闻鲍超一军已抵豫境，豫军亦向东严防，如迎头剿击，更恐复窜回东。现各路援军俱已出境追剿，而东省兵力有限，若使远追，恐难回顾。臣现饬王成谦一军暂在曹郡择要驻扎，俟贼有定向，再筹布置。该逆现经此番惩创，情穷力竭，惟望各军并力追剿，驱向汴省之南，使沙河之守可成，防定力剿，庶军事渐有归宿，而诸军更番迭战亦易为功。除刘铭传、潘鼎新截剿获胜详细情形应由曾国藩查明具奏外，所有贼踪西遁，经援

军截剿迭胜，现已追出东境各缘由，理合缮折由驿具奏。

517. 捻党突入东境夜扑运河经防军击退折

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二日

奏为捻股由豫突窜东境，奔走迅疾，乘夜力攻袁口运河，经防军极力击退，现仍盘踞河西，及现筹防剿情形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自逆捻各股窜向豫省，各路援军均经追剿出境，臣即虑该逆股狡悍飘忽，或因各军远出，回扑运防，因饬在防各军仍行昼夜戒严。又因南旺沈【家】口一带水势俱消，运河防务较前吃紧，因将知府王成谦一军迅调回防。

正在布置间，本月二十一日午刻，接豫省坐探委员自归德探报，尚称贼股均在豫省中牟一带盘绕，东境毫无影响。旋于申刻突接曹县来禀，据称十九日夜间，该县城西忽见火光五六处，探有贼股风驰奔突，驶入东境各情。臣正在筹布，即于申刻据运河各营禀报，已于西岸各庄见有贼马往来，经副将张得魁带队往剿，杀贼数名，擒获贼马多匹。据获匪供称：该逆任柱、赖汶洸等因知追军俱在豫境，意图昼夜疾奔，乘我不备，窜突运防，故自豫境东窜，每日夜均行二百数十里，十九日夜甫近曹境，现在贼股即抵运河西岸各等情。

当见贼股经我军击后，均向袁口一带奔窜。二十一日夜三更时候，该逆竟聚大股在袁口西岸，各持门板、树桩，捆扎长梯，并持刀矛，蜂拥直进，凫水扑墙，经游击张青云带领勇丁极力堵御，开放枪炮，连环轰击，毙贼无算，并夺获长梯、枪械甚多，更余始经击退。现在贼股仍在西岸麇聚。

查该逆狡猾剽悍，一日夜之间疾从菏、曹遥境窜逼运河，仍敢乘夜攻扑河墙，凶悍已极，我军防守尚严，故未堕其诡计。现在贼势极猛极多，各路援军均在豫省，一时未即能来，惟有先筹

严守，挫其凶锐再图进剿。现臣督饬东营各军严密布置，悉守河墙与之相扼，俟贼势稍疲，再筹游击之军以为追逐。至长沟以下直至石佛一带运河，系曾国藩派候选郎中李昭庆所部之提督张桂芳等八营扼守，昨曾国藩调令该军赴豫省尚未起程，臣当即飞咨该提督张桂芳等仍督所部严为防守，以专责成；并飞咨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吴棠查照。

现在贼势猛疾，防务戒严，游击张青云独能奋勇立功，亟应赏不逾时，以期激作士气，相应请旨将候补游击张青云以参将留东尽先即补，并赏加副将衔，出自天恩。

再，臣近日宿疾大发，二十一日未刻附驿陈请赏假一月在营调理，现在贼势猖獗，臣当力疾办理，不能稍懈。除续将防剿情形驰报外，所有捻股突入东境直扑运防现筹防缘由，理合由六百里具奏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518. 发捻连日攻扑河墙经防军击退折

同治五年九月二十八日

奏为发、捻逆股连日攻扑河墙，凶狡百端，均经各路防军连次击退，并援军已入东境，现筹防剿情形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本月二十七日准军机处字寄奉上谕："阎敬铭奏捻股由豫突窜东境，攻扑运河，经防军击退，现仍盘踞河西，并因病请假各折片。著阎敬铭即饬在防各军，乘该逆喘息未定，痛加剿洗。阎敬铭患病未痊，著赏假一个月在营调理各等因。钦此。"仰见圣虑精详，指示周切，并因微臣患病允假一月，伏读之下，钦感万状。当此军务紧急，臣受恩深重，何敢即安，惟有力疾督饬各军，力筹防剿，以期仰纾宸廑。

伏查本月二十一日夜，该逆各股麇集河西，猛扑袁口河墙，经游击张青云一军乘夜击退。二十二日，该匪盘踞袁口对岸，时来攻扑，我军枪炮不停，上下轰击。夜间该逆忽从南路刘老

口一带聚股扑河，经游击赵鸿先、参将莫组绅各军击退。二十三日，总兵杨飞熊、总兵赵三元、副将张得魁等，抽拨水陆八成队伍过河击贼，由附近村庄喊杀而进，该逆猝不及备，被我军冲入贼中，逆股遂向南奔，我军追杀数里，沿途毙贼二三百名，夺获旗械、马匹多件，该逆股均向正西奔遁，天晚始行收队。是夜该逆复折窜东南，聚集马步大股，于三更时候突攻开河圩墙，知府王成谦督饬防军往来堵击。该逆分为三股喊呼猛进，经各军枪炮齐施，毙贼无数，水师炮船亦开炮轰打，相持一时之久，贼始退遁。计三路共杀贼二百余名。五更后，贼又暗中攻扑刘口，又经防军奋勇击败。二十四日，贼股忽向西遁，沿河并无一贼。正在饬军追剿间，探知该逆股西奔数十里忽折窜东北，直扑安山、戴庙一路，彼处系副将王心安、游击王正起两军驻守，当即列械登墙，水师亦飞棹继至。午刻，贼之马步遍布河西，未来攻扑，惟以马步贼股上下游驶。我军密排枪炮，伺间轰击，自未至酉，相持不退。夜间忽来冲突，经防军开炮击毙多贼，始行退去。二十五日贼又西遁，围攻梁山民寨，经都司贾宗江督率兵团击毙多匪，贼始退去。是晚盘踞梁山左近未动，亦未来攻扑运河。二十六日，该逆股均向西南梁宝寺马村一带奔窜，该处距开河、长沟均不甚远，知府王成谦飞饬驻守长沟之军严筹准备。是夜三鼓，贼大股均集长沟圩外，分路抢突，经该处防军副将全升高、参将何楚隆、县丞裕凯等极力堵击，水师亦开炮轰打，毙贼多名。五更之后贼又西遁，经防军分路过河蹑剿，各有斩擒，并夺获贼马多匹。此连日贼股昼夜攻扑及各路防军击剿之情形也。

现探该逆股均遁窜嘉祥之羊山一带旋绕。潘鼎新一军已从豫境追援，于本月二十四日抵定陶，二十五日抵巨野，去贼不远。刘铭传一军闻亦即入东境。

臣查该逆此次入东，死力夺路，蓄谋东窜，狡悍情状，较历

次尤为凶谲。运防一百六十余里，无一处不尽力攻扑，屡经挫败，逆心不死，或北或南，一日数变，其抢渡夺路专在黑夜，均以悍贼居前，蛇行鸟水，拼命猛扑。幸各路防军均能戮力堵剿，昼夜相持，未容一刻一处窜越，故贼计无所施逞。现在援军将进，臣惟督饬各军日夜戒备，密益加严，期与援军前后夹击。但迭据获匪供称，该逆众因在豫境无从觅食，拼死东窜，如此路防守甚密，即将改窜南路韩庄、台庄及清淮一带图窜运东等语。臣当即飞咨漕臣吴棠及郎中李昭庆各军一体准备，以期周密。一面飞催潘鼎新各军相机进击，大加剿洗。除再将情形驰报外，所有连日防军击退扑河贼股各缘由，理合恭折驰奏。

519. 追剿发捻获胜折

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

奏为发、捻逆股盘旋江、东交壤处所，奔突靡定，迭经援军追剿获胜，现盘扰巨野一带，各军连日追蹑及严筹黄、运两河冬防情形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查发逆赖汶洸、捻逆任柱等股，自九月二十八日后抢渡运河，经防军迭次击退，计无所施，遂窜向嘉祥羊山一带滋扰。时臬司潘鼎新一军已抵嘉祥，迭有胜仗。提督刘铭传一军亦抵巨野，牵制贼势，防务稍松。适有肥城黄崖山之变，臣遂亲督各军，赴肥剿办，仍分军驻守运河，一面飞调潘鼎新之军，兼顾河防。迨本月初六日将黄崖匪徒剿灭，正在料理善后，据报该捻股经潘鼎新剿败，又于初一日经刘铭传追及于嘉祥之满家峒，接仗大胜。该逆遂遁向金乡、单县一带，迤及江南丰境，因闻黄崖事起，防兵内撤，又复折回北窜等情。又接潘鼎新函报，擒匪供称，该逆与河东匪徒通信，勾其回窜、渡运等语。臣于黄崖克后，即虑及运防，初七日即令各营先后拔队。初八日在肥城接信，飞饬各军连夜分赴河防，臣将善后各事交与藩司丁宝桢办

理，亦即连夜回赴东平防所。各该军昼夜兼程，至初九夜及初十日早晨，均已密布河墙。探称该逆大股均于是日北窜巨野一带，因知我军均已到防，遂盘旋巨野、嘉祥之交。时潘鼎新一军回顾开河，迨东军到防，仍即出剿。刘铭传一军亦自江境折回北追。十二三等日该逆又自金乡、单县南窜，刘铭传、潘鼎新两军俱饬军追蹑，将该逆股逐向丰境湖团地面。十六日刘铭传追及于程庄地方，遇贼大股，奋击获捷，杀贼无算。十七日贼股又北窜鱼境，潘鼎新追及于翟家庄，获一大捷。十八日贼窜济宁西乡，直扑运河，时济防之军李昭庆所部提督张桂芳、总兵李长乐各营扼守河干，奋力堵击，防守甚周。适臣派去总兵赵三元水师亦于是日赶到济宁，并力防剿，该逆不敢窜渡。十九日潘鼎新追及于孙家桥，大获胜仗，杀贼千余，贼向西遁。二十一二等日，贼又北窜巨野。潘鼎新一军自嘉祥进，刘铭传一军自单县进，均抵巨野，适曾国藩所派之张树珊一军亦行赶到，遂分军追逐。二十三日贼窜郓城之飞哲集，二十四五日窜至菏、濮交界，二十五日窜至定陶城外，又向成武，二十六日又至巨野境内。各军分途追击，不稍停留，俱有斩擒，并闻贼中无食，逃溃亦多。惟据获贼供称，逆情穷蹙，极思窜突黄、运两河各等供。现在贼股仍在成、巨一带盘旋。

臣查该逆滋扰曹西，忽南忽北，来往剽疾，冀在旋绕奔窜，疲我兵力，仍图蓄悍渡河，贼情甚为狡悍。现经各援军追剿甚速，迭挫凶锋，贼势已穷。惟其渡河之谋未退，屡受惩创，终图狡逞。现渐天气严寒，河冻伊迩，黄、运两河防务綦严，而黄河之防尤为紧要。臣前奉谕旨，饬令会合援军，昼夜严防，遇贼即击，仰见圣谟指示，钦佩难名。兹查天寒河冻之时，必先严防周密，方敢派军出剿。现计运河各岸所有各防营均行列垛布置，并于墙上安设炮台，联络声势，仍饬各将弁设法打冰，密布桩栅，以为凭守。至黄河之防，一至严寒，河冰即合，冻结成桥。去岁

防河曾饬设船打冰，而黄河水势，冰冻即凝，随凿随合，无所施力，亦难深恃。臣兹拟自张秋镇以至范县豆腐店东省应防汛地，多设兵营，并力据守。现计提督傅振邦、济东道卫荣光所部共有四千兵勇，均在北岸，赶筑河墙。又饬总兵赵三元所带炮船六营、水师均入黄河。天冻之时，炮船无所施展，现饬将各号炮船挽入内河安放，将船上所有炮座一律调赴黄河北岸，自张秋以至豆腐店每里设炮台二座，协同旱营安炮驻守，以为防黄之计。惟期仰赖天威，能将冬防巩固，一俟春融，再行派队出剿，庶免疏虞。至刻下贼踪肆窜，一无定向，现有刘铭传、潘鼎新、张树珊三路大军与之角逐，当可连加剿击。

所有各该军接仗获胜详细情形，当由督臣李鸿章具奏外，合将连日贼踪纷窜被剿情形及现筹防务各缘由谨行缮折，由驿具奏。

520. 捻党扑运饬济宁移募勇防守片

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

再，此次捻股窜东，自八月后迭次扑运，防不胜防。运岸堤墙均经兵勇各营防守，其间济宁、东平、汶上各处俱有跨河民圩，尤为紧要，系由地方官率团布守，惟不能不藉兵力以为督率。臣经饬各该处各募勇三百名，以资督团之用。计自八月十八日起至十月十八日止，所募勇丁口粮应准其作正开销。理合附片陈明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521. 捻股已出东境并筹防情形折

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

奏为捻股迭经援军剿击，连获胜仗，现已追出东境，谨将防军布置情形及微臣回省交卸各情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年十一月初五日准军机处寄奉上谕："阎敬铭奏剿

办发、捻股匪，筹防黄、运两河情形，并因病恳请开缺各一折各等因。钦此。”仰见圣虑俯鉴微忱，至周至渥，伏读之下，感激涕零。除谨行专弁具折叩谢天恩外，谨将近日军情并布置一切，详陈圣鉴。

窃查赖、任逆股，自上月以来迭经各军剿逐，于十月二十三四等日窜扰菏泽、定陶一带，边马延及成武。二十五日经刘铭传、张树珊两军追及于定陶，乘夜出剿，冲踏贼营数处，贼众惊溃。该两军漏夜追杀四十余里，直抵曹县城外，两路分剿，毙贼无算。二十六日黎明，该逆并股抗拒，又经两军合剿，捣贼中坚，歼其悍锐数千名，并生擒逆酋多名，夺获伪印、伪旗、枪械、骡马无算，大加痛洗，逆胆遂寒，即日向南奔窜。鼎、树两军均行极力追剿，二十七日潘鼎新一军亦由定陶南追。该逆迭受大惩，步股略尽，且经沿途地方截杀亦多，遂不敢回恋东境，于二十七日全数出境，由豫省睢州窜逸，各军均已追蹑出境。日来探称该逆股已向睢州南窜各等情。

臣查该逆捻盘旋曹境将及四十日，南北奔突，专在抢路东窜。各路援军紧相追逐，与为牵制，兹复大加剿击，痛挫凶锋。此次贼技极穷，既行南窜豫疆，去东渐远，尚有追军在后，一时当难北犯。惟时际天寒，河防仍宜加密，运河之防均经严密分段布置，历经奏闻。兹复饬令各营益筹防守，并将沈【家】口一路迅筑堤墙。彼处地势，夏秋之间低受黄水，灌成巨浸，冬令水涸，则成平地，徒步可行。现饬总兵王心安一军日夜修筑堤墙，期与戴庙上游一律宽厚，以凭堵扼，即日可成。又长沟以南地段，原归李昭庆所部汛地，现届湖干冰结之际，亦虑地远人稀，兹复饬济宁州就近添设炮台，以为协守。至黄河北岸防务尤要，昨经奏明有兵勇四千余名，兹复添调千人，以厚兵力。自张秋镇以抵豆腐店共计四千人扼守。其自张秋镇以抵沈【家】口，原系黄河三道汊流，严寒之际，河冻成桥，则水中尽成坦路，亦虑

逆匪从河内直向东奔，越过运河，绕出我军之后，现饬提督傅振邦所部千七百人，即在沈【家】口、张秋一带河内滩上，分立营垒炮台，拦河横布，以为扼要。日来节节布置，勉尽人力，似已均尚周密，足纾宸廑。

兹有陈者，臣受恩深重，报称毫无，兹荷温纶，给臣假期，回省调理，并饬传谕丁宝桢驰赴东平接办防务。圣恩周渥，体念无遗。惟现在逆氛已远，事机稍松，丁宝桢藩司任内事件繁多，库款册籍诸须清理交代，一时急行出省，恐有错误。臣病稍养数日，将防军再为安顿严密，力可登程，拟于初十日回省交卸，俾丁宝桢就省接任，得以从容清交藩署各事，以期妥协。至防务一切，现各营俱有统领，约束已定，尚不至稍生松懈。俟丁宝桢接印后，酌度缓急，出省督防，庶省中各事不致纷纭，而防务亦可兼顾。所有贼踪出境及筹布防务情形，暨臣回省交卸各缘由，恭折由驿具奏，伏祈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